百安得而不震古人之
示我若千萬安得而不
通是故捐蓍棄蔡而習
投珠抵璧而寓離纚部
準而正辭黼謝繡而榮
此無他前言往行爲之
先賢也夫如是著於德
業則好尚懿志意定蹈

履安達於政事則猶慮長施措博斷制勇然後躬無擇言而動有顯績令若

大中丞鄭公則可謂夙夜強學以古人為師者矣在公之暇博覽經史採綴名德網羅舊聞類

聚群分用以考鑒命曰目纂在越而第三編以成蓋勤於裒次日就之義孜孜不已也公匯獨重其言也實能躬行之故貞信以為表莊敬以為體潔清以為源惠愛以為用自度支出守名

郡迨乎甸宣會稽所蒞之處孚其黎庶政教所施不怒而禁不賞而趨不肆而服不察而明雖公天資敦敏不假學問使非究圖古人亦曷能臻此哉今公奉

命揔三吳之甲以鎮撫我

舊京也將何以爲治昔晉文公謀元帥于趙衰衰曰郤縠可郤縠守學彌篤夫先志之法德義之府也德義生能之本也能敦篤者不忘百姓也夫公能守先志而加之以敦篤豈其忘百姓

讀是書而知公之爲師矣

明天子方懋修聖緒而思中興之佐曷能久勞公於外服高中興佐曰說其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周宣中興佐曰山甫其詩曰古訓是式夫聖

臣哲輔來有不學古者也公且入佐子而以古人之道行之豈爲不豫哉子龍公之屬吏也又公之州民也公以古人爲師而子龍以公爲師

屬吏華亭陳子龍拜

撰

昨非菴日纂三集宦澤卷之一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張詠治蜀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斗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十戶爲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濟困因以禁奸奏爲永制後雖時有災饉民無餒色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鵁鶄及諸水禽若水諫曰方今九埜時忙三農並作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力倦擔負食以魚肉間以稻糧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子女充於後庭珍奇盈於內府此外又何求哉帝手詔答之

眞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冢泣曰此皆往歲饑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

魯永清守成都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飯未嘗再炊

有晷不解擔之謠

陶承學守嚴州民負氣好訟承學察其樸直不詭飾者稍婉誘教之庭質時靣諭曰鬪子鄉尚氣夫理直而不求自白隱然勝矣今蒲伏於庭僥倖毫釐之伸即伸其羸與有幾及今中已猶可得半則息者十五又曰此纖微耳何煩公府姑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則退者十九訟殺人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弟不亦皆手足戚非有沉寃而戮其腐骨即當與殺者同律令具服辭乃爲驗之不得實即重坐蓋法一二人迄公在無敢誣殺人者敏於決斷無宿案下邑民就讞者止舂半升糧因號曰半升太守月再受狀初至日數百人二年後則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郡前食肆俱罷衢市寂如士夫無敢以私請幣物不至門或說曰太峻承學曰彼自無求

安用拒自無愧安用辭人不信以前之敍人則曰果也夫必不聽奚囑也必不受奚免也當三殿落採木使者來以歲多木商將以巨木若干額賦之承學聞則治廨郊迎盧學用悅其意而令父老請之徐曰商者販木於外耳郡非產木也今若責郡出木則無從出若令商自所在供之第即數木以賦胡問歲也今願輸千金直知何部使大悅承學即以庫羨具直島夷擾東南兼之山寇上江諸郡數有大徭承學以催役意行之如巨木直役竟而民不知或之傷郡見其疲於兵甲乃驚曰吾郡何無此歸更相質詢乃知之因相語泣下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

對毋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爲善士

許逵爲樂陵令賊劉七等飈起圻甸逵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

王詔知定州定畿內地雜戎夷詔開誠釐弊政化大行有蜀生道過定遺槖百金來言詔曰第往有爲守者至則有守者一人生問何不攜去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公不忍爲流涕語之我忍攜金去使公流轉於我公之境哉梁御史按部猝入獄惟二繫囚焉

寇瑊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妻以義合奈何毆以致死耶瑊對

日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既付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

蔣瑤守揚州武宗南巡淮守薛贇拆去沿河民房以便挽夫挽繩皆索民間絹帛爲之兩淮大擾過揚州蔣瑤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臨幸之地且自有河岍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守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蔣曰止有四個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

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曰朝廷要選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個綉女江問在何處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止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故

孫伯純知海州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樁箭幹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請以鰾膠充折孫曰弩

椿箭簳共知非海州所産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産代之恐歲歲被科無已時知者以爲至言

程坰知沛縣會久雨平原水出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坰謂俟可耕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巳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劉重威爲韶州守愛民如子適山寇竊發備兵僉事王部海兵船駐英德河下海兵稔地利夜於空僻處踰墻入縣殺守卒刼帑金斬邑南門以出守城兵追獲賊兵衆反以帑金坐民兵僉事冀自全隨海兵所坐坐之重威聞而泣曰下覬脫罪上冀完名使我殺人以媚人可乎遂力爲昭雪次日解綬歸適直指按韶亟罰之於是按海兵罪而脫五十七人之死僉事落職歸

許元知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元請借湖水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元曰便民罪令可也漑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

楊文仲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吾燃一燈足矣勸農東郊因欲泛湖文仲卽先騁歸通判揚州牙契舊額歲爲錢四萬緡累政增至十六萬開告許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爲也嘗言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及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唯文仲一人而已

唐夔授新昌令性資明敏折獄曲盡隱衷蒞事二三月庭無畱牘吏胥皆令業屨門不設禁有事徑入莫敢犯者訟有理屈惟畧加扑戒不附罪立案曰倘有未値俾可他理又省事

節費奸弊肅清吏胥困餓多辭去

楊崇爲廣西桂林郡丞清戎至陽朔顧縣治瞰江垣墻卑甚遂使人葺江中石大者高其垣小者積垣下石取而江深未幾蠻寇至莫渡間有以筏薄垣者兵民以所積石擊之扶傷而去

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蓁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并納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夫且未知粟米稈草爲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以購致湖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誓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許仲宣三爲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征江南軍中之須曹武惠公倉卒有索皆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永夕運動

寧不食耶既膳無器可予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爨成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卒類此征交州士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興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曠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脩貢仲宣上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之

潘好禮舉明經高第雅負風節開元初爲邠王府司馬王農月出獵好禮乃臥馬下諫曰禾稼盈野王安得非時暴民田請先踐殺司馬王慚而退

元呂思誠嘗行田至劉智社民李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歡如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折

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樂也故可以死懼之而天下治矣刑罰過則民不畏死不畏死由生之苦也故不可以死懼之而天下亂矣

唐代宗時劉晏造轉運船每船破錢一千貫或言所用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刱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遺力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于楊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止給合用實數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甞不成于大度之君子而敗于寒陋之小人

陳臨守蒼梧民有遺腹子爲其父報怨捕繫獄臨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之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

簡屍與凌遲不異上干天和破家蕩產又是第二件事吾輩不可不思

陳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柳鑿井每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器人免渴死

晉江逌爲令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逌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諭旬月之間襁負而至逌嘗曰悖逆之民可以恩結無知之衆可以理諭況百姓好治而懼亂喜安而惡危苟免饑寒疇思兵刃乃朝廷旣煩其賦斂郡邑復益其徵求不得已而刼奪以謀生是求活也非求亂也當事者欲

盡舉而殺之匪特有傷仁愛彼又誰甘斂手以就斃哉

事無大小悉當留心丙吉邊吏姓名陶穀江南圖會尹鐸銅柱棘垣士行竹頭木屑李廸之方寸小册楚材之遺書大黃曹瑋識元昊於馬市允則寄堅樓於浮屠錢塘可灌黠虜可用拔栗縣中量綠江上先人之智任事之忠皆從暇豫中養其一旦之用悠悠而任憒憒以決君子恥之矣

清是居官本等却不可矜清傲濁愼是做官細心却不可愼大忽小勤是從政實地却不可勤始怠終

張居正請蠲積逋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一年所入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

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又是將來之帶徵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是否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谿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扑窮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施贖蕩之恩而貸小民而使其戴上之仁哉

眞臘國有石塔二座民人爭訟不決即令各坐一塔中理屈者頭痛身熱不耐而出其理直者安處如故佛樓沙國有青玉佛鉢受三斗貧人以少花投中即滿富人以多花正復百千萬斛終不滿我中國無此二種物所恃宰官心胸靈妙公溥恃爲炤曲直之情平貧富之施耳而士大夫持心往往不然將此世界

何所恃也

石星與宋纁待漏同坐欣然語曰今日查出某省羨金若干纁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羨盈或生侈心星默然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纁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阻

宋史高明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稅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

黃紱巡撫延綏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大慚俯首歎息曰我爲巡撫令健兒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預出餉三月邊徒兒素貧苦又素忠樸聞公慚歎人人感

泣願出死力

王熿爲刑部侍郎時有土豪王冠者家貲巨萬善交權貴里人毋敢忤視嘗與方士赤肚子者游其術取初生嬰兒烹噉之或剉骨成粉以爲延年劑家畜妾十餘人孕將娩輙以藥墮而如法餌之他所陰購而餌者不知幾何人矣事發權貴人爭爲交關求解免而公一切距勿聽卒據法引律凌遲處死畿民大快

李師道請以私財贖魏徵故第白居易上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請勑有司以官錢贖還賜其後嗣

張潮當嘉靖初南郊創造圜丘都御史汪鋐請槩遷禁垣外塚墓　上不忍盡遷限一里內而止潮亟上疏曰此卽文王澤及枯骨之仁也今垣南一里之內墳塚不下千萬餘區倘膽對無妨悉容仍舊其恩尤溥疏下執政者

議謂褻穢圜丘匪宜潮曰在圜丘似褻然天無不覆即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得旨罷遷

至道元年太宗以上元御樓觀燈見京師繁盛自謂太平宰相呂蒙正避席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城都外不數里饑寒死者甚衆願陛下觀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詹體仁知靜江嘗曰居官之法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陳鱗知閩縣有勢家欲徙人墓部使者屬鱗不從使者怒後索翠羽他邑惟命獨閩無有也使者愈怒問汝何恃敢爾曰惟潔己自守耳時與黃琮翁谷稱閩中三循吏

國初楊士奇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荅一日蚤朝回欣然喜動顏色夫

人問曰每朝罔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蚤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

徐盈爲嘉興守時嘗熟濬白茅港當事者檄發郡丁數萬盈曰白茅水患於吾郡差緩驅吾民遠役何忍耶移文助費不就徵發巡鹽御史行郡鞭撻亭竈勒報鹽丁里胥乘機虐民民大擾盈爭之御史曰此有例盈曰例自今作亦自公止豈國憲耶獲止

唐嶺南節度使缺憲宗問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度以孔戣對即拜戣甫下車奏免歲逋十八萬緡米十萬斛悉裁屬吏之剝民者歷十五載召還垂橐如故

蘇軾知杭州歲値饑疫力請減價糶常平倉奏給度僧牒易米助賑日遣吏督醫四出治病全活以萬計民有逋稅不償者軾呼至詢之

云家以製扇爲業遇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軾曰姑取扇來遂據作艸書及枯木竹石須臾就二十餘柄其人纔出府門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因得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宋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有閹寺聞名國之不祥竪刁聞齊而齊亂伊戾聞宋而宋危之語味談及公等一語輿止何等光明

程文簡公爲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爲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戶部尚書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密州郭奉世進萬緡昌薦諸朝公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

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徹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浸不可長士論踣之

宋杜衍知乾州未幾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日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許應逵爲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爲同事所中得謫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旅謂其僕曰爲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淚耳僕歎曰阿翁囊中不著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爲一拊掌

魏文侯時李克爲中山相苦陘之吏上計而入多其前克曰苦陘上無山源林麓之饒下無谿壑牛馬之息而入多于前是苦吾百姓也遂執而免之

秦李冰爲蜀守鑿山導江以去水患其神怒化爲牛出沒波上君操刀入水殺之因刻石以爲五犀立之水旁與江誓曰後世淺無至足深無至肩謂之誓水碑

呂中丞獻可病温公日問疾公所言皆天下國家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温公以墓銘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公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温公病中與呂申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愼默太過若此際復不廷諍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兩公謀國貞死而後已者乎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

家人惶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弟以問趙公安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决此必憂朝廷矣溫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板危坐久之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范公從容問之荅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

李昉爲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爲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知民疾苦則必惻然有拯援之心知爲政術業則曉然明其人之賢否知時政闕失則時時有所更變而民命國政人才皆自一問荅之間得之眞宰相之度

歐陽文忠語張芸叟云吾昔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夷陵荒遠褊小尚

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以此自將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視亮是當時一言之報耳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眞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膏脂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

陳堯佐知開封府嘗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所至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爲惡耶因盡縱之

凡五夜無一犯法者

蜀張雲立朝謇諤自比朱雲宣撫使景潤澄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鷄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群狗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於武帝時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趨嚮如此

長泰縣學舊取陂塘錢穀以廩士一塘無慮三千緡其所入雖微而並緣科擾何啻十倍方秀曰陂塘灌溉之所不可稱民戶之錢學校道義之地不可納無名之賦白於文公以廢寺租入畧相當代其輸人甚德之

王濟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爲箭羽鶴非常有之物有司督責之急一羽至直數百

錢濟諭民取鶩鄉代輸仍驛奏其事部下其請仍令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爲里豪輸課而專其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漑民田自是無亢旱之患

汪待舉守處州日部民有飲客者客醉臥空室中夜酒渴索漿不得乃取其花瓶水飲之次蚤啓戶客死矣其家訟於官待舉究舍中所有物惟瓶浸旱蓮而已試以飲死囚立死訟乃白

齊之鸞爲陝西僉事經潼關目擊晚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穫喜而問之荅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爲麪饑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麪食者取啖之螫口澀腹嘔逆移日遂將小民困苦情狀并取蓬子封題齎獻焉

李秉總督邊備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

議大戶米一石小戶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戶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自任之

閔世翔爲安福令邑人御史劉臺嘗糾江陵削籍江陵嗾之授意巡按文致他事謫戍繫追贓臺赤貧不能輸公至歎曰殺直臣媚時相可乎力護持之召臺恕家以贓反坐一日與同官他令各言治狀公言一務寬和他令曰如此可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矣若吾邑民俗刁頑有一人撥落其指不肯招實安得不嚴治公曰如此不亦爲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乎他令慍詘已陰揭郡守不爲動

林之奇補校書郎會朝廷策士欲參用王安石三經之奇力言安石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衍清談罪深桀紂安石實似之安可復

用其言耶

曹彥約知嘗德陛辭言下情未通橫歛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言官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京國苞苴公行則州郡橫歛無可疑者帝深然之後以循良課第一

王罕知潭聽訟務得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委曲徐問乃妻其無子夫死妾有一子遂逐婦而據家貲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貲婦卽愈郡稱神明

劉忠肅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

劉林州棲楚爲京兆號令嚴明人不敢犯先是

京城惡少居沽商販多繫名諸軍不遵府縣法劉公皆窮治之甚至有匿軍人名目自稱百姓者當時人人似頭上各有劉尹不敢爲非然公與屬吏言未嘗傷氣不叱責一官嘗謂府縣寮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任意遊賞勿致拘束其又豁達如此

樂安城西廢井有毒蛇氣所中輒殺人忽或時出道上邀犬豕食之市里驚奔以爲神肅信公至郡蛇不敢出公滿秩去三日復出爲患民追公不可返得其衣履爲位設而拜之蛇復不敢出衆乃持弓矛往塞其井覆以大石就其旁立公祠祀之

陳鋼爲黔陽令縣南山間有三里厓路狹甚石堅不可鑿辰沅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死鋼督郵兵積薪烈之淬以醪醯拓廣其路丈許外繚以索行者不害嘗行道過他縣

境道有小兒黏雀爲嬉問知鋼名兒相顧曰公必惡我輩戕物命悉縱雀去

李君奭爲醴泉令爲政得人和 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數十人於村佛祠設齋 上問之父老曰醴泉縣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此所佛力也 上默然還宮於御扆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 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中外莫測後始聞其事

段直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隣人之戶約曰俟業主至當歸之逃民聞而還者甚多歸其田廬使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贖之暴露者收瘞之未幾澤爲樂土

許荊爲桂陽太守行春到耒陽縣有蔣均者兄

弟爭財互訟荆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時彬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餘人

王志爲宣城内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終年不决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德政吾曹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爲閑田後爲東陽太守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還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明旦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歎服之

張詠守成都時城中屯兵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訪鹽價素高而廪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未逾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眞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令可行

矣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縋城夜遁詠差衙較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訩訩聞自投井故不復言

吳悌初令宣城門無私謁一日以縣歲額輸于郡庫官敲兌多索羨餘郡守知弗禁悌曰已有郡守睨視曰尚無悌曰職立正視故有公立邪視故無郡守默然召爲御史夏公當國諸御史入私宅見之夏公服宮錦諸御史皆贊之有搴裳而觀者悌獨無言夏公問吳子心何在悌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政務請衆默然

陶魯丞新會方弱冠廣右猺賊流劫盡雷廉高肇以東之境魯召父老於庭誓曰賊氣將吞吾城若能率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家族乎皆曰諾乃築塞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

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浚外濠以衛厥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厥濠人守其土分殊死戰別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父老咸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也

石曜爲黎陽守刺史斛律武都過郡令左右諷徵帛曜手持一縑謂武都曰此老石機杼聊以奉贈此外須出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犯武都笑不責

榮毘剛鯁有局量楊素薦爲華州刺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毘繩以法無所寬貸毘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毘荅曰奉法一心者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

朱光霽初授重慶府通判自奉清約遇事有執持一日監司發銀買簪時方覘篆遂持銀入

自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監司怨且憖而寢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光霽悉禁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栽田者霽問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乃揭律令示之其人不悟而索愈固於是呼吏出罪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爲栽田用其人曰恐不可曰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哄然

范純仁尹洛謝克莊自河陽來至中路秣馬歇店中欲行以馬未盡芻少待見老翁負暄墻下有人告曰黃犢爲人所竊矣翁坐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亟求必隣家戲藏爾謝以爲有道者異而就問曰爾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爲盜已而犢果還謝歎息而去

唐侃守武定以鎮靜撫綏疲瘠時清軍伍一州

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告解長且萬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戸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事得寢

章帝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衰課民間以供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內旁舍中諸閹牌校奴鞭撻州縣宣言供帳不辦者死欲以恐嚇取錢伺事者並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諸閹相覷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卒空橐以歸

滕元發知鄆州歲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庯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

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　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視廬舍道巷引繩棊布肅然如營陳右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嘗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爲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則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騷擾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兖州府單縣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而死翁姑曰婦意也陳于官不勝箠楚婦遂誣服自是久不雨許襄毅公進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寃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徧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酖毒殺人計之最密者也焉有自餉于田而投酖者哉遂詢其所饋

飲食所繇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於中試諸狗彘無不立死者婦寃遂白郎日大雨如注

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時敎士卒習戰人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决

楊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耑彀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駭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徐有功爲政不忍杖罰人民更相約曰犯徐叅軍杖者衆必共斥之武后朝周興來俊臣輩輒以周內窮詆受責朝野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顔諫諍守正持平歷剖寃獄保全多人薛季昶劾有功黨逆罪當棄市是日有功方視事令史涕泣走告有功笑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嘗不死耶安步去后詰而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悅凡三坐大辟終不挫折將死晏然至市臨刑得免

李文節燕居錄云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天下以無事安靜爲福曹參遵何約束愼毋擾獄市絳灌諸公每事輒曰毋動爲大耳呂蒙正言今上封事議制置者每多惟在清靜以鎭之李沆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條陳利害

一切報罷以此此報國此眞老成之見

裴晉公爲相大臣中有與公貧交約他日顯達彼此引重者怪公不以輔相許公聞之笑曰靈芝珊瑚皆希世之寶用於廣廈須杞梓樟楠廬山瀑布狀如天漢若以溉良田激碾磑功不若河之水某公德行文章器度標準爲大臣儀表然長厚有餘心無機術傷於畏法剸割多疑前古人民質樸征賦未分地不過數千里官不過數百員乃無權倖外絕奸詐畫地爲獄人不敢入以耕桑家人不敢犯雖云列郡建國僅分理官府國之大者不及今之一縣易爲匡流今天下設官一萬八千列郡三百五十四十六道師八十萬甲兵禮樂文物軒裳士流盛於前古才非王佐安致許人此眞通達世故之言

夫嘗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求其死也乃更以

察察博名吹毫求疵深文巧詆令必不得入
而一等脩潔之士又明見其無辜多[illegible]自
避以小民身家性命全我好脩之名則安[illegible]
察大奸猾苟無則已非必欲克罪罪[illegible]方羅
織傅傭文致曖昧令元兇賄脫而[illegible]
雖破產捐軀莫能自白彼平原自無[illegible]人
乎
河北自五代未曾算田鏄呂夷簡數曰王

於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它路
自是農器無征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
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
門
做上官的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
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
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

地方大有裨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臺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將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詞綱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聾瞽然此之謂妖孽豈不驟覺蹶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果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我輩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即稍停片時待心和氣平從頭再問未能治人之頑先當平已之忿嘗見世人因怒其人遂嚴刑以求洩已之忿嗟嗟傷彼父母之遺體而泄吾一時之忿恨欲子孫之昌盛得乎

宋兩宮遠狩洪皓奉使大金黏罕迫與副使官僞齊皓詞嚴不屈流遞遞冷山距虜二千餘里苦寒四月艸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聚落悟室使誨其二子或二年

不給衣食盛夏猶衣觕布採薪他山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麵而食所著詩文皆憂國語也悟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公公歷陳古事梗之悟室銳欲吞中國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公正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謂我不能殺汝耶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花濼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爲言可也悟室義而止後十五年始南還

元城論名相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李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

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矣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作假權勢是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眞

寇準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爲若得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

王曾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非據大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卽位太后輔政豈不爲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爲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眞宗旣卽位垂簾引見群臣呂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

英宗旣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韓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又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炤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卽曰太后炤管則衆人自炤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旣而吳奎曰評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

曹后初未還政韓魏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書史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卽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夙

更不御殿公亟令捲簾撤坐乃往白上　上

曰莫未否公曰已得親詔矣　上遂釋然

韓魏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則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

韓忠獻之守安陽人將闗訟輒自止曰吾非畏汝愧見侍中耳郡幾無事

宋杜莘老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之

曾公亮知鄭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號公爲曾開門嘗有使客亾橐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畱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程明道察

其繇蓋旣啚然發請於府給券乃得食乞有司文移具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自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

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程明道作縣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嘗有愧於此龜山云觀其用心應是不倒錯决撻了人

治平四年程明道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敎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敎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

矣邑幾萬室三年間無強盜及鬭死者祑滿代者且至吏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

薦賢于朝與自已用人又自不同自已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器使若以賢薦于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賢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無可用如砒礵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若混于參苓蓍术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悞者矣

世上沒箇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

昨非菴日纂三集冰操卷之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 市

唐李白爲虞城令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下車甞之莞爾笑曰我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改變爲甘泉宋林孝澤居官所至以廉平稱臨清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閫內者孝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命持去

孫薪擢元祐中第選教授不赴質性清介與黃

葆爲太學舊遊後黃以御史出處州薪不詣郡謁黃約以勸農日會於洞溪至期薪以扁舟來會時有里丁欲賄黃將因薪納之先俾家僮導意薪曰謹勿語使吾聞是入耳贓

趙彥彬貴溪令廉以律己嚴以御吏而寬以恤民嘗書座右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

趙達泰州人紹興中對策當宁擢第一忤秦亽意外補帝聞達安在除校書郎達單車赴關吏迎合檜意搜達橐中僅書籍耳比檜遷起居郎帝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一語不及卿以此信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董士毅爲蜀州守宦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唯既致政歸

子迎之水次間以後事問公公曰吾聞之云杉不如栢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栢耶公筦爾曰吾茲載有栢子在種之可也

楊繼宗守嘉興有張氏父子號四凶爲民患庭戒不悛仍刼桐鄉庫絹收捕論死賄當路求脫當路以無原告爲解繼宗應聲曰請以朝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當路語塞竟論死御史行郡輙箠楚殺人宗面數之不從因示通衢曰孔御史杖殺人役赴府報名孔切齒之直入郡舍視臥內蕭然旅次孔慚謝朝覲至京中貴汪直欲一見竟謝之司禮張敏者浙鎮守慶之兄繼宗常窘束慶敏爲慶訴上上曰此非不要錢楊繼宗乎敏皇懼頓首時人比之包拯云

于謙持身嚴介位至公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年未五十

不再娶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嘗緣疾在告與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簡樸歎息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輟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爲賜　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以和藥尤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與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　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樣的尋一個來換了其衆官默而退

侍郎楊時喬李廷機副都詹沂皆以清節著時除夕　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覲官書帕開宴打鬨惟楊李詹清寂可念

庶吉士鄒智清脩絕倫因建言下詔獄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眞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送紫宸謫廣東吏目辭朝詩有曰盡批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忠萬死更何悲

徐廷忠爲烏程縣丞一塵不染出入敝衣敝蓋偶一日室人徧謫輙笑曰詰朝當有餉餽至庭若輩徐待之屆期則歸安一尉以墨罷注上臺知公廉明特檄推鞫蒲伏階下也相傳爲美談

海忠介爲南總憲風猷肅然與李斂肅公掌察事秉公持正權貴不少徇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極壯麗憚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物索舊敝椅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騶撤樂之風初來涖任止攜二竹笭箵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常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幬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生焉

李重爲江右臬副去任日誓不將一物歸夫人有耳環一雙任中置也公知之取投諸水歸里歲餘偶見其僕臥內有朱油牀一具問是

官下物大怒力命僕載返原仛乃巳家徒四壁溧陽史氏延先生教其子歲學俸八十金史念先生貧私以其俸爲置子錢比歲暮進之先生僅受八十金餘揮不入囊苗時返饋公可趾美矣

邵清爲塩使者忤劉瑾被杖繫瑾誅起官至廣西臬僉請告歸家貧無屋依外氏敝廬以居督學使者林有孚慕公廉常造之坐談良久竟不能具茗椀林歎息而去

馬遠公云李文節公廷機以清直爲　神宗特簡家君屬門下士余赴試入燕家君寄余松江布二疋羊毛筆二帖候之先生不受布止受筆一帖明日反惠余卷資二兩次日拜謝先生曰此乃俸金愧余素餐故分之贈公耳

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

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爲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

後漢范丹嘗省姊病設食丹出門畱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芻藁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

忠宣在河工事竣餘費二千金須行藩臬舉爲公贓公令籍之府及劉瑾矯制逮公獄經汴二司擬以前金遺瑾公曰此寧能飫彼意第舉殘骸畀之耳同難者謀行賄紓禍公曰寧撲一身耳如此免死累一生且累子孫後得免死戍肅州一黎將致餽勑其使不受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而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尚書橐貲果爲

僕竊去噫公處險難其庶幾於坎之有孚維心亨也哉

羅一峰家居偶留客飯不知絕糧也夫人乞隣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日已西矣一峰曠然不以爲意

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楊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差有起色弁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潛歸太守追之不得

章拯楓山之侄官至司空清操淳朴與楓山等致政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拯有慚色

呂光洵按吳有給事欲爲富人居間適陸粲在座不果言而別語所親曰昨日陸公諄諄言地方利病又勸其奏請蠲租彼爲公激昂吐

辭我乃懷私嘿不敢言思之愧遂郤富人金曰吾為陸公所化矣

蔣司空瑤守楊州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為媚悅自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為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楊知府宜 上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 上熟視之曰眞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以歸

濫受信施釋法必膺冥報虛縻廩祿官箴寧貴天刑是以古人風清萊國郤夜餽之黃金浪靜吳江載家來之白粲倘可守長卿四壁莫攜歸劉寵一錢

蘇瓊守清河六載不通饋餉有先達趙穎獻園瓜瓊勉畱置梁上竟不剖食人聞受穎瓜競獻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梁上相顧而去

孔奐守晉陵清白自勵妻子不入衙齋得俸卽分贍孤寡富人殷綺見其儉素饋以氊孔奐謝曰百姓未周豈容獨享溫飽

戴驥洪武間令新昌以公廉平恕民有訟不決者或騎驢或乘小肩輿親至其處與之斷分袖懷數餅食以充饑持小瓢酌溪流飲之民獻茶湯不受退暇召生徒講理學吏讀律令令役夫開圃種菜一日兩食菜粥而已在任九年去之日行李蕭然百姓哀戀擁道

褚璠爲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太子中庶子羊道乞土宜璠乃抽船上竹一竿與之曰東南之美惟竹箭最直而有節幸堪歲寒羊道密令人視之舟中惟竹笠一枚蓆席數領

遂啓用瑤爲昭信中郎

張莊簡悅在　憲　孝兩朝聲望甚重　孝廟深知之爲吏部侍郎時嘗鈌尚書　孝廟意欲用之中官攜知上意卽差人來言　爺爺要你做天官我知張侍郎是清官與人沒往來然手帕亦須送我們一對在　爺爺面前好說話莊簡不往中官又差人來言張侍郎既無人事帖子亦送我們一箇竟不往

曹時中公入城必令二人操小舟身自持舵其或祭祀則親操蘋藻久之舟壞公嘗徒步往來太守吳公鉞送以舟署曰采蘋恐公不納乃令士大夫題詠成帙而後致之公重守雅意惟採拾事宗廟則駕否則寧闔也

濠上父老嘗言里有汪姓家固貧落而邑奸胥賦以大繇張謝兩尚書憫焉曰無令吾里中有貧而繇者官聞而罷之汪感兩尚書德甚

厚操豚蹄菓酒爲謝私謀於家人曰一豚蹄酒菓耳而謝兩尚書令先一受者則次難叓辦矣南張尚書悅介絕交際盍先以往遂往莊簡公公辭焉曰吾第謂吾里不當有貧而谿者奈何言報也色甚峻已往謝莊懿公鎣公曰爲邑賦徭不平公言之耳不宜當爾謝然而餽我既辦矣夫田家豈堪虛此供具哉吾當受出金一兩酬之至今里中謂兩尚書

一潔而有守一和而善鄙人也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嚴重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無長物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歎息攜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焉時呼錢塘一葉清

程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

灼鄰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額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亦知額廉正數往來境上竟不入

孟宗嘗爲光祿與朝士會有強之酒者飲一杯便吐半是麥飯上聞歎息曰清德如此耶

李勉嶺南節度使以廉謹率屬門杜私交赴召入舟盡搜家人所畜投之江中曰毋令吳隱之笑我

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鈌畱宗校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宗笑曰請其人面議之翌蚤來謁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繇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其人慙退宗即日辭漕使行

范宣丹之後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室宣固辭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至一匹亦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授范

云人可使婦無褌耶范笑而受之

劉元公當宣和間梁師成貴震一時因吏吳可自京青抵公欲鉤致大用可至三日方敢出書且道所以來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動公公謝曰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全人不可破戒還書不答

眞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有此色正緣士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至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必知職分所在百姓何愁菜色

隆慶中嘉善令許鐵廉介剛直來任止攜一子一僕冬月其子畏寒乞公從外索炭公命庫中取一木棍與之曰踏此旋轉足自溫矣歲除子從外索火炮公曰振竹於門亦自響也入覲既渡河度囊中貲不任乘輿竟騎一驢

而去

海瑞以南京都御史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士民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艮作詩弔之曰批鱗直奪比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清龍戀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先是京師解一水妖神來就公訊曰神在御園爲祟　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

楊繼宗知嘉郡有圉卒饌熟鵝啓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聲鼓集寮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皁莢丸出之卽日遣妻子歸

鎮守太監至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也

兩廣流賊亂廣東副使毛吉殺賊戰歿初吉出軍時給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徐文司之已費及半文憫吉歿無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歿於賊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我負汙辱于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陳選督學山東清介絕俗會倖閹汪直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寧尊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固非御史比但宗上斯文爲世表率不可屈節直見選詞氣抗

厲而詰生群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闗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去

顧憲副耐菴公訥風裁整峻不肯假借人居東門外茅屋三楹一楹以居子舍一楹作臥室中一楹則以延賓客而已郡邑有司廉而賢者來則肅衣冠迎之坐談不倦其居官無稱者來謁則據牀擁被坐聽其自至臥室但曰老夫抱病不得送迎謁者慙而去

沈東老爲閩中海道一鎮守中官得危疾分餘貲遺三司公獨不受巡臺簡公移文凡有通番船毎隻應索稅百兩公曰得無攫金於海耶吾司風紀何以訓也簡銜之劾公有守而無才攺黜梟半挑行李就道中有錫壺一把公於途見之曰此閩物也卽令投諸水

張太守約齋公紘陸文裕公師也後文裕一科第進士厭邑中浮靡去邑北數里居焉多種

木綿花躬自鋤收初任建昌守建昌人來迎公適在田問守居何所公指示之潛歸從後門入冠帶出見其人覩新太守貌即田中叟也

有直指具書幣遣一生謁周北野莫覓其居遍訪始得北城濠畔矮屋數椽踈籬艸樹應門寂然謁者揚聲叩戶遥見籬落間一老人角巾拱立摘荳徐整衣而出謁之即北野先生也

嘉靖中華亭徐君爲大宗伯其同邑孫公承恩亦以大宗伯掌詹一公對巷而居徐公賔客甚盛延接不暇孫公生平寡交退食閉門深臥而已一日著一布袍負牕讀書其僕竊語曰同爲尚書他家車馬盈門相公第中鬼亦不至我曹何望孫公聞之呼其僕曰任爾等他往留我一人在此教鬼負去其廉靜如此

夕 桓未斷羸得牛馬走僨形利鎖拋開免爲豚犬兒益過

康齋先生隆冬夜寒腹以凍疼取夏布幛加於其上無一慫心一峰先生著新衣遇道上殣人脫以掩之古人用心大率如此

阮長之宋文帝時爲武昌太守後遷臨海太守在官嘗擁敗絮時郡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辭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

任昉爲義興太守歲荒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貲費濟者千室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裙衫迎之後爲新安太守不事邊幅卒然曳杖徒行邑郭通詞訟者就路決焉

爲政清省卒于官無以爲殮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殮闔境痛惜

李文節燕居錄云縉紳不苟求猶人不爲丐耳不足爲高不苟取猶人不爲盜耳不足爲廉不求多鄉人猶人不爲暴耳不足爲德

海忠介公由鄉科歷主政敷陳切直　廷杖幾死　穆廟登極擢巡撫江南戎衣練兵不用八舁四掖且多乘馬尋常牘牒艸紙可書不計邊幅也民寃赴愬沿途可鳴不立崖岸也家僮麤布短袖能藝業者工作不能者種植不坐食也自奉止蔬菽經旬畧用魚腥公服外無綺縠節儉用嚴郵驛革餽遺送迎轉大中丞主僕二人到任冠服不備躬詣肆中市買人無識者至蒞任衆始知之

世人只爲體面二字百事勉強身心爲之罷勞名行爲之瘵裂試問供張應付費從何來饒

者既匱羸餘乏者遂鬻產業若作宦則竊帑藏朘閭閻居鄉事居間恣漁獵護惜小體面傷大體面而不顧豈不大錯

李文節致政歸卒之日所遺宦橐僅四十四金語林夫人曰以二十金治木以二十四金治喪夫人唯唯惟謹時泉州守蔡公公所舉士也覓上次二副杉枋以備夫人選用林夫人致謝曰治木治喪太師原有成命侯豈不知

太師生平乎往復再四夫人終執前議蔡公曰昔門人欲厚塟顏淵夫子不能禁豈某麾守茲土而敢以儉薄待吾師乎夫人鑒其意肫篤因俞其次者夫人生於永春之名族乃翁生而奇之嘗赱郡城訪知友許東溪爲覓快婿東溪卽以文節對時文節公年十四東溪遂爲訂盟翁素喜蓄書琴古珍玩東溪戲云吾今以活寶授汝越日而前輩黃徐山先

生急欲以女壻公聞巳聘林乃大惋惜不意極品夫人乃在桃源山中與文節公砥礪清苦窮達始終若一可以觀刑于之風矣公在政府時武林爲八閩孔道從未見有李閣下一行李童僕戒途者公之清能行於妻奴如此豈非千古一人哉

取不義之財以供不肖妻兒妄費取不義之財以克權貴苞苴取不義之財以齋設徼福皆謬用其心者也

張詠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閴如也李畋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爲輕肥爲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

周茂叔宰南昌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

與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

呂汲公以百縑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種德卷之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公被謗康靖客申辯理至欲納平生誥勅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林積循州判官嘗覆大獄多平反忤部使者意使者初欲薦積因是已之積笑曰失一薦剡

而活五十餘人吾復何憾

錢蔚章初貶江州李宗閔楊汝士令蔚章以毀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蔚章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訐耶即令子弟焚去

趙隣幾舍人子來之有文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竭力營衣食以給之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李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具與舍人友而不能卹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延嗣乃去

周仁榮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子有難色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財二十有八

莫適主者楊之弟詣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死于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悉自己出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嚴鍈潛心醫術多起人危疾不受謝好義樂施人求療者卽捨藥與之如遇貧人加銀五分施之以爲粥餌之費

屠應埈存心仁厚鄰人負其子孟玄銀以屋基及小塋立契償之子長者不肯受告鄰人曰汝欲賣房墳吾當另酬直前銀送汝也鄰人感其高誼以實訴云吾房實只值若干前因推債故多寫耳孟玄益高其誼復曰汝不讀書尚知理義不欲虛受吾直况吾讀書識字肯見利忘義滅汝之直乎固與之鄰人感激及埈歸鄰人訴其子之厚德且叙感激之衷埈驚曰爾房已賣今何居曰移其所埈呼其

子取前契還之且爲築其墳墓戒家人曰世世毋相犯也今其墳尚在居傍無恙

汪少宰閒齋語曰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盛要嘗培植爲來春膏液恐爲凋謝之漸

明董朴參江藩時子士毅爲舉人家食遣僕候公宦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大侵饑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殍骼幾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窶甚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於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因還書勉之云凡義所當爲者闇然默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若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

永樂中有孫鄘者業商舟泊襄江見楹間繫一囊解之得金釵二鄘因留坐待之薄暮一女奴號哭而至鄘驗實償之女詰其姓氏不對女曰願失身以報君鄘亟馳去及抵南陽獲

利數倍而歸僧數客舟復過其處女適澣衣江滸識鄰貌語言欵洽而去餘舟先行者遇颶風悉覆鄰獨得不死

宋樂京爲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於外爲擇婿嫁之

貧富無定勢產業無定主凡人賣產非得已者爲富不仁之人邀其急而陽拒陰鈎之以扼其價旣成契姑還直之半延引累月或以他物高價補償而賣主所得零微隨卽耗散向之准擬以了此事者今不復辨矣而又往來跋涉費居其半富家方自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近則及身而獲報遠亦不宥其子孫矣

劉翊舞陰人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氷車毀委頓道路翊卽以車與之不告姓氏季禮意其

爲子相也後造謝還所借車翊杜門不納自陳留守罷歸見一士人病亡途次翊以馬易棺殯衣治斂又逢故人困乏遂殺所駕牛以濟其急從者止之翊曰視難不救非志士也竟徒步枵腹而歸

孝豐吳玨南山君之父也一日自外遍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亟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恣其所取損我能幾何耶

傳堯俞知徐州前守侵軍餉堯俞代償之未足罷去堯俞竟亦不辯司馬光謂邵雍曰清直勇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矣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以難耳

清句稍失之耀　直句微失之激　勇句不免[illegible]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不能訴貧乏不能存而其人朴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

亦當隨力周助若其人本非窮乏而以干謁爲業挾揮啞佞之術遍投富貴之門干謁州縣有所得則爲已能無所得則爲讐怨當以不恤不顧待之不必割吾之不敢用以資彼之浪用耳

子胥奔吳得江上丈人渡解劍酬之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員命其勿露遂覆舟而死員至吳每食輒祭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者江上丈人乎

羅惟德任寧國時一日謁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一大愉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爲是喜然耳

范忠宣公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

其先公遺屬僚收無主爐骨別男女異穴以瘞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瘞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鎭江靳翁踰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夫人鬻釵梳買隣女爲侍妾翁以冬至歸家夫人置酒於房以隣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買爲妾或可延靳門之嗣翁頳赤俛首夫人謂己在而翁赧也遂出而反扃其戶乃翁繼起戶已閉遂踰窓而出告夫人曰汝用心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病多不可以辱遂謁隣而還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娠生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爲賢宰相

張連倡亂書生汪一清被執中一婦人乃淸友人妻也因紿賊曰此吾妹也勿汚之以待贖

否則吾與妹俱碎首於此賊信之並置一室相對月餘贖歸終不亂

山陰金軺號仰軒精保嬰術以濟世終其身不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凡求治者卽急赴之越俗醫家多出入肩輿軺年八十猶步行曰吾欲使貧家子稍受此半鏹惠耳遇有危症貧不能服參者竟自備叅投劑中且終不使知之所活者無計一日入市見有鬻妻以償官錢者卽如數代償之令完好如初後軺享年八十有七夢金童玉女迎之逝異香滿室後代簪纓隆起

周必大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刻苦讀書中博學宏詞科歷官至宰

相封益國公

家富不施仁義豈非空入寶山才高惟習綺靡

大是暴殄天物

顧方竹冬夜起庭中見樹上棲一人呵問之其人懼而墜地乃鄰家子也慰撫之曰爾雖貧奈何爲此質明來當有以濟爾期日客與其人錢粟給不爲人言後病易簀時呼子侄戒之曰人不勤苦自立一旦饑寒迫身斯爲所不可爲者有矣如吾所遇鄰家子是也因言其事徵其姓名不答曰爾輩第識爲戒何用知若人

溫猶龍有言天下無窮不肖事皆從捨不得錢而起天下無窮好事皆從捨得錢而做自古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也吳之魯肅唐之于頔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開手者

李凝居南京通濟門外貧甚然獨好周人急耿

子廉械逮至京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儻爲風雨所感將母子俱死吾寧舍而受禍何忍死其子母俾婦邀以歸産一男子疑命婦事之惟謹踰月辭去不取其報

豫章大祲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水桶售銀三分計無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流涕而告以故里長亟傾其飯而埋之曰若何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民感其意而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

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去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皆得饒裕

劉千戶蒼務行長厚僚佐有支軍糧誤浮本數當抵法公適不與乃自補署文案事白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謹且吾兒方稱奉法吏人信爲誤若諸君何以自白又嘗得遺牒於途乃遠方人入糧戶部所給者公往候其處三月一人號頊至且曰其家坐此死獄者五六人矣復失奈何公驗實還之其人出金帛謝不受子麟官尚書

韓魏公合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侄比如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及終子有裼衣未命者故舊之子孫寠窶無所托而依以爲生者常十數家

邵伯溫曰富鄭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爲

功至知青州活饑民五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其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爲之縮舌

王晉公祐以知制誥使魏州太祖許以還與王溥相魏州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於上公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公徑趨出公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宗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華州安置赴時親賓送都

門外謂公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公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也公素知其必貴手指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

有徽商過九江見江干有舟被刼商泊而救焉內有孝廉七人各給以衣食且贈路資以去初不問七人爲誰明歲癸未登第六人其一爲蒲田方萬策久之萬策分巡嘉湖屠憲副冲陽謙之其時商以貲盡自鬻于屠爲奴矣方公見其侍謙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歷因曰爾曾記八年前活數人否商云某已忘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公出席長跪曰我恩兒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即告屠贖至公廨款月餘贈數百金又柬同難者贈之商其大富仍歸於徽

聞人做安易之曾孫也家貲百萬名闈甲第有

半州之號輕財好施周人艱厄閒行閭里具知貧乏者輒實金交鈔于橐遇夜戶隙投入其家得之以爲天賜及知而詣謝則佯爲不知中年未有子有相者謂儆頷後有黑子十一必當得子後果得子如黑子之數

御史柳彥輝貸陸坦銀五十兩不立券獨柳子仲益知之後彥輝卒仲益戍遼陽數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得銀五十兩拜坦墓納還金坦子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異日何面目見兩翁于地下也

吳文定在吏部以喪歸過西偏一曲諸嫠嫗奔避公語騶從曰彼亦貧迫不得已耳吾旣不能濟而革之安可沮其糊口計耶回車迂行戒勿行此

蜀劉翁業屨夜有盜入翁曰有米十餘升君可

取去肯留一升旦日餉二子幸矣後盗遇翁問曰公曾被盗乎曰無也曰取公米公曰留一升有之乎曰無也曰盗即我也公盛德若此忍取公米乎悉還之翁曰實無是事敢受君米卒却之

麻城劉莊襄贈翁仲倫家貧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起視乃素識者公曰乃汝耶即檢夫人首飾數件與之命速去許以不言垂老夫人問爲諱公曰業已許不言奈何問及

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時南城羅玘年四十以貧貢公與之交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公爲煮粥餉之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返不爲勞玘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

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

然當官尤甚

富弼被謗出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東京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其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受賞於朝率五日以酒肉勞之流民死者爲大塜葬之謂之叢塜有勸弼非所以處疑弭謗禍恐不測弼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

孫泰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之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嘗于都市遇鐵燈臺買之旣磨洗銀也泰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緡旣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居兩月回復以餘貲授之俾其人他徙於時覩

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吾姑於此子孫不肖今爲他人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紿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見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返矣

孔融與王修友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融初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修耳言訖而修果至

王修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至

戚無相視者修親隱恤之直俟其病愈乃去

楊榮從　文皇北征與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道入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二公不顧而去公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騾馬從夜至旦不勝其疲翼日謁　上幼孜備奏　上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　上曰廣純獨非友也乃不顧而去也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

羅道琮貞觀末徙嶺南同徙一友人死荊襄間臨殁泣曰人生有死我獨委骨異壤乎道琮曰我若得還不使君獨留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失殯處道琮慟諸野沸忽起波中道琮曰屍在可再沸水復沸乃得屍還中路宿旅店彷彿見友謝曰君德生成不易名位將不止此也尋擢明經知名當世

吳粲仕吳爲曲阿長同呂範拒魏將於河戶値大風諸船緪絕軍多溺水攀粲舟請援左右謂舟重必敗粲曰敗則俱死耳奈何棄之所活甚衆

陳重舉孝廉有同舍郎負子母錢數十萬債主日逼重密爲償之郎後覺造謝重曰非我也或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范文正公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卒於官子幼家貧助以俸錢百緡且具舟遣牙較送之歸仍作詩曰十口相依泛巨川來時暖熱去凄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

陸垹出知常德以才調武昌尋徙岳州先有巨木飄入郡界前守不知爲皇木遂侍郎方銳起坊督木使者誤論垹垹不辯人或諷之奏白垹曰三公皆賢者奏則彼將得罪吾負罪以歸可也久之得白以一默而全三賢陸公之盛德至矣

高智周舉進士累補費縣令丞尉俸薄以己所入均分之政化大行

石阜守定州唐縣兇惡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

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籍詣州發之皐主鞫治是時冬月皐抱籍上廳事佯爲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盡釋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閒子無夭閼者

王致遠知慈谿縣嘉熙庚子淛東大饑死殍處丘致遠請邑賢士大夫分僧寺置局爲粥以食饑者始日食千人既而隣民坌至日至入千人已俸不足復詣臺借助勸巨室出米以續之迨麥熟始罷尋置居養院給薪米以處老弱之無歸者置慈幼院厚乳哺以活嬰孩之委棄者病與醫藥死爲殮埋山谷窮民感

恩流涕稱爲王佛

蔣給事性中第進士告歸有司舉故事爲立表於門時罌竇湖病涉久公曰榮吾家曷若以利吾鄉乎即移所費爲石梁於湖上往來便之

友山居士張璞字廷采自京南還有同舟者兄弟二人兄病亟且無所給衆欲置之岸居士評曰置於岸即死遂給其費而調之將分途其弟慟哭分必死居士復與僦舟又探白金佐之行但曰温州人竟不告名姓而去

趙軌原州司馬嘗夜行從騎逸入田中暴人禾乃駐馬待旦訪禾主酬直而去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固辭不買北齊皇甫亮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買者問故亮荅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入牀下宅終不售

司馬光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有肺疾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笑其拙

遼蕭韓家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已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

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殮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

蔡文忠公通判維州民有告某刻僞稅印爲奸稅已逾十年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使無所逃是上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不問

吉水羅雙泉循上計春官亾其囊中罽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竊去者紿循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罽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循趨而出慰其人曰物偶相類生醉語耳歸語生曰我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能爲

士人耶生始謝不能及後生子羅念菴大魁天下

密雲有富翁一子數歲失去求之勿得翁念殊切値天暑數人歇涼於其門坐久竟去翁見門後一黃袋盛銀數錠翁俟其還少頃一人號泣曰我津衛解邊餉者適與同伴借此歇涼解袋置後門快行忘取倘長者收得願與均分翁驗還之其人拜謝且懇所以報德翁俛首久之曰老拙久失一子此行但覓清秀孩童一二賜我足矣其人銘刻而去事畢回至途見人攜小兒請鬻其人計翁恩厚遂買聯騎送到翁門下馬兒遂竟入室中舉家號泣始知鬻兒卽翁子也翁大喜復厚贈其人善爲至寶一生用之不盡心作良田百世耕之有餘

沈惟馨博學老而奇窮數至錢鶴灘家隨所須

給之無倦色一日鶴灘北上將戒行憐其貧謂之曰君第居此三日內有相矙者皆君物也惟馨居三日會天連雨矙者罕至止一鄉親餽布二端鶴灘以授惟馨而歎曰君之窮命也吾無如君何願君安之而已

孫文簡所居之左爲大清道院當路欲與其地畀公公曰此童時所息遊也其羽流亦舊所交與吾既不能營葺忍奪之乎又一葬地與公第密邇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墻以障之

王繕爲沂錄事叅軍時魯簡肅公方爲司戶叅軍家貧食衆俸祿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但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

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遣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慊恨也繇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

晏元獻公殊以言者斥其非相才罷樞政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物不稅爲僕夫所告殊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子意欲激之殊不荅但送稅院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士尹陁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墻犨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輓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恃輓而食三葉矣今徙求輓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

宮禁之水道無所出故不禁也荊適舉兵攻宋尹陁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脩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黃葵陽學士庄僕失火庄舍燼焉願輸家產以償所失猶虧三百金與參中丞時爲諸生讀書蕭寺聞之特歸爲之求免曰出於不意貲燬而家籍實可憫也幸姑賜免異日折產願滅應受一如其虧數學士赦之鄉人靡不戴中丞之恤災而頌學士之從善者明歲中丞聯第

高齊庫狄干子士文性清苦不受公料子啖官厨餌枷之獄累日杖二百步送還京發摘姦諂尺布斗粟之賍無所寬貸至奏配千人嶺南皆瘴癘死親屬唯哭士文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上聞曰士文暴過獨獸矣坐免昔聞長者言上官貪百姓尚有生路清而刻

卽生路絕矣古今淸吏子孫或多不振正坐刻耳

德生社收棄兒疏云旱踵水灾翳餓與流莩相望瘦因饑發夫妻偕父子俱離所最慘者道上嬰孩氣奄奄而猶泣路旁仁德心惻惻以徒嗟甚至死婦抱生雛豈是盧家之鬼子乃有餓夫拋餒豎寧同郭氏之埋兒有口不能言眞稱無告有足不能舉洵是窮民雖上天不能齊物之情在仁人豈忍立視其死茲於袁酒巷民房特開收棄廠公所量招老媼廣集群兒施薦席於兩傍作粥糜於數鑊病需方藥診療屬之良醫幼必啼號撫鞠責之衆嫗恩近日冦氛刼掠何曾爲守虜留財攷古來善事吉祥端不外德門流慶仰乞軫念溝中羸瘠曲爲恤其疾苦或能特省厨下盤飡施之此種流離將見多男應兆祚必衍於螽

斯盛德世昌門定高於駟馬矣

姚三非本姓卞博學善詩文館于懷氏有女嘗行窺伺卞岈然不顧一日晒履于庭女作書納于鞋中卞得之即托以他事辭歸怡杏翁知之作詩詠其事有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之句卞不受詩且荅書辨其無此事怡杏翁緘其書而題云德至厚矣生子諶及曾孫錫皆登進士至今青衿尚濟濟也

富賚之家嘗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

江夏賀對揚先生禔躬端方與人誠信爲廣文時體惜兩明經寅友備至諸生問字者毫不計修脯而於兩齋則惓惓諭以從直語人云余致敬同寅有故一與家嚴同庚一與家慈同庚儼然父母式臨其上耳噫即先生處同官一事其居家孝友眞無慚衾影矣晉秩宗伯寓所僕從僅三人皆諸生時所服役者其

標封字皆細楷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伊川云寫字亦有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有焉

赤城施棺引云慨夫天厲流災老稚或塡溝壑兼之世風不古狗馬孰被葢帷豈骨不媢之虞翻蠅爲吊客抑鮮克終之小白蟲藐諸孤既非盜刺自屠漫哭誰人收視未嘗郤郋盈貫何當經月陳尸況敗肉穢腥風忍見一方驚閉戶使孤魂啼夜月蚤教十里斷行人斯寧直水旱仍祲多臭原隰如果其里仁爲美曷解痌瘝于猶憶乙卯甫上公車正値兩粵劇遭荐饑時尚罄途資以拯垂斃且徧市饘餅以療啼饑豈彼初心轉眛今日願茲伊始發念施棺額雖儉于三百之錢意必追乎七寸之制所及者繇市城以迨附郭來報者必排里以暨地方因念問舍求田徒自苦兒孫襟裾卽令飯僧侫佛更何若胞與慈悲果其

四顧酸傷何不減廚中之廐馬倘或一班變理寧僅贈館人以脫驂予方快好施者之用得其方又不特無歸者之死安其所因擴惻念再告同心

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幾千百人處湫軀以廣厦何如庇寒士以一席之地乎

烏程沈空菴敦積陰德一日招窮親之婦來家做絲婦忽匿數縷公適遇見即急却步私語曰不該去不該去其夫人訊以故公復曰不該去夫人促語甚力公曰我頃至做絲所見此婦陰匿我絲我雖不道破渠必提抗我又不便安慰彼因此悔我若不去亦不相值也夫人曰我以若爲不可解之事此直易易耳唯俟渠交絲時取看贊其絲好倍予之錢彼婦便以爲不見前事矣公喜甚一一如其所

言其隱德多如此後子孫科第不絕

郭宦維蕃家素豐積穀幾千石遇儉歲穀價騰踊郭君止以平價糶之富歲則積之以濟貧者遇窮親友告賑不難舉十餘石遺之其堂弟富與郭宦等一日宴會其弟因穀價驟踊大怒司庾僕者云向頗積多穀為此奴以三錢五分糶去若留至今不倍取息乎郭宦曰我願兄弟嘗有穀糶三錢五分足矣

倪鴻寶一命浮圖疏中云固有窮谷荒村他鄉別井卧儒游旅廢丐庾因居遠仁者之隣名逸饑民之籍鳩鵠在望殍殣漸繁誰不有懷所患無[illegible]今則曲求巧便別啓因緣不假多施但占一命計自春暮以及秋中為期百有四旬量米日纔五合不過七斗已閱三時今以萬錢廣施萬衆萬腹仍枵苟只一橋專渡一蟻一緡即足為此功德勝于浮圖

嚴養齋有子起一書房於花園中已落成矣接養齋公一看公登樓望之即命工人拆去此樓不知其故人問之曰且拆了我說及拆後問之曰隣家有張姓者亦靑衿也正在此側我以其不利於彼故命拆之耳

張湯一酷吏而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陳平一賢相而史述其多陰謀後世即廢皆遷固識大體關世教處此理正宜三思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看那有不慈愛的聖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的君子

痤瘞文有云父精母血非不愛此皮囊決疣潰癰無計藏茲委蛻數里地拋千萬骨一家人哭兩三般田廬散盡難歸夜雨之魂婦子儕亾誰入春閨之夢爲蟲臂爲鼠肝四大原非

我有飽烏鳶飽螻螘髮膚孰與歸全甚至膾肝益賜君之膳強弱相煎忍心分羊子之羹兎狐不恤豈夙殃之招感致業報之如斯維是百年同盡一性無虧普觀一切一切悉有我身徧遶十方十方皆同佛性所賴弘慈長者碩德檀那破盖慳嗇心空諸苦惱障泚露額邊好是前生曾骨肉痛連肌肉漫從死後結因緣脫饑人之驗輟隣氏之杵各懷匍匐之遺五百斛范麥四十萬郭錢共効扶持之誼自今斂魄潛形莫露此兒窮骨相從此天空野曠漸消昔日若肝腸行見白楊衰草幾番夢熟黃粱更期脫體換胎再世生逢樂歲

莆田有朱上舍家巨富每糶穀時或有人糴數十石者或有人糴數石及升斗者上舍每于糴升斗者雖時極冗忙亦必撥冗先與之人問其故朱曰糴幾十石與幾石者有餘之家

也非轉販求贏即家可宿飽若升斗必係饔人立需饔飧者我若遲延家必受餓故爾獨先耳人服其德令子孫蕃盛科名不絕

凡事存一念天理心雖不必責報于後子孫賴之每日說幾句陰騭話縱未能盡施於人鬼神鑒之

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一家性命所係我卻要在他身上去討便宜能有幾何顧令人嘗面嗟咨背後談議孰爲多寡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昨非菴日纂三集敦本卷之四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顏伯子孝弟醒語云但念得身從何來父母從何往新枝既起舊本為枯菽水承歡何能報荅則孝心自然疼痛但念得茫茫大造出世幾時渺渺人寰同胞幾個幼相濡沫老共護持則友弟自然肫懇

趙衛公融微時竭力奉母貧不能給對婦泣計

無所出一日掃舍獲銀一錠重二十餘兩遂以充甘毳其後大拜賜帑銀百錠受之而缺其一是夕夢左藏庫神曰某年月日相公借用銀一錠覺而徵之與獲銀日正同

李諮有至性父克捷出其母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舉進士真宗見其名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二除大理寺評事累官至戶部侍郎

姚襄戰馬中流矢弟萇下馬授襄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兄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曰鹿得食相呼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唐許法謹甫三歲已有知情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連理木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張京兆公龢少貧嘗躬耕以養父母及登第爲應天府丞時有兄弟相嫉因弟酗酒忤母兄乃唆母訟其不孝入獄公知之呼母爲囚理髮母執梳便潸然淚下遂悔悟求息乃薄懲而遣之母子如初

唐王中書勸孝篇云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食母之肉兒身將欲生母身如殺戮父爲母悲辛妻對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一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濕簟蓆兒眠乾裀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潸身在臭穢不暇思沐浴橫簪與倒冠形容不顧陋動步憂坑井舉足畏顛覆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辛苦萬千端年至廿五六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朋友外追遊酒色恣所欲

日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千里程母心千里逐一娶得好妻魚水情和睦看母面如土觀妻顏似玉母若責一言合嗔怒雙目妻或罵百般陪笑不爲辱母披舊裙衫妻著新羅縠不避人憎嫌不解人羞恠父母或鰥寡長夜守孤獨健或與一飯病則與一粥棄置在空房猶如客寄宿將爲泉下鬼命若風中燭怏怏至無常孤魂殯山谷魂靈在幽壤誰念纏桎梏纔得父母亾兄弟分財祿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等人不如禽與畜慈烏尚反哺羔羊尤跪足勸汝爲人子經書勤覽讀黃香夏扇枕冬預溫衾褥王祥臥寒氷孟宗泣枯竹郭巨尚埋兒丁蘭曾刻木如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不孝頭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著人衣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蚤蚤

悔前非莫待天誅戮

韓宗伯云讓自美德忍微大受況吾宗族中諸父昆弟豈伊異人即一言之忤一事之釁試追念數世前原是一身自然氷消霧釋若不能平心迴慮一涉眦睚操戈同室無論勝負皆爲他人笑端所損多矣

包蒙泉性至孝因劾中官廖彬戍湟中其母夫人年八十餘在堂每問及公家人輙胡盧以居官對也公在戍每得家報不開止問太夫人安否報曰安則取火焚之曰幸老親無恙勿以他事亂吾意也

畢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姊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亾也二姊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

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嘗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因嗚咽流涕授孝經使習大義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相慈孝

李克兄弟六人同爨妻竊謂克曰貧居如此豈能久安妾有私財幸圖分箸克僞許之曰當治酒會族共議其事婦遂欣然布席克於坐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克離閒骨肉罪合遣婦斷涕而去

趙諮少孤有孝行盜常夜刼諮恐母驚迎盜謝曰母老且病乞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吝盜慙而去諮追與之不及

劉璡字子瓛劉瓛弟瓛嘗隔壁夜呼之璡下牀著衣立然後應兄怪其久曰項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

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

王裒字偉元修之孫父儀以直言忤司馬昭見殺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晉也廬墓悲號流涕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則三復嗚咽門人輒廢蓼莪篇母存日畏雷歿後每雷震即造墓曰裒在此嘗有門生爲本縣所役求裒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送生至縣令以裒請已出迎裒具言門生爲縣役故來送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還此生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蘓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塟晝夜號哭嘗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塩

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與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守甚加矜賞爲營塚壙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爭鬬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爲敦睦之行

杖何不痛思伯俞之語土偶當亦摧肝綿定奇溫繹百年之悲石人允堪墮淚

堂聯萃萼愼勿視如路人野急哀鴒何況與爲讐敵聆煮豆燃萁之詠良可痛心懷作粥焚鬚之風固當起敬

歸鉞蚤喪母父更娶而鉞失愛家貧食不贍每竈突烟舉繼母數鉞不休父怒逐之鉞困頓

道中比歸復訴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杖之父卒繼母獨與其子居鉞擯不見因寓鹽市中時私從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後大饑母弟不能自活鉞涕泣奉迎母慙感鉞每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

王世名父爲族侄俊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私繪父象自象帶劍侍立懸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刃鎔鑄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手書忠孝格言一篇佩之既而生子甫數月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一日俊醉歸孝子揮刃碎其首以號於衆歸白其母遂出向所封識租價餽値首狀赴邑請死邑令驗實曰此孝子也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訊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俟一死汪曰簡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

曰吾忍痛六年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簡爲遂乞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絕吭而死

夏暘嚴冬侍父寢溫溺器懷中俟用既死奉主如生存大小事啓而後行母久病親侍湯藥不入妻室者三年雪夜母忽思荔越城叩市憚寒無應者暘哭請乃得暘子爲弟忿毆至斃恐傷母心含淚不言

孫惟忠父葬結廬其側苫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晨起掬雪盥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攜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歎息而去

選地青烏不若蚤安窀穸飯誠白業何如實孝椿萱朝出暮還倚閭近殷佇望客至歸遲嚙

指遙傳心痛逼榆親苟在堂折柳枝無絕裾

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於堦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世人之貧難者無論已亦有富而貴者常羅樽俎會集人客雖日費萬錢略不掛意至於同胞兄弟分門拆戶視若路人或因寸土尺地斗粟尺布計較不已此輩狗彘所不食也

沈之章幼繼從叔恩賢倭夷蹂躪焚掠恩賢為倭所得之章奔救同行止之曰父子俱死無益也之章慟哭曰寧同死耳遂挺身抵倭壘見父方縛擬刃抱頭哀哭願身代父死倭為解

縛使挾登峴得歸後思賢有子章歸宗不受繼父寸土本宗復無分惟甘貧以死

欒顒鄧人少日父亾郢中卽號泣徒步而往負歸塋葬嘗得疾忍而不言嚙被至碎恐母聞之也吏部郎虞果之造訪顒設具惟菜俎而已果之不能食母出其膳果之曰卿過於茅季偉顧我非郭林宗

臨川民吳姓者事母至孝一夕夢神告之曰汝明午刻當爲雷擊死吳以母在乞救護神曰此天命不可免也吳恐驚其母淸晨具饌以進白云將暫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四集雷聲闐闐然吳益慮驚母乃閉戶自出田中以待其罪頃之雲氣開朗吳竟免禍夜復夢神告曰汝至孝感天已宥宿惡宜加敬重也遂得終身孝養焉

趙善應漢王元佐之孫性純孝嘗刺血和藥愈

母母畏雷雷輒走護之寒夜歸恐擊門驚母露坐達旦官江西兵馬都監每四方水旱警報輒不食同官燕會輒避曰此豈爲樂時耶戚敬母病醫藥弗効封股肉以進母不能食而死敬痛絕再三既葬結菴墓旁伏匿其中墓產白芝五本又欲象母事之工莫能也敬伏墓號哭不已母忽見夢于工明日工肖而像焉敬奉之如生士誠陷吳將逼秀水里人官逼敬曰吾忍舍父母墳墓耶乃散財集子弟保鄉里寇至多所焚掠敬所居白苧鄉獨完有司論其功謝曰敬爲墓墳計敢希賞乎

人生不從孝弟起根如脆墻秋葉不耐風雨非落則圮矣他復何問

宋大本圓焰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

王艮冬日至親所親有急務盥涼水乃痛哭曰艮爲人子令親天寒盥涼水而不知尚得爲人乎遂出代親役入奉養惟謹

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即歸養錢塘吳慥洪武聞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劒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嗟呼世之宦游者多矣昕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盼屺目窮心折終不致少露於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

十載出而禓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則前詩可念也

宋司馬光兄伯康年將入十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宋李虛己母喪明已日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患癱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唾於地疾尋平

范文正公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

晉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身溫被延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父殁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殁而杯棬不能飲皆

人子不容已之情也刁少雍少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鮮于文宗七歲喪父以種芋時亾明年芋時對之鳴咽如此終身薛元超祖道衡爲內史時省中有磐石嘗踞而艸制及元超爲中書舍人每見此石未嘗不流涕張根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方病至雞鳴則少穌後不忍聞雞聲趙善應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猪肺爲饍母生歲卯善謂卯兎神終身不食兎徐積以父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爲孝歟他日山行奈何徐曰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耳

李奉先天性至孝父卒既葬竊自數曰奉先兒時父嘗戒家人曰兒幼勿令獨入林野慮其

驚恐今親歿一旦棄於林野吾心安所忍乎乃結菴于墓側晝夜臨哭其中植樹數百株時呼爲孝子林

楊貞復論讀孝經曰每日清晨默坐閉目存想從自身現今年歲回想孩提愛親時光景如何又逆想下胎一聲啼叫時光景如何又逆想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時光景何如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綿綿一氣忽然自生歡喜然後後將身想作個行孝的曾子侍立在孔子之側無限恭敬無限愛樂

載君寔有兄夭死獨身與父母居弱冠不娶曰奈何舍二親與兒女子處乎父歿擗痛哭垂絕者數四已仰見母髮垂白輒自抑或獨身之野外痛哭歸而以歡顏對母又十餘年母病君寔哭甚哀聲達於巷是日忽閴然無聲戶竟日不啓隣父排闥入視其母已死擗伏

母傍面覆著牀上候其息似將絕者急灌以湯得甦隣父責以大義曰毀不滅性若即死鬼其餒乎不得已勉進米旣免喪隣父老力勸其娶妻存祀相與里中得女曰是可以配孝子君差遂有室是時貧甚炊烟屢斷啖麤糲不能飽而歲時伏臘几筵必極豐潔上食時又痛哭嘔血如初喪路人聞之無不揮淚

唐陸南金元感子也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使嶺南逃還僞稱弔客突入金舍金匿之事覺詔御史捕案金當坐法弟趙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惟之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上狀玄宗並宥之

温公家居日嘗處於賜書閣下東畔小閣侍史惟一老僕一更二點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罨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即自起

發燭點燈著述夜夜如此天明即入宅起居其兄且或坐於牀前問勞話畢仍回閣下

不孝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父母憐憫過甚嘗順他性縣拂之則不堪嘗讓他便宜任他佚豫令之執勞則不習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子也子乃敢唐突其父文行藝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也子必欲父之出我下積此驕妬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得出手遂負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言麤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復問其痛癢三曰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態映高堂而機窒甚且明以父子兄弟爲俗物者矣四曰忘恩記怨夫恩習愈忘怨習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見德習久則饜嗛起

一施感恩嘗濟則多寡生一迎面見親累日則猜嫌重況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固嘗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有譽我而被厭者矣有強項吾事而怒號者矣眼前大恩恬然罔識況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寃之痛者哉故人情有至顛倒而不自覺者子之於父母是也此數者皆近人情且其人未嘗無眞性也積久不知其慢耳是宜急急喚醒蚤蚤克治時思冲下時念原本時時入親肺腑中其不爲大孝者鮮矣

唐沈季詮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云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于親乎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頃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異其孝感具祭禮而葬之

宋南鄉縣民楊豐與息女香于田穫粟爲虎所

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搤虎頸豐因獲免香以孝感猛獸爲逡巡太守賜帛穀旌其門

馮孝子行可當父上疏論諸貴人詔下獄問死時孝子年十四隨祖母吳太孺人至京太孺人擊登聞鼓願代死 上弗聽孝子刺臂血上書曰臣父戇罪萬死念臣祖母已八十餘臣父死臣祖母亦死臣寧得不死惟願陛下置臣於辟而赦臣父陛下戮臣不傷臣心臣死不傷天下法 上手其奏繞殿者三命中使廉覘其臂血乃下法曹議末減戍雷陽

趙簡子伐楚與津吏期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其女娟請以身代曰妾父尚醉恐不知非而體不知痛也簡子釋其父

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藥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

其情遂弭耳而去

鄭從易母兄俱亾嶺外歲餘訃聞請行服神宗曰父母在遠當朝夕爲念經時無安否之問以至年餘不知存亾耶特除名

殷近仁家貧與弟原善友愛無間洪武初近仁舉孝弟知平遙縣尋擢廣西叅政與妻皆卒官所遺三男一女咸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如己出親友諷之娶原善泣曰使我娶而不賢則諸孤將安託哉且娶者以爲後也諸孤當有爲吾後者娶復何益

孝友如飲食衣服一日不足便有性命之憂其他如錦綺珠玉有之足備觀美無之亦不甚害今人事事要好却于父子兄弟間都不加意譬如樹木根本已枯雖剪綵爲花能有幾日好看

宋徐積母以疾終積號慟嘔血絕而復甦水漿

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臥苫枕塊縗絰不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顛委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積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太守迎積入學積居州學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時所甘旨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

何倫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日咨嗟涕泣如初喪夜盜入室竊器物倫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

丘鐸葬母於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

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鐸恐母岑寂也輙巡墓號曰鐸在斯其地多虎聞哭聲即避去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叅軍以疾卒於官凝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遺骸以歸東過開封過旅舍主人不與其宿牽其臂而出之李氏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此手并辱吾身遂引斧斷其臂開封府聞之厚卹李氏而笞主人

蘓老泉序蘓氏譜有云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勢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無至於忽忘焉可也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

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

彼獨何心

後漢姜肱與弟仲海季江各娶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作一布被寢則共之兄弟以孝友著

南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亾父母舅姑欲嫁之截耳爲誓不許戸有燕巢嘗兩飛後忽孤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足爲記明年燕復來猶帶前縷女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意重不忍更雙飛當時朝廷聞之旌爲燕門節婦

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亾次兄毘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返毘病得差袞亦無恙

歸纁字華伯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

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簡犯者數四華伯轉賣營救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兒弟均平日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亾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

徐積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卽奔走闤市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太夫人飲食時率家人在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

賈直言妻董氏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年少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嫁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三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以湯沐髮墮無餘

杜衍幼時祖父脫帽使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浮衍一手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不濡

宋黃文節公庭堅嘗與從弟書曰十二伯母嶺後幽居今何如五哥稍完葺廬舍否五哥才力不在人後但因困頓遂潦倒如此兄弟間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己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冲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詒謀卷之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朱晦翁云廣積不如敎子蓋父兄督敎子弟惟在愼擇所與廣延端方博聞者與之遊處化赤鄰丹爲黔邇墨名師勝友相與薰習不覺久而俱化矣

朱溫父誠以五經敎授鄉里號朱五經爲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

溫擧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于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媼深哉此言其于朱五經之學必嘗有聞矣

何元朗云士夫積財無非爲子孫計耳然古人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黃山谷言男女緣渠儂墜地自有衣食分齊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此皆萬金良藥士大夫不可不知

包蒙泉侍御持節按滇墨吏望風解綬按楚爲中貴誣謫戍凡十年其弟孝字子敬爲南道御史有風力後以乞養母歸松人所謂兩路風霜一天雨露者也然兄弟奉母至孝母訓二子絕嚴一日問二郎席間坐何人家人答曰某甲又問談何事曰適其所有一女子謂

可買爲姬也夫人大怒呼二子數之曰某甲者以巧舌誑人者也不親賢人君子而親此輩不譚文史道德而言買姬媵耶吾不忍坐視若敗而家經月不與其子語次子朝夕匍匐跪床頭其兄亦爲涕泣求解必絕其不與遊而後已故松人云一賢母宜乳兩名御史也

陸平泉子彦章己丑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之有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俊毋趨捷徑毋躧權門乃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字家傳箴兒謹佩之足也書至同榜盈坐發視之皆歎服不置

張侗初云吾家鄒金堂舊有四箴先太史本其意而潤飾之箴曰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騖功名

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愼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騖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束修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詘

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癉而細

嘗讀張東海送子弘宜會試詩眞可謂忠孝訓其子矣其詩曰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赴春闈舟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天每愼微直道遜詞眞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傳家數

世惟清儉富貴休忘着布衣爾祖當年愛爾淡爾將成就祖消沉我今白髮空垂淚爾正青年要盡心辛苦一兒支世業叅差諸弟向儒林立身事主無多說忠厚清修是好音

尹焞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出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也伊川聞之曰賢哉母矣

叔姬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飼肸與鮒姬曰不可南方有鳥曰吉乾食其子不擇肉子多不義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甕埋壚陰後攘羊事敗吏至發而視之舌尚存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矣叔向名肸叔魚名鮒

麗德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麗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麗公曰世人皆遺以危余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天下有好茶爲凡手焙壞有好山水爲俗子粧點壞有好子弟爲庸師教壞眞無可奈何耳

膠東嗇夫孫性素孝一日私賦民錢市衣以歸進其父父怒曰爲吏而剝民以奉我我寧寒死不願衣若衣也促歸伏罪後性卒以廉謹稱可謂賢父矣田子相楚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對曰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欲也子其去之田子愧造朝還金後爲賢相可謂賢母矣

懷梅丁公家訓非勤儉難免饑寒非學問難希令善非心地難徼福祉非積慶難延門祚

陳文龍知興化元兵至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元人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唆都往來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宋無失德三宮北狩二邸竄入瘴烟何必窮兵至此我家世受國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二子岐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唆都愀然改容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饑死其母繫送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全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瘞之

桂學士戒子詩云戒汝休貪酒與花纔貪花酒便忘家多因酒醉花心動自是花迷酒性斜酒後看花情不厭花前酌酒興無涯酒殘花

謝黃金盡花不留人酒不賒（此詩於唐伯虎集中載係唐詠句雜和佳成子之詞然亦不知佳何時人俗互傳或錄書以成子之意題）

警世文云讀書知禮之人不可慢他年高有德之人不可輕他忠信逆耳之人不可惱他無父無君之人不可近他乍富欺貧之人不可作他不識高低之人不可採他輕諾寡信之人不可聽他對面兩語之人不可托他時運未來之人不可欺他談量人家之人不可惹他飲酒不正之人不可請他恃力放潑之人不可理他來歷不明之人不可留他貧窮性急之人不可告他凡有落難之人須可扶他

求田問舍士大夫所恥也然就尋常日用間亦有兩戒價不足數銀不足色厄漏于僮僕蠹醸于子孫不可不察也

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家業興於不足敗於太足故須嘗教有些二不足處若十分像意便有不恰好事出來

賀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觀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固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母鷄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對聯當年鷄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者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于嬸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濕上漏炊爨即在牀前烟薰眼淚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即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已酉館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曉揭則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淚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

何亦曰罔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没飯喫寧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念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下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池不計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艘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誡子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逡聖何臚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薦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于微成于慎微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張村居先生東海父也居鄉治家卓然不苟所

立家規頗多其略曰爲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無敎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可給衣奩不必過豐疾必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其鄉人多傳誦之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民未知禮何足深責召其母與之對榻其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拱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劉仁贍在壽州圍久不解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報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

衷觀者皆爲涕

徐曙菴訓銓部公有云數千里違親赴選非素冨貴者逸樂之比臨書停筆一思覺三十年險阻艱難光景近在目前不禁黯然涕流也得意之日當想不遇時之苦自然有退一步法時凜氷兢以留福澤子孫勿隨波逐流也

人謂子孫愚懦者覆宗不知覆宗偏在巧而愎者人謂祖父厚積者貽謀不知貽謀偏在薄於取者

王珪之母李氏謂人曰吾兒必貴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異日房玄齡杜如晦到其家李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宋蘇易簡之母召入禁中太宗問曰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束於禮讓長則敎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賜金千兩

鄭夫人歐陽修之母也少寡修甫四歲嘗晝夜

掇寒灰畫字以教。嘗泣告修曰。而父廉而好施與。吾不及事舅姑。然知而父之能養也。吾不能必而之有成。然知而父之當有後也。吾歸而父。而父免喪踰年。每祭必泣。遇酒餚嘗泣下。蓋以不及養爲恨也。始猶以爲新免喪耳。延之終身莫不然。以此知而父之能養也。而父居官視刑書。每歎曰。吾求其生而不得。是可哀耳。吾抱汝立于旁。指而言曰。吾命蚤夭。恐不及見兒之立也。當以吾言告之。以此知而父當有後也。修乃感泣奮學。舉進士。以直諫貶。夫人笑曰。貧賤素也。汝其安之。後修卒以忠正爲賢相。封母越國太夫人。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恥。母曰。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恥焉。

宋王安石與程明道商政。其子雱囚首携婦人

冠出問何事安石曰新法不行故議之程君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凡安石亂政雱多助成之嘗私與其黨攻呂惠卿爲惠卿所訟上問及安石不知謝無有歸詰得實安石咎不置雱憤恚疽發背死遂絕嗣

朱子語錄中載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爲服忌某人而衰絰以往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有此 我朝兵部尚書茹常衡州衡山人也 太宗靖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鏞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間不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襲都督亦通謀于燕邸其子瑄乃以力戰死于靈壁蘇范可謂見辱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日家庭之教何如也

子弟負美質教以不務實進取獵浮名鑽營逞
玅術凌壓加文弱排擠在同室鬼躁及神幽
福算減陰騭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亾九三曰家人嗃嗃
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
非中而吉

吳仲主將發命置短碣塚上曰梅花和尚之塔
人或怪之曰此有意久當自驗未幾楊髡毀
掘江南諸墳即林和靖孤山之骨不免發露
而仲圭以碣所署疑爲釋流竟免

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就過活震
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患風耳大人不
足應之震怒曰爾必落吾門只可勸吾力行
善事奈何勸吾慳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
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數與之于是
三川之士歸心恐後

洪九霞先生示兒家居十二箴卯辰飲酒未晚脫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溲溺信口譏罵喜鬭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箕踞橫股倚跛而坐當食發嘆見客不長揖聚談淫褻及食桌舞劇詆毀人文行以佐談鋒妄想不可爲不可行之事

趙逢龍官侍講致仕丞相葉夢鼎出其門嘗謂師宅卑陋欲市其隣拓之逢龍曰鄰里初安一旦驚擾非吾所願或問何以裕後笑曰吾憂子孫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正家之道宜痛絕閑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葢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巧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閒鄰里之忿爭皆此流搆之也抑或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朱文公家範一曰妻妾無妬則家和二曰嫡庶無偏則家興三曰奴僕無縱則家尊四曰嫁娶無奢則家足五曰農桑無休則家溫六曰賓祭無惰則家良

奉天之圍將軍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力戰城下兩人皆死重捷之死也賊斬其首棄其身去德宗撫其身哭結蒲爲首葬之朱泚見其首哭結蒲爲身葬之忠義之士不惟哀慟人主卽寇敵亦感焉日月之死也朱泚歸其屍於長安厚葬之其母不哭也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悖逆之臣不惟上干天誅卽父母亦惡焉

羅栗齋訓子富貴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

童子讀書先令蒙師逐字粗解不惟理明易熟大凡從幼識得便終身不忘大來究解行文亦自省力

唐穆宗大漸內臣議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惑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遽行遷逮幾於革命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心奈何今日驟興此議今皇太子聰睿卿等各宜愼擇耆舊違屏邪佞宰相任名賢內官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劉任太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徇此請當率子弟納官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兄

陳壽巡撫延綏與虜戰三勝或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

唐僕固懷恩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酧汝不淺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李懷光初蓄異志其子璀從帝啓曰臣父必負陛下願蚤爲之備及懷光敗而璀死

君子謂懷恩有母懷光有子

白樂天悲哉行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女光明膏粱肌手不把書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勲戚資春來日日出服御何輕肥朝從博徒飲暮有娼樓期平封還酒債堆金選蛾眉聲色狗馬外其如無一知山苗與澗松地勢隨高卑古來無奈何非獨君傷悲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也

鄧高密首翊漢光郭汾陽再恢唐祚勲名富貴相當也顧高密子十三人各執一藝以自食其力汾陽子二十有四皆驕縱侈肆而不知

檢其末也追高密之美奕世顯榮悼汾陽之裔古槐疎冷何大相懸哉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沒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下押字仰珙刻石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

穆伯之絕嗣也

方峻於所居東北鑿一井旣成着公服焚香而禱之曰願子孫居官淸白有如此水

文文山死宋烈矣其嗣子陞仕元爲仁宗集賢學士或挽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史載文山子俱亡治命以陞爲後而陞者其弟璧叔子也璧附元當時有詩云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則陞之仕元有自矣文山不幸以爲嗣耳

劉溫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溫洛之叟耕釣烟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爲名臣

羅狀元倫及第初嘗與叔父書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爾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

與天壤爭久云○

義熙中何叔度官太常致政子尚之以吏部歸省叔度問曰聞汝行日傾朝相送可有幾人對曰數百叔度笑曰此送吏部爾非爲何德彥也昔殷浩作豫章郊餞者甚衆及渡泊江亭積日乃故舊無復相窺者世謂尚之立身簡約實本叔度之敎云○

蘇叔黨過嘗讀南史東坡卧聽之因語叔黨曰王僧虔居建業中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宋左丞蒲宗孟其家多書建淸風樓以貯之嘗作訓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

宋藝祖初修汴京趙普奏圖取四面方直上覽而不悅取筆塗之命以一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註云依此修築人咸罔測及奸臣蔡京擅權撤而方之如矩雖甚藻飾無復曩時之堅樸矣靖康胡馬南牧粘罕斡離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藝祖沉幾遠覩至是始驗

陳咸萬年子抗直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嘗病召咸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曰乃公教汝睡不聽何也咸跪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耳官至御史中丞

徐曙菴封君訓銓部公摘略云最妙是一個逆字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以往與順有盡而來與逆無窮也今人處順境富厚榮華現成受享有何意味唯逆則艱難險阻中陶練

得幾許不朽事業是以豪傑一遇逆境便看作天心仁愛喜不自勝打起精神不肯當面錯過逆來順受四字隨處當書之以粘于座右庶觸目警心隨在當有自得處吾祖宗千百年血脉長發汝身勿效福淺之輩一得志便逐紛華血食之軀受用有數而將來無窮之禍已暗暗消鍊于此中矣天與汝以富貴汝荅天以媮惰鬼神能無不平乎

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而父而祖皆前世也釋氏曰要知後世因今世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世也是所當發深省者

李文節燕居錄云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凉嘆人情之薄惡予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歿則人思彼寂寞于生前而榮華于身後

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算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弟自秀才至出貢廷試余未嘗出一力就教時有友在銓司暮過余問弟不置意甚厚余辭以有數存焉幸無留意及選得邵陽余教以官方弟得士心監司擬薦而直指惡余削之既而陞翁源余爲索文憑于少宰少宰訝余何不相聞可以善地處也余嘗謂兄弟三人二人有官余復居此地天下大官小官俱吾家做了子叔疑爲政不用使子弟爲卿季孫異之況爲政而用者乎余蚤欲以公倡百僚而弟恬然不言不得善地不慍家庭閒語不及利出京之任皆自僦夫馬辛苦淡薄至于沒身賢如吾弟者亦少

矣

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豳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誶罵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說聲也諂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雞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來乃從祖父積惡中來平日事事苛刻計便宜凡損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

李文節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僕公

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溫慰勞後詩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游泮乎納粟乎抑九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旣不出此則謹不知季允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以原帽何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徇俗也弟奉命惟謹夫以元老之弟即屬布衣何嫌儒服而公繩以本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弟之醇謹正兩相成哉

萬士和士亨舉進士其父古齋公每遺書云願若輩爲好人不但願若輩爲好官

武康駱乾沙宗伯宦於京巡鹽閻直指其門人也一日以院胥缺一名爲兩公子壽公子以未有父命辭直指笑慰之曰此聊爲兩世兄蔬果資曾區區者而亦聞之老師乎兩公子終不受而分之戚黨不敢重違直指意也噫今之僞作父書以干澤比比而是如駱公子

豈非濁世之翩翩者哉然亦可想見其傳家之詩禮矣

昔有某初拜官將行其兄戒之曰入言官品定於生初我謂人品定於官初故做官全在立脚之始起處不失脚便終身不錯趾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爲名言

吾友某某某諸子皆美質高才可芥拾一第而或終于矜或以他塗自致則多錢爲之祟也自少而長宮室衣服飲食妻妾之奉擬於王侯豈復能苦心力學與寒士爭一日之短長疏廣有言賢而多財則損其志信夫

余宗韓夫人御史中丞雲谷公少宰念齋公之母性嚴毅課子誦讀不中程輒被撻中丞公

未冠嘗擁爐坐夫人見之誚讓加以捶楚後中丞歸老于家聞其子婦撻兒輒泫然曰吾不聞此聲久矣後其孫路叔亦登第家人有嚴君則子孫必循禮法唐劉敦儒事親孝親心緒不寧輒鞭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李道樞母盧氏性嚴道樞聲名已聞又在班列賓客至門往往値其受杖如此家風亦何可易得

唐五經嘗言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鬻奴婢而食也今人言敗家子始爲蚯蚓食土鬻田地者是繼爲白蟻食木鬻屋宅者是繼爲鱷魚食鯤鮞鬻子女者是後遂爲虎狼爲梟獍無所不至何但三變而已

孟恭武宗從李肅學母爲作厚褥大被人問之

毋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與爲廣被庶可氣類相接後宗遂爲大儒今人有別業園亭靳不與人讀書恐毀傷其薪木令子弟日與氣類相隔是其智不若婦人無惑乎書種之終歸斷絕也

士大夫子弟類欲起精舍讀書不知科第中人十九是借人屋讀書者正如僧家閉却許多僧寮不肯住却欲造靜室修行眞修行人豈須靜室深公有言未聞巢繇買山而隱

陳堯佐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曰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爲榮

竇儀爲人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郎二侍

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劉贊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宋陳襄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

陳堯咨精於弧矢自號小繇基爲知制誥出守荊南回其母馮氏問之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堯咨善射無不歎服母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不肖子不肯作家無論已至如肯作家者十分精緊一絲不漏亦不是好消息其家必有奇禍須是從寬一分留有餘不盡之意祚方綿遠

宦家子弟凡居屋器用僕從輿馬之類俱貴雅

淡不宜使俗氣撲人

一家之中安頓得許多入口無失所無間言便是大經濟然非細心體察不能

治家者當先治守家之人不汲汲于此而孜孜于彼者非計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坦游卷之六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司馬溫公家居時春夏多在洛秋冬在縣每日與從學者講書用竹筒貯籤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籤令講講不通亦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煖講一杯一飯一麪肉菜各一而已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至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

獻薄禮乃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也公亭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畧說公即取紙筆書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四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頃謝曰某生平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畧不介意

金陵吏愚人呼爲吏癡女笄當嫁壻貧不能具禮吏詭攜觀燈同妻送至壻家取笑而別

夏原吉治水江南至崑山寓千墩寺中公所居不陳儀從坐一室觀書如常人有鄉民數人來寺遊觀雜坐其旁既而問僧尚書何在僧曰觀書者是也民惶懼奔走公殊不爲意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屬清閒之燕　上顧問曰卿髯甚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將寘之於外

乎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諭以鬅賓之內外悉不安一夕不能寢蓋無心與有心異也

凡人燕會交接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以類推之忌諱甚多須用心檢點一番切勿犯人所忌令人愧憤亦君子長者之厚道也

伸允文家貧不治生產其配絣繴洸助之猶不給也允文獨夷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曰姑一食

處世要牛馬恁呼處心却鳥魚自適不能鳥魚自適必不能牛馬恁呼此却與衆浮沉者過

別

余幾番見某事以爲必如此然矣而卒不然幾番料某事以爲必出若人矣而卒非其人乃

知事不可私計人不可過疑
飽諳世故一任覆雨翻雲總慵開眼會盡人情
隨教呌牛喚馬只是點頭
大著眼睛看縮著嘴頭說硬著脊梁擔放著肚
皮納立著脚跟做
寃家恩愛心當作平等之觀上帝悲田眼不見
可憎之物性鮮貪嗔六時畏作惡業趣能領
畧四季都是良辰昔人不云乎此老終當以
等死
甫君載甲操戟李昺一夕九徙每出劍戟自隨
李林甫重門複壁仍一夕十徙出入金吾清
道其覘韓魏公之揭帷示刺客郭令公赴魚
朝恩宴止家僮數十人度量廣狹何如哉
王鞏字定國坐蘇軾黨貶賓州軾臨北歸別鞏
由侍兒柔奴進酒軾問柔奴嶺南應是不好
柔奴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軾因作定風波

一詞以贈

程伊川父駒尉盧隣廨中多怪一日家人忽告郡君有鬼執扇者郡君曰天熱故爾又一日報曰鬼鳴鼓郡君曰予之桴自是家人不敢復言怪亦絕

歷代縉紳之禍多肇於言語文字之激是故誹謗激坑焚之禍清談激黨錮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禍生於激何代不其始也一人倡之群起而和之不求是非之歸乃譁焉狂焉牢不可破其卒也不可收拾則所傷多矣

邵康節會有四不赴謂官府公會不相識會大衆廣會勸酒醉會又有四不出謂大寒大暑大風大雨有五樂謂樂生中國樂爲男子樂爲士人樂見太平樂聞道義有五喜謂喜見善人喜見好事喜見美物喜見嘉景喜見大

禮有四幸謂幸長年爲壽域幸豐年爲樂國幸清閒爲福德幸安康爲福力有三惑謂年老不歇爲一惑安而不樂爲二惑鬭而不清爲三惑

寇平仲丁謂同列嘗會食中書平仲羹汙鬚謂徐起拂之平仲笑之曰參政國之大臣爲長官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嫌隙愚謂此過在平仲也拂鬚之事雖媚寔敬儉人如謂知敬享公寔難從而斥之設多行無禮將若之何異日到海之行態恨於此豈獨孤注者爲哉有味哉不惡而嚴也

山濤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等并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雅重而不因晉公

以進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處世如二公亦足矣

張洪陽曰我無是心而人疑之於我何與我無是事而人誣之於我何慙縱火燒空何處著熱風波洶湧虛舟自開

郭文河內軹人隱大滌山中嘗有猛獸張口向文文視其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明旦獸置一鹿以報王導聞其名迎至朝士觀者如堵文頹然箕踞旁若無人一日忽求去結廬臨安窮谷間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以爲先見

魯宗道眞宗時爲諭德嘗遣使召之宗道方與鄉人飲酒肆使者曰　上訝來遲何辭以對宗道曰第以實告飲酒乃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使者如其言　上加忠實拜參知政事擧朝憚之目爲魚頭參政

天者付之天不與我事人者付之人不與我事子孫者付之子孫不與我事我者付之天付之人付之子孫亦不與我事方謂之息機方謂之省事漢方謂之了心人

有心應物不若無心甘心履危未必逢禍縱意處安未必全福

蔡元定從朱熹遊韓侂胄秉政遂朱熹僞學之禁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怡然就道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多欷歔泣下者熹徐視元定不異平時歎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貽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自懈隨也

東坡在惠與參寥書云貶所便過一生也得人懼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獨瘴氣若若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裡死漢

尤多若坡公者可謂善處憂患矣

太祖既廟祀歷代帝王自伏羲以下皆塑像至元世祖其面屢污淚痕塑工頻修飾越宿如故　上聞之幸廟對之曰癡韃子爾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百可謂幸矣今日曆數在予汝之子孫曾不加害但驅還漠北我之待勝國可謂恩而有禮矣汝復何恨空自寬釋毋再啼哭爲也明日視之淚痕遂滅

胡邦衡謫新州李彌遜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惟君子固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天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

記問辯說皆餘事也

山堂禪師曰蛇虎非鴟鳶之讐鴟鳶從而號之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鷃鵲之馭鷃鵲集而乘之以其無異心故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古人與蛇虎爲伍者舍達此理也

桂靜臺先生曰惱怒只害得自己何嘗害得人其能害人者必自惱怒生出枝節也先生書齋對聯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嘗如萬斛餘

道人居塵涉世須心坎中自作一活計事到隨宜應之既罷得片席便據以爲安大都與出作入息爲緣是安樂法

黃山澗中生斑魚如蝘蜓而無足舍舍水登木隱樹杪叢葉中仰戶水汪汪然渴鳥過而飲之輙箝翕曳而入水恣其嚵嚼小蟲設機陷物隱慘乃爾可畏哉

人生墮地名位分數已定非他人能提挈亦非他人能摧敗把柄在我進退有命小人枉用算計君子無勞準備

程明道終日端坐如木人焉操行甚嚴毅及接賓客令人如在春風中未甞稍以意氣加人故黨人之禍獨不及焉

溫公有一僕二十年只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因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公相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東坡壞了

韓持國知潁州時查彦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彦終身銜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爲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之二事絕類而一啣一謝固自其品不同然持國厲聲而叱之故其人多怨晉伯平心以道之故其

人多悅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
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蛇虎非噬人人先藏殺意逢人料必死先發求
生虺若與共忘機怨毒無報施虺蝎變吉祥
和氣消陰鷙

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志不驕人面無德色氣能
自勝面無懼色量能容人面無怒色所務在
內面無慙色故曰君子不失色於人

[illegible]妬嫉字皆從女何居曰女子陰性多妬嫉
故字旁從女明其非鬚眉丈夫事也以丈夫
而同女子之行豈不可恥

唐開元間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
薦以至同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
書知東都選事知古卿之崇二子分司東都
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
以聞它日明皇從容問崇卿子才性如何今

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聞耳明皇始以崇必爲子隱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必德臣容其爲非故敢干耳明皇於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故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爲私於臣累聖政矣明皇久乃許之知古罷爲工部尚書

師蟻馬之智慮切莫忽略下人覩龍蛇之蟄伸何得欺他貧士

人人賦性寧容一例苛求事事憑天未許預先打算

彌天羅網何勞妬彼高才徧地貨泉奚事忌他富室分付都緣造物相形切莫煩心

閙儔人行一舍○事腄夢代渠喜歡○見同類作一

非爲○寢食替他憂惱○

或問生死○曰晝夜○或問今生來生○曰今日來日○

或問佛土○曰清淨慈悲○或問地獄○曰貪濁忿怒○或問快樂○曰知足○或問尊榮○曰無求○或問報應○曰形影○或問長久○曰如嘗○或問享福○曰無禍○或問壽考○曰不朽○衡山石頭希遷大師○有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又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予愛禪家此語○亦設一問○如何得心地清涼○當荅曰○誰令汝熱惱○又問如何得心地安淨○當荅曰○誰令汝煩動○

直道不乏心知○評鳳評鴉儘聽○橫目槩多肉眼○呼牛呼馬俱安○

人有偏才○相得交濟○昔寇至人竄○獨遺躄者盲者待死耳○然躄者指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

皆免乃知兩相爲用則無偏廢之才

綢繆太多轉是道誼之薄檢點愈密益深變詐之憂

王弘之會稽上虞人性好釣每垂綸時人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故舊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吳競祥符人嘗與劉子玄撰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執魏元忠事及說爲相閱競曰劉生書魏公事不少假借奈何競曰子玄已亾不可受寃地下競實書之聞者嘆其直

世局棋新不著最爲高手人心兵險無求安有敵頭

我于人一切寬解成就諓合如此不足爲恩人于我一切橫逆誹詆實無所傷未足爲怨非恩而望報祇怠我之先施非怨而報人復生

彼之攻擊

裴度東都留守因閹豎擅威力請罷治第集賢里日與白居易劉禹錫文酒相歡不問戶外事毋使臣自洛來　上必問度安否臨卒謂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可爲恨耳

人處斯世終日在戈矛中若一披甲擁楯以不肖之心待人未有不中其傷者一味淸潔原守以靜而待以誠渾渾焉無所露庶可免于患乎

范淶爲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前撫踞見之後庭謁拜俱遠在蓬外風雨不問淶欲復舊制乃於新撫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淶且進且顧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蓬內行禮各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淶退至門外與衆官作禮爲別更不言及前事而

散

李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卽却掃隱几庭無人跡有問其術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

曹公時中年八十時作壽藏於親墓側每日餐罷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未判之初我復於初且得侍先人無不適矣

揀好事做遇不稱心事便困躓揀好人接遇不如意人便煩惱只此已在事物鑪鞴中如何能鑪鞴事物故曰大冶不擇金良工不擇玉

人苟平心便覺有恩無怨徒知有我便覺恩假怨眞

張莊簡公悅與莊懿公鎣一時皆以尚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隔數十武兩公元旦入城祝釐則偕出而往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吾松櫛工之稱也兩公與爲老鄰肅章服拜之櫛

老則戴老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脩賓主而出當時風俗之厚如此

沈愷爲寧波守有悳政高曠明爽詩文妙天下其堂中有春帖云身入兒童鬬艸社心如太古結繩時鳳老和易坦蕩眞有藾長公眼中未嘗見一不好人之意遇兒童走卒亦煦煦然仁愛之每蚤起卽作詩寫字稍暇則黏碎石爲盆池小景令人悠然有林壑之思凡燕席中有戲劇卽按拍節歌有不叶則隨句正之終日無一俗事在心終歲無一俗人到門壽登八十嘗如小兒蓋近代異人也

陸平泉九旬之外每遇佳風日卽乘兜子縱觀街市子孫扶掖家僮簇擁飄飄乎仙也隨觀者百千人一日坐門首有老者熟視請問老爺何道致此上壽公第云日食龍眼當有効老者曰貧人何能得此公親以一掬畀之

蔡公龍陽繇浙轄遷蜀時江陵嚴禁驛遞公微服宰蒼頭持行李附蜀商歸舟舟中與商人迭爲賓主了無城府及抵省守道官吏來迎者千人商驚怕叩頭請罪公曰今不用驛遞欲獨買一舟則太費說明又不便相與所以不言何必介意

邵康節先生云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

王見峰云跛者羨行徒者羨乘不跛不徒復有所羨人心何嘗有足時會做受用人急事化緩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以電光泡影視幻身以浮雲秋水視世態盈虛消息坎止流行隨其所止坦然自得

知足歌云人生儘受福人自不知足思量事累苦閙著便是福思量饑寒苦飽煖就是福思量病時苦健著便是福思量危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監禁苦放著便是福思量死來苦活著便是福也不必高官厚祿也不必堆金積玉看來一日之間許多自然之福只因看不破譬喻一譬喻五行以分定知機便是福終日竟戚戚惟是不知足本是無事人討得擔心曲本是溫飽人弄得缺食服本是強健人縱得病拘束本是平安人幹得危險辱本是無罪人惹得入牢獄本是長壽人作得死催促世間能幾人會享自然福我勸世間人不要不知足富貴非力求迷途空碌碌

警世語云風波境界立身難處世規模要放寬萬事盡從忙裏錯此心須向靜時閒路當平處行便穩人有長情耐久看直到始終無悔

吝總生枝葉便多端吾生落落果何爲世事紛紜沒了期少算人皆嘲我拙多求我却笑人痴庭花密密疎疎葉溪柳長長短短枝萬事欲齊齊不得天機正在不齊時

屏之張也直則不可立必也回而曲之輪之轉也方則不可行必也揉而圓之處世亦然雖然屏必有幅輪必有軸屏雖欲曲不可不齊輪雖欲圓不可不正君子自處也亦然

境而不能享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耳方是大受之器

事勢已成敗局就該撤下留在胸中越添鬱悶事機未有頭緒當聽自然强去營爲多遺悔恨

聽不平事徒惱胸臆接不平人徒減飧眠此沒身涉世不了之苦海也吾安能以一身當之哉不聽不接自登彼岸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繇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

友誼之薄緣訂盟之濫而責報之奢夫濫于訂盟既視之太輕奢于責報又視之太重兩情冰炭并用之一人即父子兄弟不能強其遂願況泛泛者乎

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能與善人居不能與惡人處畢竟是學力未到夫惡人如蛇蝎猛獸戾氣所鍾造物猶予能絕第當節待之使不能為害而或介介疾視若旦夕不可容多見其不廣也

文清曰或問人有慢己者何以處之曰使記有

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已無可慢之事則彼失
矣失得在彼已何與焉
傷心之怨莫如攙利淩世之恨無如發隱發人
隱私人誰容我奪人利益人誰甘我出爾反
爾戒之哉
普濟人利物之澤以積陰功養優閒澹漠之衷
以綏末路
兎死狗烹鳥盡弓藏越王漢祖之事後（[illegible]）有之謀臣猛將以此終悔者多矣東魏邙山之戰彭樂以數千騎入魏軍魏軍既敗高歡使樂追宇文泰泰窘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樂從言遂歸渦水之戰慕容紹宗以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衆大潰以數騎自硤石濟淮使人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樂紹宗之不終臣事罪則有在抑繇後世君臣之間有不足相信者

遂致如此樂紹宗豈獨欲養寇自資而留患自救之心不能無也高歡臨死謂世子澄曰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歡之疑樂蓋自其追黒獺時已深噤齘知紹宗之才而故不之貴使澄私其恩而爲澄用然竟何益高氏父子若積誠御物物以誠應彭樂自可腹吾赤心紹宗亦何必庸此形跡預使激誘吾有機心于此苟非頑然者亦豈不知而肯一一墮吾計中歡之所言徒斃樂耳紹宗非陳元康素安其意其肯爲澄用耶

隨緣方便念念寬和事事利濟俯而從人曰循易而可親曰艮莫錯會了客如秋荼察見淵魚非所以養平和之福

人世無一刻不是緣無一處不是緣無一人不是緣爲世間人只好隨緣度日何必強生分

別打破緣因

四海和平之福只在隨緣一生牽惹之勞止因好事

人有未可遽格者與以入之事有未可易處者靜以制之效有未可驟致者安以待之

余每言人觸事有三等太上如張網任風東西吹聽其直過都不攬惹次如火炮焠着即發發過即休最下如氣球盛却一肚皮氣緊拴却口不至爆裂終不消也噫亦苦矣

唐玄宗于端午日賜丞相鍾乳宋璟璟命付醫人合鍊子弟曰上所賜當珍付其家必遺竊匿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眞長者之論

應事接物須是以靜待動以閑處忙如水流而境自靜雲急而月自遲纔有無限光景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

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刻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游可也

人要有轉念轉念蚤則愁煩中可覔瀟散境界不然恐俗障沓來祇徒憂而無益人要有餘地餘地留則馳驟中可存從容趣味不然恐快心事過或涉險而難收

溫公嘗言劉器之平生只是一個誠字更樸不破居嘗杜門屏跡不妄交游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公歿士庶女婦持薰劑誦佛經而哭者日數千人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顏如生驚曰必異人也葢棺而去公嘗自謂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及得罪章惇必欲見殺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爲隣高竇雷化說着也怕八州要地安世遍歷七州然未嘗一日病

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何以至此曰誠而已

視天下事皆如飄瓦虛舟順逆偶然葛藤盡掃便令來去無心視天下人皆爲前因宿果究親平等罣碍都捐得了多少自在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人說好那能使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十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

遇事只一味鎮定從容縱紛若亂絲終當就緒待人無半毫矯僞欺詐雖狡如山鬼亦自獻誠

盧多遜與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繇是目昉爲善人

昔聞一長老云人情有何難知但從不好一邊求之即得矣此衰世之言也

心無機事案有好書飽食晏眠時清體健此是上界眞人

廉所以懲貪我果不貪何必標一廉名以來貪夫之側目讓所以息爭我果不爭又何必立一讓的以致暴客之彎弓

或薦梅詢可用眞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沒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嘗問蘓子容云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耳

黃魯直云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薾然疲役此何理也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魏公公曰勿

以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吾輩治家于凡五穀菓茹之類皆須自爲料理至于下人偷竊自不能免但不至太甚則可矣慈湖先生曰先君常步至蔬圃謂園丁曰吾蔬每爲人盜取何計防之園丁曰須挤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君因欣然顧其曰此園丁吾師也作家者宜知此意

韓魏公晚與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深服須以不了了之隨身有無隨家豐儉隨緣順應一毫不起非安之想分外之求則身家之事一時俱了若只在身家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處天下事前面當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當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扣[illegible]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

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有才之小人則又難待有功之小人則益難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己不可太峻

雲間陸學士謂凡處人己之間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如魏沈介以舟行遇風絕糧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姚命覆鹽于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齊王修齡貧乏陶範以一船米遺之却曰王修齡雖饑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陶胡奴此皆以氣加之者也

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

昨非菴日纂三集頤眞卷之七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人身視聽吸齅言動思想俱屬陽火內中精髓血脉則陰精也陽一動便能爍陰專恃陰精充溢足供其揮運耳素問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降者降伏之降陰不足而受陽之制立見枯竭矣

水中所生之火冲融醞釀眞陽也眞陽生陰離

水獨制之火燒灼焦熬驕陽也驕陽耗陰人見美麗及淫褻事熾然舉一念不獨陽道興舉而四體盡覺焚如稍久即火逼金鎔關元已滲泄矣若原無一念而腎中眞氣自生薰然遍體暢不可言以意煉之即丹母也

電轉雷驚自歎浮生四十年試思量往事虛無似夢悲歡萬狀合散如烟苦海無邊愛河無底流浪看成百漏船何人解向無無嘗火裡鑄打身堅須臾便是葬顛好收拾形骸歸自然又何須著意求田問舍生須宦達死欲名傳壽夭窮通是非榮辱此事繇來都在天從今去任東南西北作個飛仙

葉石林住吳興山水幽絕處終日聽泉弄石讀書談道晚而有得慨然曰自無知求有知易自有知入無知難其見解卓矣

白石生辟穀嘿坐人問之不答固問之乃曰世

間無一可食亦無一可言采雲膏霞液精神自往來而已余以爲精神自往來卽雲膏霞液也熟讀黃庭乃見此理

道書極貴口中津液謂之金醴玉漿無事靜坐漱而自嚥不徒灌溉五藏亦能止滅心火不使飛焰乃旣濟之理也然非淡素自茹纖黑自攝則焦吻塞喉正恐無唾可嚥耳

種荷萬柄蔭蕉半畝日夕起居其間能令寬夢馨香肌膚翠綠每六月思逃暑不得輒兀兀坐作此觀

心中須常令有一種恬適處絕糈不憂山崩不愕此是自身大受用却勉強不得亦對人說不得

嗜欲之來薰心動魄如不可忍及所之旣倦便似嚼蠟故久宦思田困酒思眠也惟學道者澹然相求久而不厭

陽明曰今之訓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志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謂之致力於學問者

壁拈又曰心從收處放身向靜中忙故養性存心惟有戒慎恐懼朝乾夕惕乃能閒適逍遙

慈湖有言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貯却自己此于學人分上直是淺淺事鮮能克究能不爲宅子田園所貯者方能不爲宇宙牢籠世情羈紲無古無今浩然天地

予以不貪之故獲舍利者三不涉畏途不履危機一也量入自足身閒氣和資養生之道二也習靜悟空深知理性之法三也萬事貴得中日過午則昃月過盈則虧物過盛則衰器

過滿則溢必然之理也世人昇高位積羨財不務得中貪極致禍者多矣宜自戒之也

吾居靜境可比華胥之境吾爲逸民可比葛天之民吾聞和聲可比鈞天之聲飲食節約無求滋味寢興順適何須外嬉不改其樂永錫難老動與吉會其如予何

百骸導引貴乎動久久必和柔此道家之妙用也一心檢攝貴乎靜久久必凝明此禪家之妙用也非二妙用吾何所歸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白香山自言久宦蘇州不置太湖一片石人曰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此言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丟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陳摶唐僖宗封爲清虛處士賜宮女三人先生作詩曰雪爲肌體玉爲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高僧巍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巍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

卞令鳳林寺唐時禪師圓脩居此棲息松上白樂天守杭嘗往參之曰太師居甚險師曰太守險樂天曰弟子居處高堂何險之有師曰心火相搆識浪不停得非險乎樂天服之

邵康節先生詩曰閒居愼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揣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楊升菴書云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而招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

與皆罪也不工則不可出工則疲精敝神皆累也用是勇念書壁云老景病魔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逕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庶餘年耄齒得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擾擾應酬何異於塵勞仕路哉縱使藝文志書家傳人誦盡爲我製何補眞我哉

人主壽者漢武帝七十餘梁武帝宋高宗八十仁漢武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勅賀琛曰朕不與女人同室寢亦三十餘年此致壽之道不繫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繇稟厚而寡欲爾

立夏日兒童遶隣乞米抜籬筍寸斷之雜煮作百家飯老幼分啖云食之可一夏無疾村民亦競采艸木嫩葉揉粉製餅餌相饋遺時梅已如彈朱櫻的皪可愛陰森中忽一風來作

百和香不辨何樹戴勝黃鸝遠近咿啞不衫不履徙倚林塘幽絕處亦歲時最佳候也若營營碌碌者竟成錯過而已

凌恒達不樂舉業入計籌山學老莊道既通玉守誠呂仲實博士張翕危素數從問衛生之要術應曰形骸者氣血也金丹者艸木金石也血氣有時衰耗艸木金石其能延駐之耶又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天地清寧萬物化育是之謂大藥上丹衛生之要也

東坡在惠時佛印致書云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駕鸞鶴翺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

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著衣喫飯處屙屎撒溺處没理没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

貴人文高獲第隱士心薄功名貴人歌朱雀隱士盟白鷗貴人擁天祿著書隱士據虎皮談易貴人侍玉皇香案隱士禮繡佛高齋貴人五色宮袍隱士四時毳衲貴人高車隱士高枕貴人千鍾五鼎隱士雞黍肥豚較對雌雄未易優劣也

已往事勿追思未來事勿迎想見在事勿留念隨覺而止習以爲常久久彌堅不煩多學

道士吳洒虛好睡終日人號之吳睡其言曰人如要閒必先學懶若不懶定不得閒也

趺坐空霜根老樹偃仰空漏月疎林寢室曲傍巖阿書案平張松下階除步步芳艸軒檻處

處名花語鳥一籠半睡半醒中着耳文魚彌

沼無情無緒處憑欄掌獎理籖必須雪子賡

吟共釣悉是烟流怒則折劍揮空曰丈夫適

志須富貴何時喜則短琴橫膝曰高山流水

定有知音但持僧偈何必作酸餡領頭雖頂

儒冠定不下冷猪肚脚盟諸心矣寧費口詞

俗事有要急了者有宜姑置者了之所以安心

也置之亦所以安心也不了又不置終日縈

懮擾擾苦矣究竟於事亦無益

每旦日將出時向明端坐兩手交握兩肘脇緊

縮尾閭令腎氣緣夾脊上升至泥丸中下貫

兩目旋轉數四想日有金光微啓背見日中

金光注射兩光內外相合仍入兩目從上齶

降下腹中至氣穴而住仍稍用意存之如此

不拘遍數久之覺有紅日一規甞在胸懷間

此不死之道也鸞珪云人所以生者得陽精

耳目爲陽宗常存之安得死

內經曰膀胱者決瀆之官化物出焉其言肺又曰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蓋人身所化之物唯溺爲多以其爲濕蒸之氣醞釀而成若大腸所出則物之渣滓耳非所化者若腎之精肝之淚肺之涕心之汗則又各乘感而生非順化所出者是以化物獨屬之膀胱之溺余嘗深察之膀胱一臟不獨化和氣爲物而溺出之亦化病氣爲物而溺出之凡病氣重則小便必澀病氣蘓則小便漸通人之一身能洩病氣無如膀胱者膀胱之水洩則脾土實脾土實則肺金清而心火降百骸自理矣是故養生則以實脾爲樞治病則以疏膀胱爲樞食服嘗溫一體皆春心氣嘗順百病自遯

東坡居嶺外問長生訣於吳復古復古告之曰安日和安則寧一而精神不擾和則優柔而

情思不躁卽老氏致虛守靜之旨也

佳木有蔭淺水有紋坐涼風臨清流而意不在吏道之惡也

語云道在屎溺余察之道眞在屎溺也東坡云要長生小便清要長活小便潔要延年清小便麻衣和尚之師乃山中一老僧每十日半月一解大便其矢圓潔如彈丸落地硌硌然如磚石此經眞火久煉若土之經窰燒造爲磚坯耳其人年二百餘歲不疾而化麻衣尚爲童子時也

春去春來朱顏容易改花落花開白頭空自哀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訪蓬萊神仙安在哉清閒兩字錢難買何苦深拘礙只恁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別無閒計策

世間唯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亾而方士

之言曰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以長生既快嗜欲又得超勝何憚而不爲耶予以理情揆之恐無此大便宜事不敢信也

予遊褒禪山石岸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卧予坐久之乃驚覺相向熟視予曰方聽萬壑松聲泠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遙潁水之上予私揣此道人識歐陽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滚滚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碗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曰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枕頭予甚愛其風韻恨不告我以名字

坐多於行默多於語質多於文恩多於威讓多

於爭介多於泛閑門多於出戶歡喜多於嗔如此者貪多獲福自無量

了塵吟云半間屋六尺地雖不莊嚴却也精製蒲作團布作被日間可坐夜間可睡燈一盞香一炷石磬數聲木魚幾擊龕常關門常閉好人放叅惡人迴避髮不剃肉不忌道人心腸儒家服制上無師下無弟不傳衣鉢不立文字不叅禪不說偈但無妄想亦無妄念貪榮不圖利無罣礙無拘繫了清淨緣作解脫計閒便來悶便去省閒非省閒氣也非菴也非寺在家出家在世出世即此上乘即此三昧日復日歲復歲過我這生任我後裔

道人訓于子曰爾能居室如寄使僕如假起處如在塗飲食如受乞郎無病矣

滿目經綸且寄花開葉落當場嘯傲那知鳥去雲來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世之人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猶以爲不足不知鶉衣縕袍者固自若食不過滿腹羅萬錢之珍猶以爲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墻猶以爲不足不知繩樞甕牖者固自安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筯猶以爲不足不知污尊杯飲者固自適惟其不足是以心之放僻意之奔馳無所不至以有限之年濟無厭之欲何時足耶歲月易邁狂迷不復悲夫

人倫要鑑云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無藥可延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家當守分隨緣過便是逍遙自在僊

陶柵林云色身強者多病酒量大者多醉有所恃也語云善游者溺善騎者墮

孫真人云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被

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酒食勻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故養生之道必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慾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

養生者貴開發其生機生機一發則源源不窮此謂濟于不涸之府生機有二使此心嘗自怡適而不以憂鬱窒其生機一也助養脾土以滋化源則四藏都有生氣二也若不知此機括雖日服補益良劑所補曾幾何

王聖俞會心言有云伐天和以成就世事辟猶割肉飾俎刺血染裳然究竟成就亦歸虛幻徒自伐其天和而已語有之寧可疎慵乖物議莫將性命當人情此二言可書座右

坐水邊林下塵世可忘步芳徑閒庭情懷自逸鳥啼花落且閒病裏幽襟酒洌茶香共享閒中清福

深山窮谷之人多高年者嗜欲少故也

李譜字虔和清豐人風流文辯歷中書侍郎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寒而徐言人稱其善用三短

馬遠公云天地偏以巖壑雲樹娛天下之幽人逸士非富貴人所可染指散吏逐臣猶可竊取一二吾輩未肯爲幽人但一日游覽亦一日清福余當年雖在都下風塵中日與西山一段秀異之氣脉脉還往無論清游香翠諸山別有趣味卽燕市園林中多有高樹坐把深綠便覺不同一日同澹真兄坐一小園李花熳爛如雪炤人酌小樓上望西山翠尖欲滴因謂澹真曰金門亦有滄洲耶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妓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士大夫于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迓續壽之源何從更慕長生

軒轅集隱居羅浮山年百餘歲宣宗召問之集曰徹聲色薄滋味哀樂不過德刑無偏堯舜禹湯皆登上壽者用此道也善飲酒百升不醉夜則垂髮盤中酒瀝瀝而出

人不極思不知吾生之可哀人不極思不知吾生之可樂知哀吾生者可與破塵情矣知樂吾生者可與破聖諦矣

常參大乘楞嚴十卷可以留心閒坐小窓義易一編佛教去手

攝心須攝目陰符經目機在目三字丹法之要也

却病十法云靜坐觀空覺四大原從假合一也煩惱現前以死譬之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強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室和睦無交謫之言六也衆生各有病

根常自觀察克治七也風露謹防嗜慾澹泊八也飲食寧節毋多起居務適毋強九也覓高明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十也

讀書家解得尋仲尼顏子樂處即無事向長桑家商衛生却疾之方亦無事向神仙家問長生久視之訣

心苟無事則息自調念苟無欲則中自守

清閑之人不可惰其四肢又須以閒人做閒事臨古人帖溫昔年書拂几微塵洗硯宿墨灌園中花掃林中葉覺體少倦放身匡牀上暫息半晌可也

饑乃加餐菜食美于珍味倦然後睡草薦勝似重裀

斗室中萬慮都捐說甚畫棟飛雲珠簾捲雨三杯後一真自得惟知素琴橫月短笛吟風

初學打坐法須厚鋪軟座寬衣解帶結跏趺坐

或半跏趺坐令腰脊頭項骨節相拄耳與對臭與臍對舌抵上腭唇齒相著目須微開不可全閉若全閉恐易昏睡身須平直狀類浮圖坐要安舒任其自然息從鼻通不可麁不可促不可閉不可抑出入往來務要綿綿不斷亦不可著意爲之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之卽覺覺之卽無久久忘緣自成一片出定之時徐徐動身安詳而起若得此意自然四大輕爽所謂安樂法也

何地非眞境何物非眞機芳圃半畝便是舊金谷流水一灣便是小桃源林中野鳥數聲便是一部清鼓吹溪上閒雲幾片便是一幅眞畫圖

閒中覓伴書爲上身外無求睡最安

從五更枕席上參勘心體氣未動情未萌纔見本來面目向三時飲食中諳練世味濃不欲

淡不厭方爲切實工夫

神農經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誠謂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先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驚淫哇滋味煎其臟腑醴醪煮其腸胃馨香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何能久乎

庭前幽花時發披覽既倦每啜茗對之香色撩人吟思忽起隨歌一古詩以適清興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斷耳

晦菴先生曰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恐忽有大事來無以應之陽明方討寧藩謂二司曰某向在長安馬上時目光不敢過馬首

今羽檄交馳不交睫者七晝夜矣而形神如
舊幸有平日之養耳抽繹二公之言吾輩蕩
心暴氣之事安得不猛自省改

人生太閒則別念竊生太忙則真性不見故士
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
之樂

金柱手摩日細石欄綆鋸痕深喜事多言好怒
那知暗損精神

吾見嗜酒者晡而登席夜則號呼旦而病酒其
言動如嘗者午未二晷耳以晝夜而僅二晷
如人則壽至百年僅敵人二十也而舉世好
之不已亦獨何哉

是非塲裡出入逍遙順逆境中縱橫自在竹密
何妨水過山高不碍雲飛

真西山跋蓮花經曰余少時讀普門品觀世音
經雖未能深解其義然以意測之曰此佛氏

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爲文公勃然怒形于色師笑曰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吹船漂入鬼國也吁藥師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是火坑貪愛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寓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

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普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言者

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毋以妄想戕真心毋以客氣傷元氣

徐昌穀搆別墅實邑之北邨前後塚纍纍或顰感曰目中毎見此輩定不樂徐笑曰不然目

中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東坡云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大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

不忍禍從外至不遺病從內出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坎自然凉爽此降火最速之劑

人未交感精涵于血中未有形狀交感之後慾火動極而周身流行之血至命門而變爲精以泄焉故以人所泄之精貯于器拌少鹽酒露一宿則復爲血矣左有腎屬水右有命門屬火一水一火一龜一蛇互相橐籥膀胱爲左腎之腑三焦有脂膜如掌大正與膀胱相

對有二白脉自中而出夾脊而上貫焦在膻中內應心中焦在中浣內應脾下焦在臍下卽腎間動氣人身之血散于三焦晝夜流行各有常度百骸之內一毛之小無弗貫徹及慾事旣作命門火動翕撮三焦一身之血至命門化爲精而輸將以去人之血盛則周身流溢生子必肖其父血微則形骸有不貫之處生子不能相肖血枯則不能育矣

主閉藏者腎也司踈泄者肝也二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于心心君火也怒則傷肝而相火動動則踈泄者用事而閉藏不得其職雖不合亦暗流而潛耗矣是故欲保元精當知息怒

寢臥不得多言笑譬五臟如鍾磬不懸則不可發聲

老人之食大抵宜溫熱熟軟忌粘硬

進飲食乃可頓飲徐步頻與食使脾穀氣嘗存若頓令飽食則多傷胃老人腸胃虛薄不能消運故易成疾然尤大忌雜食雜則五味相撓更易生患

夏月尤宜保輔當居虛堂靜室水次木陰潔淨之處自有清凉不可當風納凉飲食勿令大飽尤戒生冷粗硬油膩及勉强飲食渴飲粟米湯荳蔻熟水爲妙冬月最宜密室溫淨衾服輕軟仍要煖裹肚腹早眠晚起以避霜威朝宜少飲醇酒然後進粥臨臥服凉膈化痰之劑其炙煿燥毒之物尤切戒之

白居易暮節惑浮屠至經月斷葷及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士大夫晚年少參禪理斷葷則腸胃清虛亦可却病與僧結社則塵緣滅息亦可避囂所謂心持半偈萬緣空者非耶

省人以酒爲醉鄉以閨房爲軟温鄉以富貴爲帝鄉謂之鄉者言處之易而公之難耳然麯糵腐腸粉黛伐性孤犢而見被文繡辭隱而取譏北山其謂之何唯如彭澤之賦歸來宋玉之賦襄王康節之詠微酡而不存庶無害于情之正乎

無牽纏者即爲解脫除熱惱者便獲清凉雖未成靜定之功而且得逍遥之趣

病者所繇適于死之路也欲者所繇適于病之路也邇聲色者所繇適于欲之路也塞此三路可以爲生

聽非菴日纂三集靜觀卷之八

閩中聽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袁六詩云纔更十次閩已換一番人把族綺以舊朱門車馬新信哉是言眼見三十年閩更變幾番事體去來幾番冠冕喧寂幾番人事厚薄幾番風俗今日眼前所見全不足憑人顧橫生艷羨鄙厭豈得其眞哉

唐伯虎　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

後　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炎寒與雨

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

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

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

自家頭白蚤請君細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

青艸艸裏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

秦王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二萬六千歲曆祀宋

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

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與帝王之言甚

奚維翰問交親曰君宰相職位有似著新鞋襪

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

陳述爲大將軍王敦掾甚見愛重及卒郭璞往

哭之呼曰嗣祖安知非福俄王敦作亂晉明

帝親征破之其黨錢鳳沈充等皆伏誅噫述

不蚤逝將與鳳充均被大戮矣

楊愿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效之嘗會食因

噴嚏失笑愿亦陽噴飯而笑左右皆異有功厭之諷御史擊去顧雍爲人寡言動靜操持孫權歎服之每飲宴恐酒失爲雍所見權嘗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丈夫處世談笑言論嘗防識者在旁如顧自使人心畏揚自使人心鄙至于取識君子而反不見容小人尤可憐也

人有所作之夢明日忽然間見與所夢相應者世俗謂之解夢吾因此似得二理一則表事有所定一則表神有所通若澄心至清能知未來之事其理不虛也

韓琦每譏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令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

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每與友人各乘

肩輿循觀阡陌子孫稱觴上壽一日觀澄江淇漲諭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內閣時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今日得與汝曹觀水爲樂哉

高原陸地不生蓮花糞壤之中種植滋茂因知若儹之會正是練心之處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瓦盆盛酒與銀壺玉杯同一醉耳餘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蓆與繡帷玉枕同一夢也紫閣黃扉與蓬門蓽戶同一寄也貧富貴賤升沉顯晦可一視矣

人最不幸處是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後乃視爲故常恬不爲意則敗行喪檢莫大之患

寃家多繇夙世亦多結自目前欲知來今請看

巳往嘗見富貴之家大都寬仁毎看貧賤之輩多驕慘刻見食儉厭是福薄相隨寓而安乃有道氣

凋攣營產原從車子而償逋韓相卜居乃爲木工而定硋凡事前定如斯世人計較可息

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聲燭之乃鼠于佛臍中嚙一書欲出取視乃丹書也先生如法煉月餘人見其夜屋有光以爲火往救非火也因不復煉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著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

正統中劉忠愍公球以直諫爲王振所誣死先是球與同館鍾公復雅厚封事實約與偕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球如其家復他往妻大罵曰汝自斡事何累及他人乎球驚歎曰鍾固謀妻聟耶遂獨舉未數日復病死

妻每號輒曰蚤知若是曷與劉侍講同死

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僉憲龍西溪嘗語楝塘先生曰僕在京師時同年友某行人過邸謀曰近有湖廣差義將避註門籍幾日何如僕曰湖廣非險遠況尊君在堂便道一省覲豈不美行人曰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差此恐不得與選吾且避之其次楊子山當行也僕不敢阻行人竟稱病註籍纔二日吏部遽開選行人勢不可即出楊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行人徒撫膺悵恨而已

淡中得趣彌眞濃處回頭味短飽時即厭烹鮮樂極翻嫌絲管

錦衣王佐卒陸炳代理衛篆勢燄張甚佐子不

肯有別墅三所欲盡得之乃陷以罪并捕其母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號呼曰兒頭刻死矣母忍助虐耶母指炳座而顧曰汝爹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應亦非一生汝不肯子天道也何多言炳面赤

王黼雖爲相然事徽宗極褻宮中使內人爲市黼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竄故曰告堯舜免一次[illegible]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跡墻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錄此觀之小人之事庸主也雖竊寵祿偷威福而貞邪賢奸之辨卽昏儒何嘗不了了胸中耶

蔡京臨卒前一日作詞曰八十三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恩往日謾

榮華到此番成夢評

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知開封求見趙普言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內地去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寛宥實乃置之死地普領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令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卽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寇萊公貶雷州時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謂秉筆初欲擬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蘇軾責雷州僦居民屋章惇下州追治及後惇責雷州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破我家今不可也商鞅治秦法嚴舉國怨之惠王欲殺商君商君遯至函谷關關吏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爲法自斃一至于此

大臣赫赫甫丘墓便已就荒文士沾沾問姓名
多云不識名利至此使人心灰

美人傅粉塗香終淪于糞土猛士擒虎剚象死
制于螻蟻古鐵繡刀舊日戰爭之地蝕釵灰
襖昔時歌舞之場英雄漠漠精靈泰晉茫茫
歲月

人生若行路前經險阻則後必通衢亦似園花
葩艷獨先則零落必蚤是以達人寧為蔗境

智士不羨華榮

唐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着
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隋韋世康為吏部
尚書嘗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
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則辭

東坡云余謫居惠州卓契順涉江渡嶺黧面蠒
足以來得書竟還余問所求荅曰契順惟無
求故來惠州若有求則在都下矣予問不已

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求與公然萬里之勤倘可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爲書歸去來詞以貽之庶幾契順託此以不朽也慶曆中諫官李兢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亢時爲都監念言事坐謫者後多至顯官乃傾家與之辦行兢至湖南尋卒昔人笑范亢百萬家財不如卓老偕東坡半紙此只在無意有意之間

薄薄酒勝茶湯麤麤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珠襦玉匣萬人祖送北歸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夷齊盜蹠俱亾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都兩忘

王文成公老尚之嗣人以爲憂公曰幾見千葉

石榴結子者乎戡破造化

[illegible]

韓侂胄一日過南園山庄趙師羼偕行廹至東村別墅則桑麻掩映鷄犬相聞宛然一鄉井也俄見林薄中一牧童騎犢且行且歌曰朝出耕田暮飯牛林泉風月共悠悠九重雖竊阿衡貴爭得功名到白頭師羼呵曰平章在此誰敢唐突牧童笑曰吾但識山中宰相安知朝內平章胄曰汝宰相何人奈未識荆童

曰公如欲見往駕艸廬欣然而行至則竹籬茅舍石磴藤牀書畫琴棋甚整潔屏有二律詩其一曰病國妨賢主勢孤生民無計樂樵蘇僞名枉玷朱元晦謀逆空汚趙汝愚羊質虎皮千載恥民膏國脉一時枯若知不可同安樂蚤買扁舟客五湖其二曰定策徵勞總是空一時狐假虎威風不知積下滔天罪尚欲謀成葢世功披露姦心愚幼主彰聞惡德

辱先公玉津園內行天討怨血空流杜宇紅冑韓琦五世孫後爲吏彌遠誅於玉津園

洪武間危素以勝國名卿事　上　上年高矣　上重其文學然心頗鄙之一日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曳履屏外甚爲舒徐　上隔屏問爲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笑曰我道是文天祥來也後復忤　旨　上曰素元臣何不和州守余闕廟去遂謫居之以此見失節之婦無不見薄於夫失節之臣無不見輕於主漢祖首斬丁公而赦季布宋祖首罪王彥昇而贈韓通忠義何負于人哉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爲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鍜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蓋造

化之工不容兼取旣欲爲官又欲爲仙安有是理耶錢惟演自樞密爲使相歎曰使我於紙盡處押一字足矣劉子儀三入黃堂望大用頗不懌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一服淸涼散意謂兩府方得用涼繖也躁進如此獨不曰得不得有命乎

衞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仳離作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羣臣貴顯無逾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以外戚起身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靑絲秋作帚人生

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

王鑑爲豫州刺史鎮姑熟時有發桓公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又有金蠶銀繭等甚多條以啓聞欎林王即勑賜之鑑辭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可不熟念

唐莊宗時禁族王慶乞敘功賞曰往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頷之後事李嗣源亦言勞明宗曰知慶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予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時

四明張郎西先生曰如今做人要從苦中飽嘗一番方有受用故甘自苦來甘始可久福繇德致福始可保故做大官幹大功業的人俱在貧困裏磨難出來如范文正公司馬温公之勳業皆從虀粥下帷中鍊成也

杭州朱朝宗博學有聲陸水村公延以訓子後

朝宗中正德癸酉鄉試。累弗利春官。乞就學職。時陸公爲冢宰。唱名至朝宗。訝曰。子何就是耶。朝宗具告不獲已之故。公歎息良久。復告左右二卿。盛贊譽焉。既出。同選友咸謂朝宗必得善地。榜出。乃北地僻陋縣也。衆莫測所以。時金美之方館于陸公。公問朝宗選何所。對以某縣。公歎曰。是余之過也。我初欲語郎中擇善地與之。後竟忘。我將更調之。無何陸公坐宸濠事謫戍。朝宗竟卒于官。

有兩人年月日時皆同。而榮悴各異。貧之司命者。則曰。生富貴者。愛用過分。應得落寞。在貧賤者。不曾享福。應得榮壽。此天道損益之嘗理也。

李淳風爲太常令。太宗得女武代王讖。問淳風對曰。兆在宮中。當四十年而王。夷唐子孫幾盡。帝欲求殺之。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濫

及無辜且四十年則老老則仁雖欲易姓而終不能絕唐若殺之恐生壯者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已而果驗

操履與升沈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安榮貴操履不正安困阨若以操履責效造物一不驗則怠而流爲小人之歸矣世有愚而富厚慧而貧寒者皆屬定分與其角者去其齒傳之翼者兩其足天地生物必有欠缺處使相制相避乃爲妙理若一一全具其害尤甚知此理而安之則求盈取足之心自灰矣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買別墅于勞勞亭之北中有池有亭有假山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透迤斗折粧點如畫一日狂客王大癡來遊留酌池上酒半酣曰樂哉茲墅翁費值幾何三老曰費及千金大癡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咏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

三老曰我謀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癡曰翁當效李德裕刻石平泉垂戒子孫與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言愀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謝之曰公眞達者之言老悖空與兒孫作馬牛矣

唐樊系爲朱泚艸詔明日仰藥死宋唐恪爲觀文殿大學士金人逼立張邦昌恪書名仰藥死 國朝方正學不肯艸靖難詔而樓璉艸之歸亦自經死嗚呼往古今來是何艸詔書名者之皆死也或亦綱常名義默有相維者心死而身輙死耶

善事本好做無心做不得你若做好事別人分不得忤逆不孝順天地容不得王法鎭乾坤犯了休不得良田千萬頃死來管不得靈前好供養起來喫不得錢財過壁堆臨行將不得命運不相助却也強不得兒孫雖滿堂死

來替不得

有僧多寶老僧借觀之畢拜謝曰未與何謝之有老僧曰爾與我皆只得一觀我觀之爾藏之何異又一小僧具齋飯約次日請師僧共飯之師僧不許小僧曰此亦嘗事師僧曰安知吾有明日否

昔二人同舟有所適　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輙憤懣形爲枯瘁　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顏色日澤既而抵此處二人同時登岸故語曰急行緩行前程只有許多路逆取順取命中只有許多財

極品隨朝誰似倪宮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到頭終是艸鸞鳳鴟鴞到頭終是鳥北邙道兒人怎逃及蚤尋歡樂縱飲十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嘗到來還是少

昔有恨恨先生者見張子野子野曰先生何恨曰吾生鱸魚之鄉不遇吳興鱠手去陽羨虎丘慧麓皆不踰三百里而得茶或乏水有水茶適罄昔于東京王孫家攜歸古楸木琵琶槽并鸂鶒撥傳以黃桑獨蠒絃偶觸手作餓鶡叫而未傳供奉諸曲中年于嵩少間遇異人密授容成秘術而內婦不令有潔婢二十一史熟爛在口九塞三關百島十八溪抵掌有成畫而未嘗一日賡議論之司如此恨恨非一種子野曰先生休矣今方有人薦鱠叱以爲無醬醯飲精茶漱而吐之聽法部坐歷日夜擁粉狐不免韓熙載俊倆身襲金紫受文武重寄而出沒擠援恩怨中碌碌以老古今成敗已陳之局意亦畧不相涉如此較先生所恨孰多先生曰此恨具恨當不在彼

王聖兪會心編有云天與人半不與人全寻以

智慮足以趨利避害而又與以不可趨避與以精英足以殫見洽聞而又與以不可見聞

嘉善治前都憲坊爲陸貴菴所建也舊爲平政坊縣委公之祖某分脩之工制堅固爲費孔多或問之公祖對曰省得又累後人蓋不再傳竟自受用矣以此觀之積德脩善之事其不用便宜者乃世間絕大便宜所歸君子固不爲有心之求造物偏巧予有心之報自作自受三復斯言益爲凜凜

天之將曉也反暗此死中有生聖賢所以大覺燈之將滅也反明此生中有死衆庶所以終迷易之理變化生生不息故居安慮危處治思亂善察易理者也位高能謙履盛不溢善體易理者也

人方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貲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

稍稍蓄聚入益衆而所求益以不給不知罪已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盍反而思之夫向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

萬安結萬貴妃兄弟以固寵與李孜省深相結日講房中之術憲宗崩內豎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惶遽歸第

韓子熙爲國子祭酒遷鄰之始百司並給兵刃時以祭酒閒務止給二人或令陳請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工部侍郎王佑媚事王振貌美無鬚振甚眷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翁父無鬚兒子豈敢有鬚閭巷聞之傳笑

景泰中給事中徐正密請名對言今日臣民有

望皇上復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慮空出沂王于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灌鐵　上怒黜為衛經歷復奏請必行乃謫戍鐵嶺衛及天順復辟械至京引見悖甚便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也遂剮于市又有某御史滑縣人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涼息見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顏光衷日本以市恩求寵曾料明鏡燭奸

正統土木之變一戍卒脫歸語其家人曰亂殲中吾聞神人語曰爾非此中人豆腐鬭兒人也旣而得脫然莫曉所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卒竟歿于豆腐鬭陣中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

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冲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稱也

有人問某公何故富貴溟涬子曰是上帝償他宿逋底然不空索子母息都盡可謂妙喻

兩脚直一品朝官做不得兩脚直萬貫家私顧不得兩脚直孝子賢孫替不得兩脚直嬌妻艷妾戀不得兩脚直蓋世機謀使不得兩脚直滿腹珠璣誇不得兩脚直美味珍饈喫不得兩脚直高堂大廈住不得兩脚直錦綺盈箱著不得兩脚直寶玩滿笥攜不得兩脚直妙舞清歌享不得兩脚直綠水青山遊不得兩脚直造下罪業撇不得兩脚直結下寃家解不得兩脚直閻羅阿旁避不得兩脚直巧語花言推不得兩脚直人情關節用不得兩

脚直親戚勢要靠不得兩脚直刀輪火獄免
不得兩脚直馬腹驢胎躲不得直直直不限
時來不限日清晨不保午時辰日中不保申
時刻任汝功業比姬公任你英雄比項籍任
你錢財過石崇任你文章過李白任你蘇秦
舌萬端任你陳平計六出任你離婁公輸巧
任你管輅君平術任你君王勢滔天任你后
妃色傾國喉嚨但有三寸氣肩頭苦費千般
力跨街昨日逞華顏今夕眠枯骨北邙
多少高低墳鴟鴞夜嘯青楓泣千載興亾蜂
蟻場百年成敗狐狸窩丟開善念不尋思失
去人身難再覓富貴固是夙生來享盡亦須
防算過摩尼百八手中提彌陀一句心頭憶
此生不度何時度脩行及蚤無嘗迫兒女盡
是寃家債利名盡是刀頭蜜殺生是啖姻親
肉淫邪是飲洋銅汁上牀別却鞋和襪明朝

來否事不測一聲去也只索隨求神禮佛毫無益至親父子及夫妻改換重來懵不識船到瞿唐補漏遲蹉過許多好時日輪迴件件理分明因果椿椿無爽忒迷却多生認現生癡人無數齊稱屈頻呼苦勸不回心除非等待兩脚直

何敬容吏部尚書性好潔衣冠必鮮麗武帝朝嘗有侍臣袍服卷褶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每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爲之焦

科目之榮至狀元而極官爵之貴至宰相而極歷數古今狀元宰相已覺車載斗量其泯滅無聞者多矣即有聲施來禩者亦同歸于幻耳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晉人之語可爲至言

人縱有千乘之貴不能爭晷刻之生縱有萬鍾

之富不能加五合之飯只此兩事造化把定了稱秤任他說富說貴說貧說賤說榮辱說順逆千翻百倒都是閒事此之謂大平等

畜網彌天不見牽翻鳳鵠數罟布海何曾張著蛟龍蓋惟神乃知幾匪特聖無死地

食物之物恒爲人食貧人之人每遭天算未識朱龍金翅不見黃雀螳螂

貧儒苦博科名族姓嫺婕輒憑肆惡寒宗驟致昌顯家門元氣定爲受傷葉盛自然花稀鐘鳴何疑漏盡

解襦剔目一亞仙迷翻無數乞兒喝雉呼盧一寄奴化出無窮敗種高門蕭颯非但天道之必好還厚積嚇呼亦是錢神之需轉運

夕暘曉月恒無久駐之光春雪秋花止有暫敷之景今人隣鷄未唱出戶爭先街鼓遍聞歸程恨蚤盈箱金玉病來著甚支當繞眼兒孫

氣亟喚誰替代立刻收韁已晚臨期補漏應遲

生來原自赤條條只此一句亦是嘗人俗語亦是古德偈語看破此句覺道世間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諸凡富貴利達心腸都可付東流水去又覺道世間臣之死忠子之死孝友之死義從來取義成仁勾當落得做暢快英雄雖然赤條條來赤條條去聖人途人古人今人無不同也抑知大同之中有大不同者語不云乎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則夫赤條條來同無所攜而來至赤條條去或獨有所帶而去來時灑落去時膠黏譬之純練落入皂缸旃檀墮于糞圊體質無改香色大非豈不爲可憫哉子輿氏談我曰無加曰不損夫惟不損乃眞無加兩義參觀赤條條之義始盡爰拈四律首尾環吟背覺

合塵急忙著眼生來原是赤條條蓋世功勳
畢竟消龍塞將軍馳半夜螭坳學士坐長宵
黃金懸肘榮何益白雪侵顱貴不饒鬧熱一
場蕭索後生來原是赤條條生來原是赤條
條破屋錢財畢竟消醉褻貧兒夠半夜寒燈
富主算長宵鬬奢崇愷氈無益受用楊何報
不饒攢積一堆拋擲後生來原是赤條條生
來原是赤條條如海恩情畢竟消驪女有私
啼半夜漢姬無寵恨長宵精華乾耗仙難益
慾障纏連鬼不饒團聚一番分散後生來原
是赤條條生來原是赤條條撥漢才名畢竟
消太白彩毫揮半夜子瞻蓮燭耀長宵神鋒
切土毫無益綺口彌天只不饒扯淡一篇岑
寂後生來原是赤條條
寒山詩曰有酒相招飲有肉相呼喫黃泉前後
人少壯須努力玉帶暫時華金釵非久飾張

翁與鄭婆一去無消息

圯上書傳黃石助子房與漢沙中椎誤蒼天罟胡亥亾秦

郁山守溫州政以身先俗爲一變時張文忠公得上寵下郡大起治第强市民居山謂張曰相公居朝喜稱伊傅周召而居家顧不肯爲蕭何李沆何耶或謂張相國旦暮被召君勤苦半生甫得一郡而故與相抗獨不爲門族計耶山笑謝曰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分郎如予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損子視郁子靜豈驅赤子獵浮榮者哉

李筌爲鄧州刺史嘗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于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于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僚客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

以爲不可胡雛必爲國盜若殺恐生眞耳胡雛即安祿山也

眼前花開落可消人躁急之思身同世古今可易人競俗之氣

耕牛無宿艸倉鼠有餘糧此爲窮困人作一慰語亦爲貪鄙人作一退語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此爲現在作一安閒語亦爲日後作一究竟語

甬張尚書莊簡公悅莊懿公鎣宅在東門外龜蛇廟左孫文簡公承恩宅在東門外太清菴右顧文禧公清宅在西門外趙果寺前當時與四公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屢轉售他姓矣惟四公久存至此昔東海張公世居艸蕩既任官其家買宅於陶行橋公聞而甚悔之曰子孫必敗于此公六子五廢產獨一子三世傳而賢書不絕雖不盡如公料要

郡城市不如郊郭郊郭不如鄉村先輩之先
見眞不可及也

天地有春必有秋潮水有來必有去人身一氣
有呼必有吸大英雄作事有放必有收此還
是受造化爐鑄處秦皇大索博浪客十日後
須有住時漢武求神仙伐匈奴亦尋自悔改
伍子胥覆楚鞭屍而仍聽申包胥復楚若一
味放而不收便是世間癡漢後來作何結局

楊柳枝云積青蚨爲敗子費乃是領批的解官
賺黃金爲慳鬼藏乃是管鑰的庫吏

眉赤水云天上兩輪逐電晝夜不休人間二鼠
嚙藤刹那欲斷有待而脩終日只圖安樂無
嘗到也問君何以支吾來今往古逝者如斯
貴賤賢愚誰能免此三尺紅羅過客來吊過
客一堆黃土死人而哭死人與言及此哀哉
立刻脩行晩矣

天但生一物必有出頭時候艸極脆嫩當出時
即巨石亦壓他不住

快樂之家輒稱抑鬱抑鬱終及之富貴之子驕
語貧賤貧賤終及之所謂動乎四體天之道
也

斧斤鴆毒每每在衽席之間下石關弓不離笑語
之際

三寸舌說六國無非豪俠之才八千里望西川
盡是詩書之士狐狸臥荒塚可憐黃土盖文
章妻妾守孤幃無復長檠炤珠翠

漢上官桀爲未央廄令武帝嘗體不安及癒見
馬多瘦　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欲下
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
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　上以爲忠繇是
親近至于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爲右內史
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

上怒曰縱以我爲不行此道乎啣之遂坐以他事棄市二人者其始獲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縱及誅可謂幸不幸矣

佛言受卽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筯卽空由多騶從旣到卽空終日遊觀旣歸卽空又如爲善事旣畢其勤勞卽空而善業俱在爲惡事旣畢其快意卽空而惡業俱在于善得此理故欲與人共之

鄭禮臣初入內廷矜誇不已同席諸人咸歎有妓下籌指禮臣曰學士一時有清貴亦在人耳至于李隙劉承雍亦嘗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言杜牧之名聞一時累中科目意氣揚揚入一寺有僧靜坐者見之不顧旁人爲言此先輩近日甚有名譽僧亦不荅牧之茫然自失

褚淵助蕭道成篡宋爲齊淵從弟炤謂淵子賁

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爲司徒炤歎曰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

賈太傅年二十而爲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應州郡辟馮唐白首而袴穿郎署董賢年未二十而爲三公馮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愼貴爲卿相而終于處貧脩短貧富窮達其有定命若此

燕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隣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約價千金隣子不與夫一布爲千金之償利極厚矣而隣子不與隣子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于異時也貧賤之士空言弗信于時如秦者可勝道哉衛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牛民母之子奴畜之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笞曰人奴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方貧賤時豈惟人不信已

亦不自信矣否勤始在田中每聞鞞鐸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徵也母固不期其爲祥徵也王敬則母爲女巫嘗爲人云敬則生得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母固期之笑之之人固不以爲信也韓世忠少時爲省倉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爲潑韓五有日者言其當作三公世忠以爲侮已毆之日者誠識世忠矣然反以毆之不自信也已且不自信而何望于人然則世人布衣起家致位通顯回思前日受人恩不可忘也其有怨愼不可不忘也

朱全忠將受禪兄全昱顧謂曰朱三汝作得否與全忠飲博取骰子擊盆而擲之呼曰朱三汝芒碭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何負于汝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見汝

赤其族矣

蜀楊石齋廷和當國時弟爲卿者一任方面者二諸子侄又數人皆通顯子愼復成進士第一賀者塡委公獨顰蹙不歡或問故公曰君知傀儡塲乎方奏技時次第陳舉曲終而傀儡盡出人家氣數有限盡泄不宜吾恐今是曲終時也未幾以議大禮不合公罷相歸愼成滇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人始服公先見

司馬溫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城曰知所以相薦否城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大勾欄暫裝套齣榮辱何必關心肉傀儡嘗演家門線索無勞著眼東西南北浮生到處郵亭朱李張王墮地權時名姓

巨富翁黃金滿窖愈惜分毫極品官白雪盈頭

彌營窟穴算子何時是了問天亦大難爲黑霧黃沙驢屎馬溺長安貴客偏以身嘗淸溪碧石綠柳緋桃田野閒人何須錢買劍戟林掉臂遊行或逢吉而嬴爲君子圊溷塲低頭鑽穴或蹈凶而枉作小人一祿一官薄命子不能承也大忠大孝厚福人乃克爲之王顯相溥叟金帶而郎夕告殂李嶠骨寒臥紫絺而通宵無寐

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觀之在彼自有烏江之劍須施冷眼勿動嗔心壯心難挽紅輪逞生前而何益香名不黏白骨爭死後以徒然

李燮拜議郎廉方自守先是潁川甄郃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年生得罪于冀亾奔郃郃僞納之而陰以告冀冀殺之未幾郃當遷郡守會母亾郃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郃還

洛陽變時爲河南尹塗遇郤使卒拔其車潚中笞捶亂下大暑帛于其背曰詔貴賣交貪官埋母遂表其狀郤竟廢錮終身

章申公爲相日營圍池所費不貲及罷相郎羅遷謫未嘗得一日居放還寓居嚴州烏龍山寺子弟皆遣歸幹置生事死之日無人在側群妾爭分金帛停屍數日爲鼠食其一指勝遊清地必福亞神仙者享之彼貪戀權勢者營營汲汲止供後人消受耳

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世事枉奔波回頭方是可口若懸河不如牢閉著手慣揮戈不如牢袖著越不聽明越快活省了些閒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我笑別人人笑我

暮鼓晨鐘聒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矇猶記做頑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

鏡中休逞英雄都歸黃土中算來不如閒打哄枉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虀甕誰是惺惺誰懵懂

王建曰余爲諸生時歲考後適有叅政某行縣諸生謁見間惟問案首名姓幫補進學人數而止越數日僉事某繼至亦對諸生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人數而止諸生私相論曰二公發問相反知此吾屬識之且觀其後祿位何如乃後大叅官至戶部侍郎子相繼登第僉事公陜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亂腰斬之吁豈謂一言能致禍福耶已寓其存心之仁厚與刻薄矣

漢武好儒至表章六經增置博士而擯董仲舒不用其好文也枚馬吾丘之倫使備待從而子長之詩蘇李之詩不見存錄其將將也窮兵四征掃清朔漠而李廣不侯其慕僊也文

成五利之徒講却老之方而東方朔日在左右不知其異毋乃葉公之龍耶天下自有眞目擊而不能喩有數存焉耳

嘉靖初苧村諸公儞布衣時偕友人郞某出郊見片紙于地戲共溲之坐亭中有老人至以杖截紙苧村問之老人曰紅蛇也苧村異之老人去一少年至拾而啓之則一荷囊也內貯大錢四遂持以去苧村壽郞曰此錢非吾與老人所當得吾視之紙也老人視之紅蛇也相與歎息而去

功名二字好了多人誤了多人其實得失不關巧拙命運二字達了多人懈了多人此個委順實判知愚

上塲終有散塲時漫道一朝權在手倚勢也有失勢日且開兩眼看他行

命裏不該金紫貴漫誇朝裏有人時來風送滕

黃閣莫愁牖下終老

事有機緣不先不後剛剛輳巧命若蹭蹬走來走去步步蹈空

冶容之婦行必挾鏡噉名之士袖有綾紋不惟眉目膚髮盡以供人而肝膽肺腸悉非己有

麟膏鳳髓開華宴向曉定有散場紫蕚紅英鬬異春到底須思結果

李文節燕居錄云關中故尚書楊爲族子訐奏朝籍其家遏矣然楊公致位大卿無清白之聲而以賄聞卽彼家關中而於京師拓畝益宅以爲別業今見都陌比屋黃封何不雅甚也昔秦紘都御史亦嘗被籍止有一絹及故衣屢以籍得名故曰刺虎者惟恐其鎗之小也及得之又愛其皮又恨其鎗之大也人苦不富至籍沒苦不貧然覆轍相尋不知鑒也

利令智昏所繇來久矣利乃不潔之物故夢

汚者其占爲得財

李文節燕居錄云甲午典試應天還京過闕里時直指新顏廟前有陋巷坊丹飾金書煥如也余因念顏子家無一坊之資至孳出乎至陋故曰窮只窮得一時富便富了萬世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北歸與單秀才步行至其地地主餉酒曰紅友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大是快活余因是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簑朱轂繡鞍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養生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戸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范文正公捐宅基爲姑蘇府庠至今人士教育其中向使公爲私第不知今落在何氏故曰善建者不拔

孫北野繇郎署分司荆南女方十歲戲於庭有小桃樹寸許且且沃水母笑曰兒欲啖其實

耶未幾北野遷去女後適鍾西星西星成進士亦爲是官攜家入署正值夏月桃陰滿庭其實纍纍夫人攀桃且喜且泣曰此吾手植也以二籠餉其親且告曰兒所沃桃今果獲其實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人世禍福得失菀脺不可知故曰前程事暗如漆列子稱塞翁失馬莊子稱酈姬始爲晉所獲涕泣沾襟及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人能達此則不以目前爲悲喜矣

玄珠得之象罔佳壻得之東牀塵世浮榮亦往往類此

擇官之人終受好官之累矜名之士多露敗名之根天道使然也

討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虧貪了世味的滋益必掐性分的損

丹徒丁角鎮壁間有無名子詩云積錢養子望身安子大錢多轉不閒又錢塘店中有貼詩云富饒須念貧窮日安樂當思病苦時不知誰作皆有理也

七貴五侯不過一番黃粱夢一本玉壺氷金谷華林不過一滴艸頭露一瞬眼前花詩不云乎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殘花昨日開履盈滿者思之

富貴之勝于貧賤皆無緊要事耳至大利害亦與貧賤者一老也病也死也皆最要緊事不可以富貴移易者且因富貴而加速焉

富貴無常忽則易失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河陽之花昔日如霞誰知今如泥土乎武昌之柳秋來作箒亦知其春作青絲否

慾海無邊塡七尺於羶淫何不舉頭看落日塵心難掃耗五官於營算豈知過眼即浮雲

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少壯時嘗盡艱辛未有自少享富貴安逸至老者蚤年登科必於中年齟齬或仕宦無齟齬亦必其生事窘薄憂饑寒慮婚嫁若蚤年宦達不歷艱辛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多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如此間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大福之人亦千萬中一二而已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以至終身而又非理計較欲爲其子孫計尤大蔽惑也

人生穿衣喫飯所費幾何此外盡爲長物盡爲他人樂天云故舊歡娛童僕飽始知官爵爲他人豈惟官爵凡一應多積而此身無用者盡爲他人造業而自己招報也佛經云萬般將不去只有業隨身旨哉斯言

王荆公過故人家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

器數件意吏卒所竊問之乃小兒聚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謂俞秀老曰士人閱富貴如群兒作息乃可

趙廷實曰予性好施乞丐每見其悲號未乞之時嘗有傲睨自如之色或童僕呵之往往不遜而去因歎天地間浩然之氣猶賴此輩存得人生世上身家愈重則負累愈多忍氣忍疼擺脫不下彼乞人者光光只一條性命前無所希後無所顧要活便活要死便死看他十字街頭討半碗冷飯殘羹何媿蚓壤螬李眞箇上不怕天下不怕地天地爲蘧廬陰陽爲逆旅試想受萬鍾者昏夜乞哀吮癰舐痔的光景俛頭縮頸提心弔膽比那叫化子那個有浩然之氣及至閻羅王來請將當朝宰相百萬財主與那花子一牌拘去空拳赤手即刻同行那花子笑欣欣無愧無怍比活時

不曾少帶了一件那富的貴的哭啼啼怕寬怕對比花子不曾多帶得一件好婦人不曾帶得一根髮他自要嫁別人好屋舍不曾帶得一片瓦不肖子還要賣與人所識窮乏好便來弔一陌紙不好的還要擺布你兒子追想當初好沒來繇曷不舍王位而證菩提人便皈依吾家孔孟眞眞說盡沒有一人聽也不亦哀哉

人生打不破名利關不知名利關一座好園林也古詩云試將杖履西園看萬紫千紅一夜風人生撤不斷是情欲帳不知情欲帳一筵好酒席也古詩云大白浮杯入酕醾碧桃洞口日啣西

任你極聰明伶俐賣得巧到底藏不得拙故伊川云凡人粧成十分好不如眞色一分好

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

金銀寶借汝開看七十年凡財積雖多而用不到即是看也馬援謂之守財虜貪而造業用又不到開看七十年而爲守錢虜眞愚也哉

鄭端簡公曉之父出貢往雲南司訓一日天暮雨驟宿路旁空屋夜半有神語曰予藏神爲汝守此金錢久矣公曰果吾分內物乎令赴任恐犯懷璧之罪可仍煩守至歸時取否神欣諾之公因記數而去抵任年餘知長公曉綏解公解任至原寓處藏神出前物付之公視前數少四百餘金神曰公任中所得非即此中物乎此與唐太宗賜尉遲敬德銀一藏內少二百借約相似可知財帛飲啄實實是有數全不關乎智巧人徒壞心術以作損人利已之事而蒼蒼之天旋有因少而奪其多者諺云鷺鷥悒悒何曾餓死青鶴又云蚱蜢

乾跳折了腿蜓蝣不動自然肥都可拍醒睡
漢

海中有女樹天明生嬰兒日出能行食時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晚成老年日沒而死明日復然人生一世間亦何以異是

優人登塲有爲唐明皇者下塲便不肯與諸優同坐衆皆笑之世間公孤卿貳時至則爲之與逢塲作戲亦復何異而盛脩邊幅岸然於親故之中恐未免爲諸伶之所竊笑昔沈慶之爲三公歸里鄉人見者皆扶伏膝行慶之笑曰故是昔時沈公知是昔時沈公彼磬折之態可嗤此倨傲之容亦無味

嘉靖間錢塘陸姓爲郡吏毛經歷愛重之陸有女經歷有子納聘約爲婚未幾經歷提問落魄歸時欲娶女以行而陸妻變計覓他女代之經歷不知也既歸而其子學日進取科第

官至操江都院移檄郡中取陸陸驚喜且懼及至操都偶他出先入見夫人夫人曰我父切莫提前事陸惶恐曰何敢言全賴夫人看顧也操院歸禮意甚渥贈三百金送回且曰後尚有所貽歸而陸之親女至陸對所饋金潸然淚下曰悲汝命薄耳女亦悲不自勝鬱鬱而亾陸亦繼亾後有復來贈金者竟以無人而返夫興衰靡定安可據眼前論人方陸易女時爲避其衰孰知乃避其興乎

潁川姚尚書塚上碑石甚厚侍郎某塋墓請於官求解三之一官命解其二或問之曰吾欲使後人更剖其半耳此足警世癡腸

聲勢所轉其往復之機如翻車轉轂從閙處靜觀皎然易覩而一塵翳目便投足憒如非大有識人未易脫然其外也往往見如市之門遮擁不前求闖其閾而未得而其人偶敗則

爭指其先入者而訴厲之是以駑蹄而嘲捷足未嘗不始恨其遲而終幸其後也

人情多忘見在好緣未來未來之境愈上而愈有雖至卿貳而未來之境自在盈天地間止不足更無有餘也若使高官厚祿可以解之則令九棘三槐宜皆瀟灑快活而眉之不展心之多事憂讒畏譏彌縫顧慮者日以益甚士大夫聰明大者算計大算〻大者心中勞苦亦大既圖其身又憂子孫反不如三家村裡痴人三餐一宿以外不曉圖度者翻爲享福及至無常卒至落湯螃蟹投火風蛾手忙脚亂苦不可言其所處愈尊則戀人世也愈甚其拋西大也愈難一權相在時忽展轉以面壁乾笑曰一塲扯淡又有一貴人年九十歲而死曰我併不見前之八十九歲在何處故知但屬于死决未有自念身已貴年已高

而自安者也

上虞陳五山侍郎治第宏壯上梁百餘人邪許經日不能起其子在旁詫曰今上如此其難異日拆時如何得下人傳笑之不知此達人之言也宋郭進造第宴工人於上曰此造宅者坐子弟其下曰此賣宅者陳氏子之言郎進意也

吳寧門人李丹仲之族有自武林歸者舟覆于江幸水尚未入生死在呼吸間見一人方以所齎銀物繫腰間旁一人起而攫之救至偶得不死來言其事又余族有傭者病甚主人懼其死于家遷之廟祇氣息僾然待盡而已前有丐者新斃斂衣蔽體尚匍匐往將取之悲夫世人于石火電光中交征攘奪作子孫牛馬皆此兩人類也

見富貴者輒神溢形茹不覺自失固是其人識

畢亦緣其人福淺古寒士狎萬乘貧衲師帝王視之直似僚友儕輩初不覺其崇高非徒挾吾道以藐之葢其人福德原在帝王之上也南陽忠國師云老僧在帝釋殿前見粟散天子如蔴似荻陸信州云道人尚不貪釋梵天王之位何況人王地位如是眼界如是區區軒冕之榮曾足動其一眄否

寒士一經遴擢遂忘寒士之體經鑄削仍作貴倨之容夫假則俱假眞則俱眞不應寒士獨假貴人獨眞也且一予一奪俱出朝廷本無而予之則有偶有而奪之還無彼青華之選原非可據之物而一日爲之便終身認爲己有亦可笑矣朱平涵言趙文肅以詞林遷謫後入南銓不肯折節冢卿彼學道人而猶若是信習氣之難除也

終年製火炮止圖末後一聲响耳終日築瓶花

止圖眼前一霎紅耳季子六國印末後之一响也淮陰假齊王眼前之一紅也求以償刺股之勤出胯之辱能幾何哉

秦氏之併六國大似富翁欲基構之方圓今日以計誘東隣明日以利啖西舍後日又以勢脅前後諸家費卻幾多心力始成方幅起屋造宅將圖永遠傳之子孫而死骨未寒他人已掃除堂宇安坐而有之使驪山癡鬼有靈不啞然自笑其生平之爲計拙也

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爲之副凡高麗所得禮幣等一切委之英英慮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船底以巳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急請減所載倉忙間拈出棄之中流少頃風定簡驗只所棄皆英物士衡之物無一失者

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凄涼萬古

世路中人或圖功名或治生產儘有正經爭奈天地間好風月好山水好書籍了不相涉豈非枉却一生

蕭道成爲相王鎮東府鬱林已五歲牀前戲道成令人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道成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卽擲鏡鑷此時道成正經營禪代而持天位授人者其人已在其前正如人家祖父方刻苦謀生時敗子已長可歎也

向時越中絕無園亭近始多有然其間亦有人己之辨菜徑棘籬林木蓊翳內有清池數畝脩竹數竿洞房素閾具體而微北牖延風南榮賓日身可休老子孫可誦讀親朋過從亦可觴詠爲己者也若夫雕欄綺榭傑觀危樓脩廊引帶其間花逕寅緣而入標奇踞勝帶蜺欲雲使夫望之者欲就就之者欲迷主人

有應接之煩無撫處之適此爲人者也吾意智者營之自當舍此而就彼矣

嗜利者酷如乳虎詭若穿窬諂同厮僕至死耽耽不休欲百世無替也乃身不能享子孫藉之驕淫不踰時而家業蕭然偷兒丐子殞命辱先者皆其裔也今人欲起九原視之悲哉

強項者未必爲窮之路屈膝者未必爲通之媒故銅頭鐵面君子落得做君子奴顏婢膝小人枉了做小人

竇儀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譽儀蚤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元勳公忠亮直社稷之重帝不悅儀歸言于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于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

鎮河陽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即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嘗不樂之

寇準南行至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夢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

仁宗問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公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帝憮然有間曰惟富弼耳公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廷相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于夢卜矣

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黃魯直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劖之工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遂饌之酒肉而從其請

佛典以人生現前產業爲五家所共一曰王二曰水三曰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凡人辛苦作家自謂可以長守不知不覺皆爲此五家覓之而遯故曰共也夫尋常家業猶不免共之者況得之橫求者乎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你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稽了世間豈有得便宜底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卻要還他世間人都有合得的分限你如何多得他的

大凡世事勿論巨細險夷成就遲速自有一定之期一毫人力决着不得制事者主張旣定又要得事外之意方不受累

世間之財人所共見聞者取之猶可享用何者以其無廉名也人所不見不聞者取之必不可享用且反有禍何者以其無名也旣享厚利又得顯名決無此理好名而未[illegible]露者其[illegible]

宋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臨別獻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横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鼇背上行當時不解其意後高宗避金狄之難將遊於海次章安鎮閣舟灘上以避晚潮問舟人曰此何所曰牡蠣灘遂見樓閣巍然問居人曰此何閣曰金鼇閣高宗登焉見大書神翁往年所獻詩在壁上墨痕如新卽此而觀人生行

止禍福自有定分非偶然者

嬰兒落地未笑先哭豈非大造苦我以生纔一出世便入哭境乎嗣後笑事少哭事多笑時少哭時多到鍾鳴漏盡畢竟大哭一場而散非我哭人即人哭我往往來來交相哭也

張詠入試科場自謂當奪大魁有司以對偶題失黜之詠乃毀裂儒服趣趵林谷師事陳希夷希夷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此非棲隱之所也後果及第希夷遺以詩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却應多謝腦邊瘡後詠兩入蜀又急移餘杭累乞閑地後以腦邊瘡乞歸金陵方許之

李林甫以便佞進用每嫉張九齡裴耀卿陰害之三相入朝二相罄折趨而入獨林甫在中軒傲無少讓喜津津觀者竊謂一鵰挾兩兎

焉少選傳詔出九齡燿卿俱罷林甫嘻而笑曰尚左右丞相耶

郭旻狡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嘗選獻書于宰相趙普自比巢繇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繇拜于馬首

大凡人之舉動異嘗多爲不祥之兆余一鄰家仕爲令其子攜家屬歸前堂梨園後庭綠竹略無虛日余謂友人曰此隣不久其有哭聲乎君無何而其父卒于官蓋歌之反爲哭未有極而不反者

文齋千首七

昨非菴日纂三集惜福卷之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溫公眞率之會。饌不過五。子瞻養福之箴。餚止用三。山谷五觀。自節。敬軒隻雞畱餤。魏文靖之一肉一菜。不爲儉。張莊簡之不擡飯不宰牲。以爲酣。匪直存澹薄而可久。亦將矯奢靡而防貪。

英宗謂李賢曰。朕視朝退。則朝 母后。畢復親

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

董朴成進士後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糈饌惟糟蝦一器朴感省終身持雅操視昔胡紘嗛朱晦翁無隻雞斗酒之供釀成僞學之禁相去何如哉

凡生於富貴之家子弟已享用太過苟能抑畏節省只守布衣菽粟之分一意存心讀書與貧苦書生更加倍精進即妻室亦不要聽他搜求珠翠衣被文錦糜費金銀亦如百姓家婦女用力用勞則後來還可增益顯達如不知止足徒于軀殼口舌上爭華侈甚至踰越法禮毁亂性眞戕賊身命僮僕隣里先從旁竊笑之況天地之高明鬼神之正直宗親之衆多祖父之尊嚴有不賤而惡之災而禍之者鮮矣

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

唐有淨尼出奇思以盤飣簇成山水每器占輞川圖中一景人人多愛玩至腐臭不食吳越戚里孫承祐者豪侈炫侈用龍腦煎酥製小樣驪山水竹屈木橋道人物纖悉具備所謂刻氷鏤脂之技以博人俄頃嗟賞愚矣

荊州衣冠之藪人言琵琶多於飯甑措大多於鯽魚武林繁庶人言日用千豬萬米丈二硏棰又目西湖爲銷金鍋以其歌舞費日消千金也

永樂甲戌二月　上退朝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　上歎

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葺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

飲酒達鳴雞嬌艷芙蓉褥日晡繫裙帶歡樂恨不足供帳拂雕鞍演妓流觴曲晝夜恁萃萃籛齡尚嫌促

古人太達時今人太趨時袖條小條大巾條短條高衣帶之濶幾如領扇骨之長幾如笏非服妖而何此風流子弟市井惡少所創爲而縉紳學較翕然宗之無識甚矣

余嘗入會稽探禹穴止一僧寺其寺諸生借寓讀書者十餘人余輩所見會食俱用菜腐旬日或設醎魚不知有肉味也而江右士大夫居顯官亦不忘貧賤呼蔬菜曰舊朋友可羨可羨

入百錢費不百錢守己樂同富足進萬鎰出逾
萬鎰求人苦倍饑寒

姚希得知靜江官署舊以錦爲幕希得曰吾起家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惟啖菜一介不妄通也

貝恒爲東河令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棄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煮皮爲膠鑄鐵爲杵擣紙索爲穰貯之庫會　車駕巡幸北京勑使督建廨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

魏中孚爲永州判官清潔自好同官有與製器用之物中孚未能無意每欲爲之先令匠作者計工用若干貲各具公私之數呈輒判以且休且休及解官篇一任所供且休且休錢不知省幾千百緡

張載嘉祐初爲雲巖縣令歲歉家人惡米不鑿

將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餓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

張宗伯天駿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已及午矣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留午飯然止肉腐而已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雞幸勿訝其菲郡公忻然飽去世兩高之

蔡公龍陽歷宦三十餘年始一歸省食淡衣素無異寒儒後晉南少司馬歸見市上有賣鯧魚者偶向僕言之其子烹以進公大怒曰此時魚價必高窮口腹若此非與吾共守家業者也棄不食

勤儉箴云人生天地間富貴誰不欲己力不經營日用安能足成立最艱難破蕩眞迅速貧窮因懶惰借貸遭恥辱儉用勝求人奢麗莫隨俗男若勤耕種饑不愁穀粟女若攻紡績

寒不慮衣服勿謂長少成光陰如轉軸男大婚事迫女大嫁期促雙親有老病百費相繼續臨期欲副用閒時須積蓄勉旃復勉旃慎勿憚勞碌

每見巨室豪家賓朋宴集歌舞盈前堂帷隔於一簾喧笑徹於內外匪第過侈深恐踰閑濫觴滋蔓更不忍言

章文懿嘗言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致貪得他日居官决不能清白

林和靖隱居孤山種梅三百六十株梅熟售價一株作一封供一歲之用又有一禪僧種芋三百六十科日用足以給食尤省而易辦夫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便覺有餘

貧不覬富可以長貧牽裾肘見納履踵見不爲友愧殺雞飼母摘蔬飼客不爲客愧夫惟不愧乃見古人風格之妙近世士憑陵意氣塗

飾耳目貧于家不貧于身貧于親不貧于賓謂不露寒酸本色能自拔俗而其未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

昔人請客柬以具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煮韭炒韭薑醋韭耳客曰適云二十七味何一菜乎主曰三韭非二十七耶錢穆父嘗請東坡食皛飯子瞻以爲必精潔之物至則飯一盂蘿蔔一碟白湯一盞坡笑曰此三白之爲皛

耶相對鬨然三韭三白可爲絕對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于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嘗畱晁美叔同匕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答曰鹽豉棊子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

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爲進食使水陸珍饈數千盤一盤費中

人十家之產嗟夫漢文帝欲作露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不爲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至相視而泣前日進食使何在乎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況於人乎

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文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下詔曰朕不受獻其令四方毋復來獻也

見在之祿積自我祖宗受享不可過盡將來之福貽與爾子孫節約嘗使有餘

其夫好飲酒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率是則必告乏而聚怨病在于增不在于損

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得貴

喃喃錄云先府君以八座家居一敝袴十年不易綻補幾無完處朱少傅衡嶽里居侍養官已三品客至或身自行酒近時貧士偶躐科名輒暴殄天物窮極滋味服飾起居無不華煥袒衣褻服紅紫爛然至於梳頭褁脚亦使童奴代爲不知開却兩手何用如此舉止名位安得尊崇壽命又安得長永一葉之舟載得幾許物事

今寒士一旦登第凡輿馬僕從飲食衣服之數即欲與膏粱家爭爲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官債主即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朘剝閭閻何以償之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橫於鄉黨居間請託佔計佔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昔人言受恩多難以立朝吾

亦曰舉債多難於立身

家本農桑雖宦達當記得先人櫛風沐雨世守耕讀縱富貴莫忘却平日淡飯黃虀

儉之一字衆妙之門無求於人寡欲於巳可以養德淡泊明志清虛毓神可以養志刻苦自勵節用少求可以養廉忍不足于前留有餘于後可以養福

天下生齒日繁即以吾族計之國初始祖僅一人今男女且萬指相距未三百年巳千倍於曩時然而山川土田如故所產之毛不增于前也而取以供千倍之衆物焉得不盡人焉得不窮况又益之以侈靡以宮室曩樸斵今雕鏤矣以衣服曩疎布今錦綺矣以飲食曩奉賓客多不過六簋今至加籩無算矣共此一物也向一人享之加樽縮焉今千人共之加屑越焉即神運鬼輸且不能給此取求所

以日急而盜賊所以日繁也

貪得者無厭總是一念好奢所致若是恬淡知足要世間財利何用清風明月不用錢竹籬茅舍不費錢讀書談道不求錢潔己愛民不要錢濟人利物不餘錢如是存省則世味脫然貪心又何自而生乎奢華損德奢華折福奢華害人戒之哉

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着一苟字便壞自身享用着一苟字便安吾一生于此得力

佛典言思惟此食墾植耘除收穫蹂舂磨淘汰炊煑乃成用功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

海瑞晉南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投名紙用紅者亦以爲侈而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

之。過數日置酒酬鄉。惟餚四盂。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昨非菴日纂三集汪度卷之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李翰林昉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途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爲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愧也

方謹言爲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

稱其長者

仁人心地寬舒便福集而慶長事事成個寬舒氣象鄙夫念頭迫促便祿薄而澤短事事得個逼促規模韓魏公自言其生平未嘗見一不好人可想其浩蕩境界

倪元鎮既却張士信之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大怒即欲手刃之諸人力爲營救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語便俗

晉王藍田與謝無奕以事不相得謝性麤強自往數藍田肆言極罵藍田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小吏曰去未荅云已去然後復坐

樊伷叛吳主權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足成擒

吳主曰卿何輕之曰佃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傒儒一節之驗也濟往果擒之

步騭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騭與旌寄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彊也今去以爲高秖取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坐騭旌于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大案殽膳騭旌惟菜茹旌不能食騭極餐致飽乃辭出旌怒曰能忍此乎騭曰吾貧賤故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後騭爲相而旌卒以無聞蓋士之致遠者其器識必與凡庸迥異矣

陳恭公素不喜歐陽公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

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公當艸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舍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帥曰吾恨不蚤識此人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不帥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及第翰苑東洲以速職到京其人設席欵之以新得古哥窯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但俗眼不識耳應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易破不若良金美玉之器可爲寶也其詞嚴而不迫聽者安得不慚

張思叔繹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佛言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嘗在此也白沙詩曰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朱

仁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諺曰忍事敵災星又曰戒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忍事順不明人內典曰忍含百善嘿定于差尤隟指臾妙

陳鎬督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忘置箸鎬怒責請啓門外索公弗許庖人乃削柳條爲箸公曰饑與食孰重竟不復餐啖菓數枚

嘉靖初言官聯疏劾梁文康假宸濠護衛兵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不論衛兵事緣也久之始知主其事者楊石齋

李春芳廷試後同志集飲適某堂上遣官至延入內與語而別人皆知來報臚傳之信賀之李坦然曰謂拙卷亦與進呈之列耳神色不動

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

皆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辯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席坐被人酗罵席上愕然皓徐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必與言

郭子儀據兵方鎭嘗奏除一官不報僚佐意不能平子儀曰自兵興來方鎭武臣多跋扈凡有求朝廷曲從之此無他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不可從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

裴行儉初平度支遮匐獲環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懼叩首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色不少悋

神宗一日御垂拱殿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巾帝拂之至地亟曰此飛蟲也

劉莊襄公天和總制三邊時馳健卒取其孤孫

暨一孤任撫于任過華州僕夫偶箠門役役者膚愬守怒弗爲禮封扃其門即薪米不爲供二孤至饑渴甚令從者竊踰垣乞食素所知家微遜去守隨投牒公所備陳縱僕虐門役狀二孤抵任則環公夫人泣訴爲守苦夫人甚心憐之未幾守以事謁公家衆跂足側窺計必督過守公乃禮遇有加後復特薦其賢能于朝

一士人嘗動氣責人王陽明徵之曰學須反己勿徒責人能反己方見己有許多未盡處何暇責人舜能化象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要正他姦惡則文過揜慝乃惡人嘗態反去激他惡性起來如何感化得他若能於己用功則惡人自化何動氣之有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生物必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合輳回環者艸木必蕃葢高峻者氣散

雜聚故生生物力薄回環者元氣蓄藏獨多故生物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則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驗人其躁急淺露者必不能容物作事亦輕易寡成寬緩深沉者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會學者觀山水之間可以進德矣

唐皇甫湜恃才傲物爲郎時乘酒使氣忤同列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東洛値伊瀍歲歉俸微困悴且甚裴度時保釐洛宅辟爲留守府從事度脩福先寺將致書白居易爲碑湜在座大怒曰近舍湜而遠就居易何也度婉辭謝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爲大手筆所拒今既爾是所願也湜即請斗酒飮酣立就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叱使者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値三縑待中何遇我薄耶度卒如數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

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俞子錄詩一字誤訴躍呼杖杖未至嚙臂血流其暴戾若此故雖爲文古雅而舉世薄之

覩世間極惡事則一眚一愆儘可優容念古來極寃人則一毁一辱何須計較

釋迦蒙詆調達何况凡夫仲尼見毁叔孫寧論中士太虛無物隨他把火燒空群小流言任彼彎弓射影

羊侃南還至漣口過友張孺才置酒舟中孺才醉後失火延燒侃十餘艘燔金帛不可勝數侃怡然不介意孺才慙懼自逃侃慰使還待之如故

處家制事遭一番魔障益長一番練達御人接物容一番橫逆益增一番器度此皆動心忍性成身成德之境不可輕易視過

細觀理亂繩知性躁者之害事

自家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陸賂符郡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左右皆震仆賂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忽散得鐵索重百斤許徐命納庫中人服其雅重

當繁迫時使聾瞶人值追逐時馳瘦病馬對昏殘燈理爛亂絲而能意念不焦聲色不動亦不後事者其才器眞不可及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幸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洪遂至無嗣人心不可蹊刻如此

費禕當魏軍次興平禕督師往禦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就求圍棊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趣禕從容對奕無厭倦意敏曰聊試卿耳

信自可人必能辨賊

鍾離牧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自行義事僕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耶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必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慚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取者

吳良以清白守正稱爲郡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羅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爲議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惰窳自無袴寧是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以良言是賜良

鰒魚百枚

張莊懿公鎣爲南京參贊時有妟少年醉輒侮駡人市之人不堪也會公出少年飲既醉衆紿之曰而能奪取尚書藤不能不得謂而豪少年踉蹌當前導掣公一藤去公不問明日酒既醒覘之則尚書藤也怖欲死乃自反接長跽以藤置其首候公於途俄傳呼尚書來則雙藤鉄一矣公見跽者問故仍收其藤遣之

蔣給事性中清貧刻厲家居嘗駕一小舟入城止帶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逆船不得進遣二僕上岸牽挽蔣自到舟尾梢船適一糞船過偶觸之蔣本村樸鄉人不知大加窘辱二僕厲聲言曰此是蔣老爹如何無禮蔣駡家人曰奴哄人此處那得個蔣老爹促家人牽船徑去

宋南野璟爲御史極有風裁還家家有牛蹊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弟詬毀君勑家人無出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久躍入水中君使人援出之易以己衣迎至上坐謂曰與而家世好奈何以小忿墮之呼牧牛兒鞭之數十使人以肩輿送柳氏子歸且謝其父老其父老大慚

忍辱撮要云忍是快活路世上少人行舌柔嘗在口齒折只爲剛思量這忍字好箇快活方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燄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臨江胡季山祖秘校與客圍棋有個惡聲相加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詰曰想爾不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焉還

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即言其故入門氣絕蓋服毒來也不忍禍立見矣

沛公見秦宮室子女欲居之器亦小但肯從諫亟還終有天下英布一見踞牀即悔欲自殺及得供御如漢王便大喜過望易歉易盈宜其及矣

劉元城於殺己者鏖聲不聞鼾鼻熟睡薛敬軒縛至西市神色自若韓琦問誰殺我持吾頭去三公顛沛時神閒意定如此卒亦未罹其害

遇事而能靜能忍其人必福壽何者靜忍則思慮宛備而事必成酬應安閒而禍不作福壽不亦宜乎先正有言凡矜己忌人麄疎執拗及浮譽即作沾沾之態小不堪即呈忿忿之色者皆薄命之人也蓋爲此等人事必不能

成禍必不能免夫人而無成事之門及免禍之道非命薄而何

凡有横逆來侵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之法順而受之不可便動性氣故遭一番魔障長一番練達容一番横逆增一番器度

潘蘅齋公一日乘肩輿出輿人偶觸一狂生狂生逐輿詈罵抵舍入廳毀其椅而去明日學師聞之率狂生來請罪先生曰昨趾未曾出戸也安得有詈罵而毀器者謝學師送之出狂生羞而欲死

曹公時中隣有悍生倚其先世怨以至書公名於牛後向其童而加撻因極口肆詈童歸以告公徐曰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公每於日小遷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倚尺一若爲候者而中

則痛詆極毀伺公出時令人踞上之公不手
曰候我童來既而從者至命取火燔之曰卿
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人不能荅聊自
解耳生媿而止

張莊簡公悅元旦拜竈有家犬坐於竈上衆大
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死衆
又大詫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
怪自敗

唐錢徽於穆宗時典貢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
以書屬所善士於徽及榜出不預文昌私怨
之譖徽不公徽坐貶或謂徽當奏發其書徽
曰事苟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成祖一日得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
檢閱凡言兵食事宜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
焚不問因從容問縉及脩撰李貫等曰詞涉
干犯者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

臣貫實未嘗有也　上曰爾以未有爲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獨無一言可乎

光廟年十三歲講筵日每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講案前有銅雙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　光廟矚內侍曰移銅雙鶴可近前些衆皆歎服

何武與戴勝不合勝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勝子賓客爲郡盜遂繫廬江勝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出之勝慚服　國朝指揮門達構陷袁松及松出獄而達得罪當遣戍袁送之如故交房景伯守清河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之景伯督縣屬追訪之而署其子爲西曹椽士大夫立身敦厚處心和平每事須出人意表無令小人之心可以相測也斯善矣

呂東萊曰有盃盂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

量。有天地之量。雨瀑而沼溢。酒瀑而卮翻。踰其限而過其分。雖欲不滿。不可得矣。我不爲沼。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爲卮。何憂乎千釀之醴。吾以是知自期之不可小也。

丁仲衡爲主事時。御史張政過其門。適邏者來報。聞公失竊。今獲盜者。需公認。公曰。吾家未嘗失也。辭不往。政問故。公曰。時禁盜竊者死。寧亡吾竊。不忍其死也。張歎曰。公仁人也。因薦起爲御史。

宋古成之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登梁灝榜第二。預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名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瘖不能應。 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衆服其量。

蘇魏公爲宰相。因爭賈易復官事。持未決。御史楊畏論蘇故稽詔令。蘇即上馬乞退。呂微仲

謂可見上辨之何遽去蘊曰宰相有一人言便爲不當物望豈可更辨曲直宜仁力留不從

有人問呂榮公曰爲小人所詈辱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已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與他一等如此自處忿心自消

元祐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於公者忠宣公荅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儒帥大服

陳憲副伯獻稱林文安瀚曰賤者即之不知公貴卑者即之不知公尊不肖者即之不知公賢且智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公凜然不可

犯也

陳鎰王文同掌內臺凡入臺陳或後至王輒命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一日陳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少需諸道咸不平王至知之曰吾在陳公度中矣

王忠肅召爲冢宰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序過閘雖貴官不得越人怍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部即調爲考功

張莊懿公鎣巡按東省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標掣落其紗帽左右失色且曰州守縛此人待罪公徐曰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掛遷遣出

嘉禾葉春嘗爲府椽後仕至參議宣德中與大理少卿熊槩巡撫東南一日同至嘉興公館槩痛笞郡吏猶辱罵不已葉從容謂郡吏曰諸兒當勉某昔在此喫了多少打罵槩大赧

蓋忘葉之爲吏也

張鎣爲刑部尚書有獄事須急報夜坐秉燭趣吏治文書遲發朝奏夜半書既就吏袖拂燭覆於書書不可奏吏叩頭請死公曰悞耳趣再書之坐待怡然竟曙不寐

周叔夜元旦肩輿出市中匹賴少年指先生曰夫夫名爲舍者吾試衆辱之乃呼其名先生歸而使人召之來好諭之曰若幸遇我毋爲犯他冠蓋恐不汝宥也笑而遣之

吾松一老儒薛姓號河東貧而無賴謁無錫富室鄒氏自稱錢狀元師託以他往便履一叩彼信禮之張筵相欵未終適有報錢狀元至此老起謂主曰吾當往其舟謁而偕來主唯唯任其往即以眞情告之公欣然應曰此何妨遂同往主迎之公執禮甚謹側坐談笑至盡醉而終畧無可疑之色

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會太僕趨告曰喜吾壻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為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借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

洪武選蒸為諸生時家有徭役謁令君求免不許曰此戶易辦其秋武選舉于鄉令君歌鹿鳴以宴舉者次第行酒至武選武選逡巡避席曰別戶易辦酒戶故難堪也令君媿形于色同舉薄之後歲進士竟卒於武選

凡脾位好處百物通喫得去見天下人可惡可憐處多必其脾位有不受者也我無知無能同于渾沌是謂真士第一補脾聖藥也

聖人見人皆聖人也賢人見人或賢或不肖不肖人見人則皆不肖矣袁中郎言譬如人脾氣強盛者蔬糲亦皆甘美否則美者惡甘者苦至於敗壞之極雖珍滑之物亦不復能可

於口矣眞舍喻也

宋栗蒼纁爲吏部尚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面衣乘驢不下從者誤爲男子呵之老婦大訴曰我住京師五十餘年見了千千萬萬希罕你這蟻子官兒宋至部語同僚笑曰官亦不蟻子矣此婦人眼孔大所謂見慣渾閒事也若深山窮巷人見一項紗帽便戰慄失措蓋緣經常少眼界不覺故學者先開擴胷次

讓古人便是無志不讓今人便是無量

醫書言去病至七八分即須止餘俟正氣復聽其自除若去病至盡即正氣受傷國家治惡人革弊政正宜得此意從古以攻伐太甚致傷元氣本以求治而反至擾亂者往往而是士君子不得不執其咎也

宋胡肅端重淵涵客有造公者具公服鞾版而忘記不易帽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

色動

魏公潞公俱嘗鎮北門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即於解狀判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色潞公時復有解一卒猶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公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高爾

堯夫疾革程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

趙普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既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嘗賜外

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

呂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爲務每奏對同列多異議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公讓不敢當

王旦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樞密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旣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宋彭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胸中不平輙要鳴胸中有得輙要說只是無量以容

于東漢君子無所容中方見一黃叔度于武后用法湯沸火勢中方見一婁師德平時言德宇寬洪亦難以指名非有養者不能至此

處世不可太生揀擇麒麐鳳凰虎豹蛇蝎蕃然並生只如一身清濁並蘊若洗腸滌胃盡去濁穢只留清虛便非生理

自巳杜門嫌人出路自巳絕滴怪人添杯自巳吃素惱人用葷只是胸中欠大

昨非菴日纂三集廣慈卷之十一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程伊川在經筵聞哲宗在宮中盥漱噴水避蟻因畢講請曰有是乎曰然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陸宣公曰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應舒遲故決事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

射鶉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行市。則一市之狗皆嘷。彼物豈甘就死亾哉。而世之悍夫忍人。乃誣物爲無知。何也。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寃障。多祉萃於今生。培眞善根。餘慶及於他世。

習俗成風。宿根難拔。一片慈悲。若泥牛之入海。久絕行蹤。萬端貪戀。如飯鼠而落窩。終無出理。慳囊自惜。覩悲鳴曾不掉頭。飲啖方奢。見膾劊正爲摩腹。始以忍而成慳。復以饕而毀戒。抑不思欲海沉沉。猶波逐浪。業風忽忽。如影隨形。欲於無梯航處設梯航。空在有功德中爲功德。

陶潛爲彭澤令。遣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

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一斷不可再續霏膾形軀片片是含悲向盡既毀豈能復完肢分炮烙物物都抱苦就終夫五穀供人尚且難消一粒況群生自命安得妄毀毫端誠念死者歷劫不能更生吾食者一刹那已化烏有方求生而不得豈覩死而甘心

白龜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能辯九天禽語九地獸言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坐適將吏驅三十羊過庭下中一羊鞭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驗之果生二羔周豫學士嘗煮鱔見有鞠身向上以尾首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故也

以彼肥甘恣我口腹試思昨日之泳躍翺翔今歸何地恍見生前之飛鳴飲啄已化甌中則入珍羅前盡屬呼號寃業五鼎在列皆爲寃轉遊冤自然心惻豈復下咽抑且臂縮不能染指

桂古山自言近日收得淨軍三千入內亦是一大事湛甘泉不以爲然古山云吾固憐之甘泉曰固是惻隱之心今年旣收入三千明年必有奄割三萬者則此三萬何辜可知一念之愛不必憑須得全體兼焰無漏

蘇子瞻詩曰捲簾歸乳燕穴牖出癡蠅爲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吾輩嘗作此觀何患民胞物與之念不從此生傷人害物之心不從此滅

吳越甘蛙齊人見之毛起幽燕嗜蝎越士覩而寒心此豈嗜性故殊良繇習累所異誠思周

性不忍傷性有生豈以供生夙鋤一開六根頓淨欲網重重金剛劒不揮自裂殺機種種長生國不涉誕登

人生世間愚濁者多而况婢僕尤無奈何便不稱意且莫譴訶付之一笑心氣平和

國朝穆宗嘗食驢腸而甘左右請詔光祿日若然則光祿當日殺一驢以備宣索吾不忍也

元余闕守安慶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踐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鬪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

蘓東坡曰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自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愈於煎烹也已親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何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耶

洪武中太祖嘗名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子閱皇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食既乃閱以故遲太祖喜曰善孺子知恤下人乎又令閱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白太祖喜曰兒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

耕夫血成汗減價糶新穀忍寒典冬衣依限免敲扑正額假開銷羨餘飽鼠腹那怕饑寃訴紙錢多預蓄

蓮池大師云予作放生池疑者謂魚局於池無活潑趣不若放之湖中予謂池雖隘網罟不入湖雖寬晝夜採捕陋巷貧而樂金谷富而憂利害均也又疑無活潑之趣則有一喻坐關僧住室中循環經行隨意百千里而不窮倘徉自得安在其不活潑也今幸處平世城中之民以城門之啓閉爲礙一旦寇兵壓境

有城者安乎無城者安乎漁喻寇池喻城人以城爲衛何局也魚可知矣

每饌烹羊羔未見長肌肉今朝血濺地明日仍枵腹彼命雖微賤痛苦不能哭殺我待如何將人試比畜

予初不舉罪福報應但請予執杖磨刀捕捉摶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觀彼衆生迸竄飛透投寘入隙恨天不賜梯地不借孔與人類怖畏王法聞有擒追竄散魄震者有異無異觀彼衆生黨類相憐孳宗相並如割一雞則衆雞驚啼屠一豬則衆豬不食與人類被執向官闔門徬徨或告死別六親歸哭平日眷愛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衆生臨時被刀宛轉悲鳴冀或見赦血瀝命斷聲猶汶存或動掣與人類疾病無措號神念佛庶幾保護神祇告離迸眼努唇手足牽引以冀或存有

異無異若謂有異是未嘗觀卽今請觀若謂無異惻忍安在卽今請斷

淮徐山東饑　仁宗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令艸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上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議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用璽遣使齎行　上顧士奇曰汝可語戶工二部朕悉免之矣

仁宗爲太子時至鳳陽謁陵畢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艸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太子惻然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灶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撤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牧民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執中言被灾

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速發官粟賑之毓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無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或謂物類充塞恐無所容豈知現前被殺之衆俱是前生好殺之儔輪迴之理言之痛心若戒殺之人既多則可殺之物自寡是故虎雖殘而知徙鱷雖暴而可驅若慮人不食獸獸將逼人何不慮人不食人人將相碍乎

善生人類惡生物類托生均此靈光物多人殺人多鬼殺畏死同茲怖念誇珍說味誰肯持刀戕自己形軀戒殺禁饞免得轉世酬衆生寃債

燕鶯巢產盡護惜弱息嬌雛蠓蟻穴居各棲止安窩樂舍驚棲發蟄奚望門戸清寧覆卵傷胎難冀胤嗣繁盛

黃汝諶贖還千人方可稱給孤長者曹武穆不傷百物此之謂天大將軍

人身有一疾呻吟徹眠夢買藥與呼醫告佛仍設供諸佛雖不語慼汝頗側重殺羊食其心何不念他痛

倮羽毛鱗介畣曰五蟲天地生之均之爲子豈其生各種之子供一種之子之食豈其憂一種之子之素餐而死忍令各種之子之負痛捐生令人不至殺人而食不過畏法不敢畏因果不習設其不爾屠酤之肆且懸人肉如林若黃巢置舂磨寨秦宗權載鹽屍給軍楊完者掠人爲糧遍若山東大饑父子夫妻遞相殺食便安然食人無少顰蹙將人亦天生以供人食者耶令人過屍林義塚觜骸狼藉無不穢嘔疾趨乃不悟食噉衆生且以臟腑爲衆生屍林義塚形則人而臟腑化衆生久

矣一旦眼光墮地命命塡償諸趣遍歷如遊園觀鑊湯爐鐵雨劍風刀無有出期噬臍無及矣豈不哀哉

擬寒山詩曰老翁死却兒晝夜搥胸哭痛心徹骨髓叫云我孤獨何不返思量恣啖豬羊肉羊豈不思兒豬亦有眷屬

孝宗朝詔婺州市牛筋五千觔時李侍郎椿爲婺守奏一牛之筋纔四兩今必求此是屠二萬牛也　上悟爲收前詔

蔣給事性中在京燕客已卜日矣適鄰家子喪公言彼方悲哭而吾何忍歡笑遂止之數日喪去乃召客也

正德己巳大水鄉民饑曹公時中貸米百石又力勸諸大夫行賑鄉民賴以全活者甚衆親黨招飲皆不赴曰民絕粒而我輩乃列筵哉日食亦止蔬食候歲稔始如嘗

怒既累德亦復傷生欲令當境和平須在平時

仁愛

鎮江軍士范某妻病勞瘵瀕死有醫者云用雀百頭制藥末飼之至三七日服其腦當痊然一雀莫減也雀有死者旋買之以充數范依言籠雀妻聞之恚曰以吾一命殘物百命寧死決不爲此也奪籠放之未幾病自痊且懷妊生男男兩臂中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

俛粥毛分明不滅刻畫

民饑而我粱肉如茹荼毒民寒而我裼襲如被荊棘民愁而我歌揚如聞喑啊民勞而我安閒如在痌瘝故臨民者終日屹屹惟上念頭上之彼蒼下軫眼前之我赤

鄒幹爲兵部郎中　英廟北狩京城戒嚴幹超遷本部右侍郎凡處繁應變多不待奏報而行一日鄉民萬餘欲避虜城中守者難之幹

曰立城本以衛民耳急而拒民于外可乎立主納之全活者衆

梁武帝遣人放生于石頭城下洲置十戶在洲旁掌㲉粟以飼魚禽名長命洲魏李恕來帝適放生問曰北土頗事此乎恕曰本國不放亦不取

雞造殺業故不免一刀而我不殺雞則圖已省尸之一刀耳是故佛氏見殺如割自身不獨

爲受殺者代其見時之痛又爲造殺者代其將來之痛衆生未及知而慈父如眼數雨見之了了矣

賓筵苦醉飽不堪則何不携杯盂一二以施之餓而欲死者使足于半菽可生也何不以殘杯冷汁施之于生平不知肉味者使其知人間之有此味也

[illegible]愛發者代其見者之痛又爲造發者代其
漸來之痛衆生未及知而戀父如眼數雨見
之了了矣
實吾酺飽不堪則何不攜杯盂一二以施之
餓而殍所存者使是千年數可生也何不容發
[illegible]十[illegible]也[illegible]

昨非菴日纂三集口德卷之十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利泰西云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意使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奧湊而以齒如城脣如郭鬚如櫟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訒于言矣不爾曷此嚴乎

著警勸書拔衆靈超業海雖細善應生兜率作綺艶語導聾盲入愛坑任高才定墮泥犁

淯水之濱有富人溺死得其屍者索贖千金其家患之謀於鄧析析曰第安之必無買此者求贖者見其不動亦謀於析析曰第安之必無更賣此者余見今世憸人遇兩爭之家而陰爲主畫必令相持不下然後得恣其顛倒眩亂之說彼此線索盡在握中以收其利此皆鄧析之教也

南部考察刑部出一郎中時劉公忠爲太宰人問劉何以得其情而黜之撝之曰王顧左右而言他時考功王章驗封顧璘皆爲劉所信用故云言恰合而譖傷讒刻矣

黃謙工部主事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册持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覘其貌寢甚調之曰老鼠拖生薑譏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問公姓名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貪緣事發參送法司其人坐公受賄削籍過司日

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公始悟結怨之繇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水爽美之後寒涸凝腹

宋氏有視期生者禄薄好彰人短人有體相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嫉毀之愚者侮之智者訾之貧賤者鄙薄之富貴者訕謗之官僚則訐陰邪士友則發隱曲其門閥才望無可擬議者則必巧摘其短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母家工商也妻家駔儈也弟不良也子不肖也有小過者必增飾以成其短甚至以無爲有以十爲百以疑似爲端的以偶然爲故犯以不得已爲優爲以錯誤爲情實度其

人可欺卽面折之衆辱之待他人如此待親族亦如此平生知識無不在貶剝之中甚者目父母爲頑嚚目兄弟爲管蔡教人興訟已復和之教人詛罵已復証之習之既久不以爲異晚年病舌黃每作必須砭刺出血數升乃已旣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間作者五七痛苦切至竟至舌枯而卒

夏閣老謹言行語云人生宜守口語言當自考多知多是非少管少煩惱布德反爲讐施恩成不好相逢但寒溫萬事皆黙了不必揚人惡切莫誇己善行人口似碑好歹悉皆見祿厚恐禍生言深慮交淺何如藏舌鋒彼此無欣怨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

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諦总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因辭是恐懼謹默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曰耳語一曰目語一曰手語一曰足語呫囁而談者私也睇笑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僞也躡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縱意之嚬笑成千古之憂游口之春秋中一生之毒

金性雖質處劍即凶水德雖平經風即險人性雖善惟口興戎

劉貢父幞次與三衛相鄰諸帥玩一水晶盂問何物而瑩潔若此貢父應聲曰此多年老氷也四字傷若干和結若干怨

徐孟章有言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

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
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
愼之不然謗議交作矣

韓朝矦與崇稷公語而終夜獨寢慮竊言之露
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內言之泄
于左右也呂公著不荅語次嘉問之問恐言
論意指之窺測於門客子弟也

清愼如盧懐愼矣而世有伴食之誚忠勤如李
文靖矣而世有無口匏之譏恒人之言顧可
深據哉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總實見實聞不可着口凡
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閨談酒謔愼勿形言

清獻座右銘有曰盛怒中勿荅人簡旣形紙筆
溢語難收荀子謂傷人之言甚於矛戟況形
紙筆乎

夏學正病有傳方焚漆頭巾作灰酒服之煩燥

而卒太宰張潔志其墓曰少學於學官既官于學官今也卒於學官嗚呼夏公黃僞之爲改數字少學于頭巾既官于頭巾今也卒於頭巾嗚呼夏公太宰聞之嘆曰眞油嘴也

聞人諱一善事述一善人必巧爲無端不可解之語逆奪之使滿座哄然而諱者色沮然後爲快旣造口業亦增意業一生聰明用之此處大可惜矣

唐德宗嘗稱李泌云朕言當卿嘗有喜色不當嘗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呼彼以直戇爲忠者難爲君矣

水滸一編倡市井萑苻之首會眞諸記導閨房桑濮之尤安得盡付祖龍永塞愚民禍本

對人無可說話愼勿強尋閒話來說不是承迎世人求爲歡悅便是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

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明道曰德進則言自簡

寧鴆子曰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晦翁曰覺言語多便簡默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時最不可指人隱諱反暴其父祖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語之不深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入于骨髓

古人謂傷人之言深于矛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是也

古人制口字虛其中曰止加一原不爭多

蟬之爲物吟風吸露最稱無求猶不免螳螂之患爲其噪也故君子不以淸高而忘愼容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已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捨短而棄長論已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無與深言謅別者無與強言陰刻者無與言衷情輕疎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邪緣彈射官箴月旦人品不及愛憎不及風聞譚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作善

元祐中黃庭堅與趙挺之俱在館閣黃以其魯人意嘗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趙必曰來日喫蒸餠一日聚飮行令先生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趙沉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先生應聲曰來力勅正整恊趙之

音合坐大笑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虀耳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言語之當慎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

飛語每憑必稽其實一人始信尚審諸同行事可疑更度其時勢一節可指必考其生平君子甚無輕議人也况是非臧否有一時不定而定于數十載之後有當世不明而明于數百載之下者君子甚無輕議人也

面諛之辭有知者未必感背後之議銜之者嘗至刻骨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証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

不面斥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動其機亦是成物

之智處

鳳凰終日鳴即非祥瑞虎豹終日吽亦不驚人言雖至當毋寧減之

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厚

昨非菴日纂三集內省卷之十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張子韶先生于書室中置孔顏及諸儒像晨夕瞻敬心志肅然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朝之撻

人不可無所期待無所期待則一味悠悠人又不可有所期待有所期待則終日拮据會須將宇宙事業看作一力擔當却不將宇宙事

業看作一生估盡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人說好那能使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十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聖人也只說得一箇寡悔耳此道明白心中便得寬平快活

祖逖字士稚慷慨有志節嘗與劉琨共臥聞雞鳴蹴琨曰此非惡聲也因共起舞元帝時爲豫州刺史渡江擊楫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

人生眞實受用無大於身無病苦心無愧怍俯仰泰然夢寬悟穩此是神福眼明脚健食寢甘適此是形福此外都不關吾事死生之事昔人謂之火傳吾今譬之徙宅一友云不知新居何如余曰舊宅做得人家新居自然無恙不然如蕩敗子弟棄其金堂朱戶而僦一破屋荒廬必有不可堪者矣

有以名利之說來者勿問大小悉宜應以淡心有以是非之說來者勿問人我悉宜處以平心有以學問之說來者勿問合否悉宜受以虛心此大受用寶訣

大梅法嘗禪師住山馬祖聞之令僧問和尚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佛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

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對好色于密室逢千金于廣野遇大敵于忽然聞讐人于垂斃好一塊試金石

矜字從矛伐字從戈心中如何容得這箇物事

熱腸以救萬物危苦冷眼以觀世態炎涼

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陳仲醇與諸友登塔絕頂謂友曰大抵做向上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子乘興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又賴諸君子慫恿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子提撕警惺跬步一差易至傾跌只此是做向上一等人榜樣也

德盛者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心刻鄙見人皆可議人靜夜自念我所許可者多則我德日進矣我所未滿者多則我德日減矣

作交不爲小人所悅久習不爲君子所鄙如是乃可見品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

赤舄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

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

故逆知可以託孤寄命

公孫弘舉賢良家貧不能行國人鄒長倩解衣

衣之脫冠履與之又贈生芻一束素絲一繸

撲滿一枚作書告之曰芻之爲物縱則亂束

則謹人情無以異此縱則窮濫而富驕謹則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十忽爲絲夫絲至微也

十忽而後成則物未有不積微以至著者而

況善乎積善則名斯成行斯顯加素焉則爲

玄爲黃爲朱爲紫又待人而成也撲滿者以

土爲器而用畜錢也有入穴無出竅夫土微

物也錢重貨也以微物畜重貨人而不散則

有傾覆之敗而況於人知此三者以之脩身

以之應事以之守富貴無人非無物累君宜

寶之

僞道學何從辨功名到手半化爲泥塑孔周假
氣魄不難知禍患臨頭盡轉作兜堅龍比節
無巢許遂令枯隱多充才有蕭曹固使猾胥
飾假狐技寧能掩尾羊質何事蒙皮

見義勇爲纔躊躇慮明日陰晴難定當仁不讓
猶退却懼他年懊悔靡追博得淳于志願酬
酣睡已將醒矣等待尚平婚嫁了名山能果
遊乎

用聖典拭几糊窗定陰削一生壽算刻煙書灾
梨賊棗必遠遺七祖灾殃故武安願天生好
人文昌勸世惜字紙

罵座揮拳爲歡之酒爲禍枯精竭髓生人之色
殺人故愛惜精神畱此身擔當宇宙昏懞志
氣將何物報答君親

羨車騎爲漢討賊直至破膽軍庭始是漢亾之
日文丞相爲宋存孤直至落頭柴市方爲宋

滅之年每想斯人輙爲流涕

詆緇黃之背本宗或褻帶壞聖賢名教詈青紫之志故舊或衡茅傷骨肉天倫請作平等之觀勿輕責備之口

屠緯眞曰凡夫迷倒有極可笑可憨者晝夜食猴羹以爲犬肉也則食之而美及明而知其猴肉也則嘔吐夜飲髑髏之水而清甘明而見髑髏也則大生厭惡一彌子瑕也當其愛之則見孝親不見矯駕見愛巳不見餘桃及其惡之則見矯駕不見孝親見餘桃不見愛巳其人美也則一過之處有遺香一見之後有餘想其人醜也則經用之器亦嫌坐臥之處必避男女之身一也髮則欲其黟然而黑而皮肉則否皮則欲其皙然而白而毛髮則否男人之巾幘與女子之冠髻一也當其高時則見低者而笑當其低時則見高者而笑

尊官臨卑是官尊非我尊也而我榮卑官奉尊是官卑非我卑也而我恥同一進賢冠也在公卿之首則冠美在尉丞之首則冠醜鶴與鷺同形也見鶴服則作華想見鷺服則作不華想蔬食菜羹同味也出富貴之庖則作美想出貧賤之廚則作不美想臭穢一也遭之於路則嫌其臭穢惑於男女則不啻香潔愛身也則蚊蚋思其傷燈火思其灼迷於利慾也則刀兵水火不顧熬煎油鼎甘心子女一也子則視爲骨肉女或視爲路人兄弟與朋友孰親昵狎則朋友勝于兄弟爭產則兄弟化爲仇讐以一念慈悲故則愛惜肖翹如同一體以一念殘忍故則戕殺子女不及肖翹愛則祝願惡則呪詛儼若我操造化之權阿所好則譽忌才美則毁豈謂人全無人倫之鑒若而愁明知愁之無益而不能不愁喜

而樂明知樂之無度而不能不樂日出而作依然伎倆而夜來謀慮萬端一息不來便無明日而刻下經營千歲迷惑種種聊指出以問人

羅念菴先生毎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然以公天性之篤亦須二十年功夫始得則知驕吝在甞人何可易言無也

爭財利而同市井徵色發聲固是鄙夫逞學問而向庸愚論古評今亦稱俗物

粒粟民汗寸帛民皮一鏹民骨髓固知爵尊祿厚不易承當圓蓋我父方輿我母庶類我弟昆只此耳聰目明儘難消受

讀書不曉世務名曰肉廚學道不辨誠心號爲紙筏

夢裏指羊作駟四大分離日那有主張病中度

日如年三餐調適時可無警省

王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寒餓雪行二十里訪之陶子母凍坐日高無炊烟愚爲解錦裘市酒脯薪炭與附火對食又損百千爲之娶及陶旣尹洛愚時老而貧且失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厚遇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巳此等人讀韓王孫傳寧不愧死

太宗征遼東時房玄齡爲留守或有上書詣其謀反者玄齡問之曰我乃奏君不發封而付之太宗接奏問所告何人曰房玄齡不啓書而斬之

國家設官凡部衙皆以淸吏二字其飭簠簋之意稔重然淸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粃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

可詈翁姑壓夫子叫噪於妯娌間矣彦曰清官無後夫刑官無後宜也清官而罹絕嗣之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者可深思也

死忠死孝隸卒人奴盡屬山河正氣如鬼如蜮王侯將相胥爲坑厠陰魔

高閣置書封倉箱而枵腹牖心擁產衣寶玉以焚身

東郭公云古人惜陰云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可惜

人人有一片潔白自受用地斷非他人所能分享人人有一擻不下擔子斷不能僱倩與人其他可攬可推任情起倒者皆世界中事非我事也

至道之用嗇鄙細不可古人之調寡深窖不可節俠之生輕鬭狠不可通達之財疎暴殄不

可才子氣高矜驕不可廉吏守嚴刻剝不可

市中鬨而訴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陽明先生聞之謂弟子曰聽之夫夫諄諄講學也弟子曰訴也焉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學矣焉訴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君子不能勝小人小人常易勝君子故置膏蘭於稽中不聞香氣雜纖鉛於金內便滅精光

赤子初生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美室各項帶來及其既殁亦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美室各項帶去中間惟有此心此理全生全歸可以帶去者却又爲美衣華屋各項弄壞豈不是大罪過

世人死酖者千萬而一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

之於舟莫仁於瞿唐而莫不仁於溪澗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我功壞業廢者誰歟使吾縱欲忘返而流於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汚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耶

魏于禁降關羽獲龐德不屈而死後孫權害羽獲禁遣還魏文帝先令詣鄴謁高陵預於陵屋畫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服狀禁見慚恚死唐克復兩京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光殿前帷首請罪甄濟布衣不受僞職詔赴詣京師上命館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旌別若此當時列拜曾無一人能爲于禁之愧死者蓋其心死固已久矣

元順帝閱宋徽宗畫稱善巎巎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曰獨不能爲君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孰驅而納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孰引而置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出者也

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爲勤淡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爲儉今之所謂勤儉貪耳吝耳

毋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酬毋一犯士君子公怒犯不可救

人但知口中有劍不知枕裏藏刀牀褥閒謔浪不根之語或乘醉飽過爲鋪張一入婦人之耳彼即信爲必然孰爲終身詈口欛柄或甚之生心啓釁余往往見之乃知閨閫中自有畏途禍門不第在外人齒頰也

黃叔相嘗爲吾言士君子當功名富貴得喪毀譽死生禍福之衝須是臨崖撒手慧劍斬魔方不牽纏葛藤墮落坑塹吾誦其言洞然有悟

父祖做的便是子孫楷式主人行的便是厮僕效法非禮之言切莫內談醉飽之語慎勿外洩

樂意相關須得一種收斂危亟頻鉅中亦須有一番寬和氣象

對天可說方開口與性無加勿動心

處富貴勿聽僕隸之言值貧賤莫信妻孥之計恐妻孥之計短而僕隸之言貪且險也

文清曰爲官最要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又曰接下不可一語冗長又曰待吏卒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天下事大都命制我者十之五我誘命者十之

入故行先立志學惟自奮

尤西山曰毀譽皆切磋之資譽者指我以前途毀者告我以險阻

康節詩立身要爲眞男子臨事無爲淺丈夫又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又在尋常時觀執守當倉卒處看施爲又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氷炭到胸中又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又誰將酷烈千般毒化作恩光一派深又既愛且憎皆是病靈臺何日得從容又稱隣美譽休多取纔近清歡莫賸求又果然得手性情上更肯埋頭利害間又才高正被聰明使身貴方爲利害移又大得却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爲多求又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又炤破萬古事收歸一點眞又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又無疾之安無災之福又多與招吝多取招損

言言皆可藥石。

敬齋曰。無事時不敎心空。有事時不敎心亂。

外護其身。如惜干霄茂樹。勿縱一斧之傷。內護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鍼之漏。脩道之士。要知二護之法。

孝陵好微行。嘗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睡艸藉上。中夜有兩人共語。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蹯藉而臥。上聞而異之。即以首足易位而寢。又一人曰。君誤矣。此翁頭枕藉。脚踹石耳。上不覺汗浹於背。即還宮。

江陰周鳳犯罪。官司捕之。歲久。少懈。暮夜潛歸。妻設酒食盡歡。鳳欲就宿。妻曰。不可。君在外久矣。一宿後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聞妾生子。將蹤跡君。爲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

世人有二顛倒。一少年當勤以圖身。反自放逸。

古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蚤謀身晚歲成無益低肩向世人一老當逸以就安反自勞役

古詩云可憐七八十齒落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之理乎

捨事以清心斷欲以寧神便是扁鵲醫不消請他明裏不傷人暗裏不虧心便是閻羅王不須怕他有時不妄用無時守得定便是陶朱公不須求他葭莩不妄拔雞犬不妄殺便是南無佛不消念他

東坡謫海南故人巢谷年逾七十自蜀往唁之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伊川編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捄之恕曰便斬程頤萬段恕亦不捄君子小人存心豈不遠哉

范丞相語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著說著便不

中此語最切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毆人醉時勇醒時索然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煬竈面前明背後左右無一些照顧而無知者賞其一時惑其一偏每擊節歎服叵難言也

欲止奢當念貧及欲止慾當念病及欲止忿當念禍及欲止邪當念謗及欲止惡當念死及

經曰佛告沙門愼無視女人當如蓮華不爲泥所汚老者以爲母長者以爲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意殊當諦唯觀自頭至足彼身何有唯盛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

申閣老百字銘云慾寡精神爽思多血氣衰少杯不亂性息氣免傷財貴是勤中得富從儉裏來溫柔終益已強暴必招災善處眞君子刁唆是禍胎暗中休使箭乖裏放些呆養性須脩善欺心莫喫齋衙門休出入鄉黨要和

諧安分身無辱閑非口莫開世人依此勸灾退福重來

李太白勸世文云千般營運不如淺種深耕死後披麻不如在生孝順結義他人不如自家骨肉買命放生不如存心莫殺發願脩行不如還了宿債千般計較不如本分爲人

諺云討便宜處失便宜此處字極有意味蓋此念纔思討便宜便自壞心術自損陰隲大失便宜卽在此處矣不必到失時見之也

張莊簡公悅督浙江學政始以餬名較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屹不爲動而士皆貼服任留都鎮定簡靜雖中官亦皆敬禮守備陳某者嘗設席延公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爲時所重如此

陳祭酒詢忤王振謫安陸州同知同僚餞之或倡爲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韻相協以詩書

晶字三個
日勿字成
易日日日
間坐不聽之
者內周易

一句終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箇口木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至陳云矗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點直直直馬往而不三點蓋薑桂之性如此故廖太史道南贊之曰秉德惟恒履險不傾

陸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淸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終身未嘗卿士大夫或問故慧曉曰貴者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語言間儘可積德妻子輩亦是涉世不必渡蟻好生不必出門多阻

士人大病只是自家不肯認差所以多鬱多怒夫自責自脩有何不妙而必以客氣爭勝也

天下雄心客氣都是資稟中大病不會將學

問工夫磨鍊一番卻原是自家受若

處事不能得大體當觀古名相傳以老吾識行事不能決大計當觀古名將傳以長吾膽識爲主膽爲用事無難矣

昔人云腹不飽詩書甚于餒目不接前輩謂之瞽身不遠聲利甚于穽骨不脫俗氣甚于痼

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壓到之言也

陽明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泥淖中腳起腳落須有超邁之足始得絕塵而奔得意場中偏長人意氣亦能消滅人善根

文成五彩錦筆生花辯溢四筵開談瀉木精工言語於行事了不相干俗會皮毛與性靈全無關涉落得一場溜滑怎逃萬轉輪迴

今下見慈心任說活名徼福生來無媚骨豈關

立異爲高

鐵杵磨殘方就諸儒學業墨池蘸涸方成逸少聲名古人豈必生知我輩正嫌力淺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至工藝之人用之以時不宜久留與之神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直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即廕壁迹中房琯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可不審察疏遠

讀萬卷不如識一字說千丈不如行一尺勤脩百億功果不如濟一饑渴窮民廣交天下英才不如近一篤實先輩

祝髮棄父母浮生一彈指乃其利慾心濃於在朝市機械反倍深趨營死方已言顏行蹠儒孽案差相似

賈人之海而遇風盡投寶而不恡以身重於寶也樵者爲毒蛇所嚙斷指而不惜以全體重於一指也人當倉卒權利害緩急甚眞至平居何顛倒而弗顧乎

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憫然遂斥之不用曹利用在簾前毎以手擊腰帶大后不悅後亦貶死因臣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簡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蓋可以忽乎哉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敎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萊公年三十餘受知太宗欲使爲相嫌其年少公乃服地黃與蘆菔以反之鬚髮尋白夫

不冒年于十九之時。而速化三十之後。何十年間而前後逈別耶。甚哉不變塞之難也。

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寢。倦極則枕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扣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他門入。

俗之徒能言而不能行者。曰鐵嘴豆腐脚。謂退縮而不敢前者。曰鑞鎗頭。嗚呼。艸玄準易。似知道矣。而劉棻之累。遽窮蹙以投閣。入角磨盤。似有守矣。而丁謂之召。遽倉皇以便液。是亦一鑞鎗頭而豆腐脚也。

張乖崖帥蜀時。給辭濯紉縫二人。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詠小人。小人。小人。

遂止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蓋未嘗犯也　國朝曹鼐不可不可堪敵張詠小人小人

葉顒初主南海簿攝尉二廣籍盐筴克賦捕賞顒重前尉有累捕獲轉至員外者或欲以所獲盜授顒顒曰仕途發軔如造屋建柱石柱石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歎服

一失脚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莫放過了親切底工夫莫虛度了少壯底時日

毋厚養生以累蟲蛆毋悖積財以累盜賊毋陰行險以累鬼神毋巧取名以累造化

彭執中云仕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

金人入洛禁勿犯司馬光宅張商英輩乃欲發其棺虜盜部遂犯惠州葺東坡白雲故居致

莫而去而呂惠卿之徒乃欲置之鼎鑊

溫公退居于洛十七年荊公罷歸金陵亦十餘年溫公不惟天下重望歸之其心樂道眞得退居之適荊公不惟得罪公議其心負愧而無一日之樂觀二公出處可以爲鑒

趙清獻欲絕慾掛父母畫像於臥帳中以自警

趙康靖守歲嘗置黑白豆於几案以驗善惡

歐陽文忠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illegible]以却之文節構木菴死心寮以爲養痾之所伊川於室中嘗置尖物劉元城謫炎瘴舉念絕慾東坡謫瘴鄉惟盡絕慾念爲萬全之良藥古人克己工夫如此

呂申公書古詩于屏風曰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富鄭公年八十猶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又語有群居閉口獨坐防心二句最喫緊

陳繼儒曰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改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與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欷

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趙清獻好焚香尤喜熏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不滅衣未嘗置于籠爲一大焙方五六尺設熏爐其下常不絕烟每解衣投其間謂人神氣四體誠不可使不潔淨清正如公而猶不免此甚哉一無嗜好之難也

先正有言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己也須見面

稱行踪少就好嘗愛唐詩有終日帝城裡不識五侯門之句

王方慶遷左丞無他政事但不許令史驢入臺門終日追逐時號驅驢宰相侯思正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時號縮葱侍郎趙霈紹興間爲諫議大夫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胡致堂時在西掖見之笑謂鵝鴨諫議嚴昇期則天時爲御史巡察江南嗜牛肉而多受金時號金牛御史嘉定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入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吁身居政府而優游伴食寵擢言路而蔓衍塞責毫無益于世道人心者對此可發深省馮道作長樂老傳自敘其無恥蔡京作太清樓侍宴保和殿延福宮與宴記自明其不臣元

禎作會眞記鄭禧作春夢錄自表其失行牛僧孺作周秦行記自陳其蕩志愚讀之不能不爲之抵案而作惡也

李密爲祖母陳情解官而後以遷遲怨望獲罪方望諫隗囂稱王而後立劉林以死李迥秀爲母出忤婦而隗爲張阿臧私夫劉殷孝子而以二女奉劉聰至太保房玄齡妻爲夫病眇目而後以姬阻太宗賜之以毒而不[illegible]質之守所歸奚減耿恭孔覬之清節何愧羊續袁覬之才氣亦不下其舅蔡興宗而卒以從亂誅人固不可以本末論也

家願語錄云薄於修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世皆是使造物何以饜其欲

陶柟林云居家爲婦女們愛憐朋友必多怒色做官爲衙門歡喜百姓定有怨言

財利等物世間公共原非一己所得而有你看

生前積聚。死後何曾帶得分毫。且今生既無利澤及人。來生亦無福祿到已。循轉之理。鑒鑒不爽。慳惜自苦者。可發深思。

許眞君論言云。心頭不善。念經無益。違法欺公。脩身無益。不善取利。佈施無益。不明自性。闊禪無益。不惜元氣。服藥無益。心高氣傲。廣學無益。時運不通。枉求無益。心出世。學道無益。生不孝親。死祭無益。不斷殺生。求壽無益

屠赤水云。入道場而隨喜。則脩行之念勃興。登丘墓而徘徊。則名利之心頓盡。故諸念不清。宜以佛理而淘洗。六根未淨。可取戒香而熏蒸。

天下事。無一件不是人做。然必寬綽細膩。眞實寧耐。一一從首至尾。節次調停。方克有濟。

陶柟林云。人有怕死一念。生平極要做的事畢竟做將不去。人有醜窮一念。生平極不要做

的事只顧做將出來

宋儒曰耐煩是學脉簿書錢穀煩莫甚焉見以爲煩未免生厭纔有厭心便生熱惱事滋紛而煩乃滋甚矣須知事本無煩簡煩簡從心生若心事寧耐隨事日爲處分毫不犯手何煩之有卽此是學卽此是政耐之一字吾輩最宜服膺

誠實以啓人信我樂易以使人親我虛己以聽人教我自反以息人罪我遜言以免人忌我危行以消人鄙我厲操以止人汙我量力以濟人求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大段觀人寧取有瑕之玉不取無瑕之石周身粧點不見破敗豈不見好識者望而視之莫掩矣白沙先生曰多病爲人未足羞遍身無病是吾憂可自省也

看破人情時不可說破完得道境後方宜世境

涉世深無一可交之人乃無一不可交之人鍊情久無一可巳之事乃無一不可巳之事

顧東江舉壬子解元北上京師寄同學一書紀述所過風物感慨而寓策勵之意今讀其書慷慨激烈洵交道所無也書末段有云東平而上赤地彌目風景蕭然直抵恩縣望德州居民始覺有生意而景獻河間上下乘風塵以禦人於薄暮者尤多車行二十里頓撼風沙之外又有卒然不虞之想因思生長東南習慣優逸此來忝預計偕兼値和煖猶且不堪若緣徭役轉輸或值患難無車馬以代步無僮僕以給使令窮寒沍陰風霰交集其爲淒涼何可言也又見緣途人家子弟未出十四五者往往驅逐驢騾奔走道路或拾不潔眉目亦不甚惡問有敎童子者所習雖百家姓亦手寫而讀之如此雖有美質欲成就難

矣南方書籍汗牛充棟鮮衣美食淨几明窗父兄師友優養期待視彼何如而前此皆悠悠度日莫肯奮勵不因此行孰知一向之慚愧耶昔太史公周遊海內覽觀山川形勝古今遺跡而後文章益大肆僕此來乃併於人事而有感焉敢悉以告我同志互相策勵以無負天所以厚我之意而睽離契濶之私固有不足言者

愚夫婦見搬戲聽說演古本到哀苦處淚霪霪下這滴滴點點都是如意寶珠也今人見此等人便笑以爲欵正是日用而不知

氣清天朗悲者無限淒涼怪雨冽風樂者恣情觴咏優游閒坐短日見長勞攘奔波倏景亦促風光日景無有差殊影事妄情遂生分別人且不能定情如何造命

人生高不論科名甲不論一命達不論軒冕窮

不論布衣但令居身無玷鄉里效慕窮賤亦尊若使毀棄隄防寡廉喪恥通顯亦辱斯理昭然而人不悟良可歎也然士人不能簡身大都爲衣食所累未遇則思溫飽旣遇則戀繁華竟不能寶其身爲無瑕之玉所以呂正獻公嘗引古人詩曰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人能不以衣食自累而讀書厚自隄防則置身潔白而與聖賢同歸矣

想自己身心到後日置之何處顧本來面目在古時像箇甚人

一生在君父恩中問何報稱百事有兒孫分上勸且寬容

官守二字可味操守之守要清心守待之守要耐心乙丑病中題壁自慰十數年來皆覺得力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

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

自古聖賢做功夫豈止數行書著力從今宇宙皆吾事莫將第一等讓人

榮枯倚伏寸田自開惠逆何須歷問塞翁脩短參差四體自造彭殤飯難專咎司命

子孫不肖還是祖父餘殃莫只嗔恨子孫主師不錄總是時命未顯莫便怨望主師

蒼蠅附驥捷則捷矣難辭處後之羞蔦蘿附松高則高矣未免仰攀之恥是以君子寧風霜自挾毋爲魚鳥親人

忙裡要偷閒須先向閒時討個欛柄鬧中要取靜須先從靜處立箇主宰不然未有不因境而遷隨事而靡者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作的幼而好學日出之光須競競焉

閒中不放過忙處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受用暗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少時不怠惰老來有受用。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讌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虀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虀煮飯是爲甚底愚謂此一語視王會一生不在溫飽張詠一生不爲輕肥何如而郊所記上元喫虀煮飯亦是何事此處最可猛省

害莫大于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夫信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禁此二害家政肅矣

窮漢知所經營來路便量他不得名流趨有徑

賣後路便保他不得

李文節燕居錄云在公堂行一私枉一法賄不過吏胥在私宅行一法受一物賄不過僮僕夫惟可使吏胥見可令僮僕知則庶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錢也是天下一件好東西廉者辭之以爲廉仁者施之以爲惠余欲作錢神論將此立意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往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解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此過去心未來心似不可無

士君子有超邁之才閎博之學必須與佳山水好風月兩相暎發盪我機神又須神交身覯古今聖賢豪傑爲磨礲洗發之精又須從猛風逆浪老雨窮途中鍛鍊一番庶幾心性動忍不驅使于氣質不沒溺于庸陋若苐悠悠忽忽虛憍恃氣未見安身立命確有處所何

所得參上流品格乎

李文節燕居錄云丁酉年余五十六歲因念人生七十古來稀今去七十十餘年耳即爲會已苦來日無多何暇爲不善乎

功名浮物非駐足地先周望登第後寓書與余謂向時迷陋視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岸吾輩須大開眼目提起此身在公卿大夫之上勿令爲些小得意事壓倒即前頭有無窮進步地矣

魏文帝以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疑世所傳火浣布爲不然著之典論刊石太學廟門及齊王芳時西域來獻此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遂刊滅此論天下笑之時人耳目短淺所不經見輒以意斷其有無如後儒謂無鬼神及天堂地獄之說皆典論類也此病俗儒尤甚

世間極閒適事如臨泛游覽飲酒奕棋皆須覓伴尋對惟讀書一事止須一人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之中而覽觀四海千載之下而覿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斧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見聞天下之樂無過於此而世人不知殊可惜也

伊菴權禪師用功甚銳在衆未嘗與人交一言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麼空過嗟呼余輩犬馬之齒已長空過從前多少日子都不覺知都不鞭策不知來日尚有幾何不知後來作何結果念之心悸

富貴之家其閽人面目已見可憎而主賓相對作勢私談亦覺無味故士君子於此可以無求便安少往所謂寧令怪其不來無令厭其數至也

盛寅先生夜夢有寄椒其家者急欲椒遂私發

用之竊而深自咎曰豈義心不明故至此耶迄不能寐此與某節婦夜夢有男子調之起自悔責至毀其容相似眞所謂獨寢不愧衾者夜卜諸夢寐學者於此亦不得艸艸畧過

富貴家兒蚤眠晏起朝不見辰曦晚不見夕魄人生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有用日力強半付醉夢中以此爲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廢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尚勗之哉

諺云若要小兒安長帶三分饑與寒士君子亦須帶得幾分饑寒然後骨堅神緊內可以練性眞外可以經世務若向肥甘輭滑中養却悠悠忽忽便斷送一生矣

宋蓋巨源爲縣令因買羅於公廳上手自拓量其侍婢從屏閒見之惡曰不意今日却事一羅絹牙郎因求去不可畱

詩書乃聖人之供案妻妾乃屋漏之史官

武士無刀兵氣書生無寒酸氣女郎無脂粉氣山人無烟霞氣僧人無香火氣換出一番世界便爲世上不可少之人

兒女情英雄氣並行不悖或柔腸或俠骨總是吾徒

坡公云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年恨不見色目者空爲一反觀

面上掃開十層甲眉目纔無可憎胸中滌去數斗塵語言方覺有味

肝膽煦若春風雖囊乏一文還憐煢獨氣骨清如秋水縱家徒四壁終傲王侯

憂勤是美德太苦則無以適性怡情澹泊是高風太苦則無以濟人利物

誡世十著云第一著忍些好多忍耐少煩惱艱苦自家知便益隨人討放鬆肚皮謹閉口不怕撞著無理鳥第二著寬些好是個大容的

小肚腸空窄撇軫量多與少一條大路儘人行荊棘叢中要跌倒第三著靜些好是非塲多閙炒無事蚤關門有飯休儘飽閒閒散散樂陶陶何苦奔波滿街跑第四著淡些好淡滋味無價寶酒淡不醉人菜淡少病惱淡淡交情耐久長富貴穠華難守保第五著省些好費用多來路少精神休逞強心機休弄巧省些福分與兒孫免得自身都使了第六著平些好做蹊蹺成懊惱路間有不平剷剷定是蚤老佛指出平等心免人墮落畜生道第七著讓些好路徑窄迴避蚤驢馬望前擠一定擠個倒憑人向上我抽身傀儡戲塲先看飽第八著癡些好會使乖偏不巧除夜賣癡獃收買如活寶癡人從來有癡福伶俐奸欺窮到老第九著笑些好鎖愁眉容易老鎮日笑嬉嬉睡到日出卯花前月下籬笆邊拍手

打掌齊叫好第十著窮些好免經營沒處討無字入公門有興眠芳艸梁上君子不下顧化緣僧道靜悄悄

書是同人每讀一篇自覺寢食有味佛爲老友但窺半偈轉思前境眞空

救已敗之事者如馭臨崖之馬休輕策一鞭圖垂成之功者如挽上灘之舟莫少停一棹

聖人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士君子當使此衷如杲日當空寒潭徹底縱觀千古下審來茲將成敗利害得失是非盡呈于眉睫之間恣我酌取事來則爲迎刃事過則爲虛舟旋乾轉坤纖毫不動此乃是豪杰施爲亦是聖賢實用

天下之最討便宜者莫如做好人特人未之思耳

仁厚刻薄是脩短關謙抑盈滿是損益關勤儉

奢侈是貧富關保養縱恣是人鬼關

李文節燕居錄云翰林官能壞人衙門冷易苟體面好易做無政事易懶無風波易放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生而貧寒故忍得貧纔不貧便足見人貧憐之余晚成故有耐性其在館中讀書或急於散館予偏愛同年之聚樂課業之長益其在仕途儘穩順然未嘗有速化意也予未有子因念子孫一身耳所需幾何廣積財帛欲以遺何人故有所不受不取爲無用也凡此皆余缺陷處然皆余得力處居富貴嘗憐窮困受快樂嘗恐災禍見在嘗思知足未來嘗思戒懼寃結嘗求解脫衣食嘗思來處起念嘗教純正出語嘗思因果逆境嘗當順受動靜嘗付無心守此十嘗更無煩惱

士大夫損德處多繇立名心太急

武林張恭懿公名瀚釋褐觀政都察院其時臺長爲儀封王公廷相一見即器重公延坐語之曰昨雨後出街衢一輿人躡新屨自灰廠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汙其屨轉入貫城漸多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倘一失足無所不至矣公佩服其言終身弗忘

春至晴和花尚鋪一段好色鳥且囀幾句好音

士君子幸列頭角復遇溫飽而不思立好言行好事雖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

一味不耐煩是我平生大病蓋日用應酬雖極鄙瑣能從此處尋出一團精細光景纔是學問工夫若徒避事避人自圖安靜眞暴棄之尤所宜痛改

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心稍怠荒便思勝似我的人則風斜雨急處自立得腳定花濃

柳艷處自著得眼高路危徑險處自回得頭蚤

陰陽家有言曰千里來龍須看到頭一節士大夫晚節末路比少年初任更須謹嚴

京中一大條云近日士大夫不要孔廟兩廡喫得肉只要閻羅殿前過得堂便是好漢此雖憤世之談實警世之論

東坡謫海外以陶柳集爲友張子韶列諸聖賢像於座上朝夕對之又有室中置楊伯起影者又有置范文正公像每日拱向三次兩次者古人攝心皆有道矣

欲遠小人且借他一項君子帽欲爲君子須掘斷萬種小人根

以宇宙第一流人品自期方僅免爲齷齪漢子以宇宙第一等事業自砥方僅免爲溫飽前程固是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亦是立志非難

實踐爲難

張敬夫几席不正雖深夜必使人移之薛敬軒見器物少有不正心便不安必移正之方外利用之功要如此

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暇而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

嘗與友人閒談云我輩讀書博一第裒然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任生靈利賴而孰知日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件行的是折福事時時做的是違心事在在做的是背理事此雖其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爲中人鍼砭

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之此言有理也

終日端坐畧無勞事未饑而飯至未寒而得衣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室廬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爲善更且使性氣縱喜

怒甚者造罪業豈不大可惜乎嘗與此心久

久自然寡過

大惡多從柔處伏哲士須防綿裏鍼深仇常自

愛中來達人宜遠刀頭蜜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當

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

部乃爲終身之恨此清節可爲世戒乖崖鎮

蜀當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

重厚可爲薄夫之開押

韓魏公爲相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

三農望收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眞做出宰

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

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嘗謂保初節易

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力又作喜雪詩

云危石蓋深鹽虎重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

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見一走卒稍敏捷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以是知爲官者當明白正大不可有一毫偏向

宋陳瓘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桌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牀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一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嘗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以勞人也

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蓋明

道和易人皆親近仍月嚴重人不敢近

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

或問人經患難皆是不幸事曰患難亦是不經事人良藥有一服可以治其終身之疾者士大夫往往有之柳子厚服此藥稍遲耳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嘗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靜定後看自家是甚麼一箇人

君子與小人就形跡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事之類君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嘗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若黑白之相反

凡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于天盡力農事加倍收拾這一般小是取之於地

善教子孫後嗣呂盧這一般私曰

八

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廢貲本不定分數不用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明傳得久遠

嗜慾萌生遂後必悔忍過必樂忿怒亦然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畱下底法程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臨之即應不待思索

或勞先生人事之繁先生曰凡事只得奈煩做將去才起厭心便不得

怒時言語都忘體怒後思之自家鄙瑣肺腸全被人覷破了

身爲士大夫則此身便爲射的矣故一言一動不可不慎

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瘧下

冬大熱　又歲寒暑迭變不覺已成衰老[illegible]

不競爲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乎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卻敢爲聖人於傷生事不敢爲到臨死卻不怕

端居丈室如擔百二十斤擔子從獨木橋上過脚蹉手跌則和自家性命不下累死復與人抽釘拔楔救濟他人也

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步去死轉近得不猛省

四隣日日見有死者嘗于此儆省自無歇[illegible]耳古歌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又到我

十二時茫茫萬緒亦知聞世界何存不滾六塵須識真主人自在

第一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火所累三種累累殺天下人

昨非菴日纂三集守雌卷之十四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東方朔誡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漢田蚡爲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武帝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蚡之得無誅幸爾。顏峻久執朝政。庾徽之奏其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己。尋於獄賜死。

唐岑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郤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嬴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游。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沖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可想見其人。

天下惟妬善者多服善者少故文士尤當韜晦劉孝標與梁武帝策錦被事多十餘事帝失色遂不復引見後沈約與帝徵栗事約少帝三事出語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卽羞死後帝聞之亦怒唐孟詵以識藥金左遷台州司馬宂徐摛經史百家答對如流卒爲朱异所忌出爲郡守以此知韜晦二字文士所當盡心鮑照多累句王僧虔用禿筆豈其無見

好辯以招尤不若訒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韓非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墮而舌尚存

張子房蓋才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故早年似荆軻曉歲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剚

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爲韓報秦攛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讐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勿看離披是也

情境難當處惟忍是藥逸樂難制處惟節乃佳

嬾殘唐天寶初居衡嶽寺爲衆僧執役食退即

收所餘性懶而食殘因名懶殘李泌寓衡嘗夜訪懶殘方撥牛糞火煨芋出半芋食之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作相後果然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欲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黎民之所以蒙禍者以妄議國家典法故也故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務博之學不精好大之願不副過望之福不享

云何是第一等人曰本分人是云何是本分人曰走江湖不如理田園鍊丹砂不如惜五穀結權貴不如樂妻孥奉仙佛不如歆祖考

世傳文昌帝君部從者爲天聾地啞蓋帝君所

司定爲人間爵祿之籍以爲凡享爵祿者必須笨鈍昏塞不然亦是狡黠裝聾做啞一輩若炫聰明定遭黜落

西域人養羊供饌既肥澤輒繫狼時一怖之羊得怖漫脂消盡肉益美北虜得良馬日間小馳驟之夜則繫前足使不能跳躑又縶其啣勒令不能水艸如此旬月浮膘悉去脊背日強雖日馳數百里饑渴不困吾輩處林泉逸居飽食正須勞以登涉散以嘯咏潄以清泉苦茗空寒之味以滌其昏鈍即文章翰墨未嘗不貴多聞博涉亦必濟以苦思稿坐於虛寂中索摸得些子方有自繇分不然則凡氣不斷所謂漫脂浮膘未除故也

勢到七八分便止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林退齋先生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吃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吃虧害了多少事

費鵝湖公初第時修謁彭文憲公彭曰清年妙才高科皆天下第一事也殿上金墀滑須漫漫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來　三年少有意氣頗不平其語後歷官宰輔久於仕途常舉此以告仕進者曰此前輩善誘人家法也

好上而枯歎壁蝸何無智識任重以鬻笑蝜蝂直恁痴迷

宰相歸山覺德機之俱杜儒童應試毎氣焰之横飛功名途本無涯見慣渾如閒事

先者衆惡之鋒下者百祥之海貪者殺身之刅

廉者保命之符朘剝成家放利兒何曾長世睚眦修怨銜訟子無不傾宗

明而晦用之剛而柔用之此經世妙策也孫登謂嵇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涉世持身不可不深思此語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搏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三百八十四爻首標潛字全易秘奥都在個裏

恃才妄作如救火披簑守拙全身如操舟帶瓠

高山峻嶻以持躬廣谷大川以蓄物澄潭止水以養性溪溪絶壑以藏用

孫登字公和性無怒人或投之水中大笑而起

與之語不答稽康從游三年將別曰先生終不言乎登曰子知火乎生而有光不用其光以全其光若子才高寡識難乎免於今之世及康繫獄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

立身當高一步立方超邁處世當退一步處方安樂

飄風驟雨傾洞不能終朝艷卉鮮葩爛熳那堪卒日就此已足矣致萌半點邪心求爲可繼也須積下十分舍行

沈慶之以司空致仕柳元景顏師伯造訪鳴笳列卒滿道慶之在田間見之曰吾與公僉起貧賤一時顯貴至此惟當共思損抑車服之盛何爲乎揷杖而耘不顧方其未遇鄉里輕之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曰故是昔時沈公安用如此

嚴君平賣卜城都市有富人羅沖餽以車馬欲

食郤之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時謂名言

無以讐隙而語盡無以新交而歡盡無以小人過悞而法盡無以順風使帆而力盡

汲長孺廷折天子長揖大將軍九卿列侯靡不抗諍其爲二千石與周陽由同列陽由驕暴長孺與司馬安等未嘗敢與均茵并畏陽由也能遜避橫逆然後能完養節氣耳異時河東太守勝屠公與陽由角卒併就戮玉石不俱焚哉

苦樂無常境得失無定形秀才進學喜不了尚書不陞惱不了有常境耶塞翁之失馬宋人之産犢有定形耶人處苦境時望彼境以爲至樂及到彼境則相習以爲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遞而上在在皆然諺云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

挑脚漢人能常作如是觀則無日而不自得矣

寒風淅瀝雨滴空階雪霰敲窗孤燈清寂坐無煖氣一衾蕭然當此之際想念行旅修途孤舟遠泊鷄聲茅店人跡板橋又或百事冗集萬無措辦欲出門而打頭連夜欲坐待而廻腸竟夕無不驚魂凄魄截耳攢心而今者幸得無事靜坐讀古人書晤言多名理鑪有未死之灰床有可擁之絮耳熱酒後茶沸鼎間即此享造化之福多矣而猶不自愛惜更生嗟嘆抑何不知足也

袁閎安之後父賀爲彭城相徒步往省至府門累日吏不爲通偶老嫗出見白夫人乃呼入比辭去遣車送之不肯乘郡人無有知者僻居力學從父逢隗金貴盛餉閎一切不納常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習

爲者縱此卽晋之三郤矣遂散髮絶世築室四周於庭不爲户自牖納飲食而已黄巾賊起相戒不入其閭

李懌京兆人官學士時張文寳知貢舉所收士有覆落者乃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命懌爲之笑曰余少登科蓋偶然爾假令余就禮部試未必不落安能與英俊作式

不求甚富乃所以善貧不求甚貴乃所以可賤不求極榮乃所以免辱譬之賭者刻意求贏則輸隨之不賭則無贏而輸何自來此谷那律所謂以瓦爲之則不漏而相國寺道人賣賭不輸方但止采頭者也

才氣屬陽本爲發舒而人復縱之以馳騁如鶩八駿而奔踶泄心神屬火本爲炎上而人又重之以躁想如促炙膏而沃烈焰有不行盡如馳而不亡待盡乎誠於當下按鞍回韁抽

薪去膏卽爲小安樂法

學得一分痴呆多一分快活學得一分退讓多一分便宜

見人不是處只消一個容字處已難過處只消一個忍字

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意氣揚揚自得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常有以自下者子爲人御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御者乃重自抑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爲大夫

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嶺舊傳云刺史登此輒代是山歷政莫敢到詳於其上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艷色令人慕只消耐過十年逆來令人忿略要閃開一我

何元朗先生云士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常得一分秀才氣方是佳士

少必老盛必衰富必貧樂必哀此天地必至之事也如何能從中挽回曰只是留他常有餘其實不曾增益一些以其常餘故享用獨久古人以我造命命不可造而當徐徐斟酌也

徐文貞孫元春舉進士戒之曰無兢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

飲酒不盡則有餘味出言不盡則有餘地居官不盡則有餘榮受福不盡則有餘蔭

凡人須是有堅忍不拔之操天下事方有幹濟堅忍不拔俗所謂耐耐之義爲耐饑耐寒耐煩耐勞耐辱耐窮耐心耐事耐官職總之曰耐久不耐則脆薄輕佻風雨燥濕皆得侵蝕未有能久者也故識得此上之爲聖賢定靜之學下亦不失作忍耐漢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莫不有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老如意事常少不如意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較貧人更甚故謂之缺陷世界人生世間總無足心滿意者達此理而順受之可少安矣

新昌有一士少年負氣筮仕得蠟邑瀕行謁梁石門先生請教石門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士人曰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簡歸乃語人曰我不敢再見石門先生也

不蹈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處藏物之所非以避嫌亦以遠禍

淡得一分乃能勝得濃艷一分退得一步方能

受得榮進一步

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艷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

岳飛平楊么還在路細書疏草及上殿讀札則謂高宗久缺胤嗣請簡宗賢立之高宗不悅飛下殿面如死灰去夫霍光迎立宣帝禍萌驂乘李德裕輔贊武宗釁起捧冊飛所處嫌畏視二人益殊矣乃其所請事利害則又甚焉飛之死雖秦檜爲之高宗者豈略無意也又張魏公之出督也陛辭與高宗約曰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元飛聞知曰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魏公憾之終身此皆不自悔任忠過而遠嫌疎者也

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搆其間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

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

李若拙奇偉尚氣節歷兩浙轉運使自以浮沈許久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

與劉滅項之功謀則首推留侯戰則首推淮陰然其蘊藉處乃在圯下跨下忍之時用大哉陳餘不欲受笞而待躡於張耳便不能忍故終無成功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是以羣居之中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也

文清曰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談賓有云辯不如訥語不如默動不如靜忙不如閑予愛之重之因作五言二句云不言成吉慶無事是神仙

王昶家戒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强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杖劒建策光濟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其綽綽有餘豫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悋之累積而好奢則罹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樊宏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埶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

之

孫樵與賈秀才書曰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頷驪龍抉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譬也

紂爲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亡曆數而不知甲乙問於左右莫知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不知而我知之我其危矣亦辭以醉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

晉杜預鎮襄陽數餉洛中權貴所親或諫之預曰吾非以求益也欲免禍耳後唐郭崇韜至汴洛頗愛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僞梁之

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

孫叔敖疾將死戒子封必無受利地而請寢丘曰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也後封果十世不絕

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招網龜以殼而致亡雉以尾而受羈鸚以舌而取困麝以臍而被獲犀以角而就烹金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故勇士死於鋒鏑智士敗於壅蔽好水者溺於水馳馬者墮於馬君子慎勿以炫露而招損也

張安世柄國政以謹密自周每決大畫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問焉大臣不知其與議也常有所薦引其人來謝安世大

恨絕不與通有郎功高不調來自言安世曰此明主事臣何與知乎不許已而郎果遷又每匿人過失務從寬貸自以父子封侯太盛辭祿而身衣弋綈夫人自績紡以故富於人將軍而天子亦甚親信之

陶柟林云取人時饒得一分神明自慊說入時留得一句夢寐自安

或問黃魯直息謗魯直曰退一步行安樂法說三箇好喜歡緣

王見峰云鴻飛冲天矰繳得而加之虎豹之猛獵夫得而制之世之偃蹇驕亢者安知其免於世也老子有三寶曰儉曰慈曰不敢爲天下先

曾野樵云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夫應須防口

孫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後

來曰身已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西蜀黃慎軒先生齋中一聯云有三閒門以冷閒官以拙閒心以澹閒無諸苦能忍不苦能儉不苦能譬不苦

天子宰相可生殺人猶當酌三斗釅醋況其他乎故忍衆玅門也

爭名利要審自已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妬忌之念撑門戶要算自已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掤扯之計

退一步前路愈寬際十分到頭難解

行法到八九分使知警戒便罷漫言滅門刺史破家縣令使風到八九分留些餘地更穩莫

致臨崖失馬船到江心

周叔夜赴楚臬請益於楊抑齋答云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凡事不可太要好

袁甫自言能爲劇縣荀最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繪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帕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虀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荀非周林何能悉長黃覇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最善其言除松滋令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愼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

休邑有智尼擁高貲與貴室往還深垣密扃雖白晝莫能窺也曾一雁綦客隣人集炬捍之既散尼割一書冊給衆令明日相質取酬金

自是歲毋一二發卒剳質如故一少尼廉其非盜實隣者僞張以取酬因欲相許尼曰不可吾歲捐所餘以豢若曹令遠近知盜終不勝捍猶樹兵意也許之是自撤備而樹怨吾不復安枕矣

韓魏公判淄川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爲顯職公獨滯筦庫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眞宰相器也士無問爲高官不爲高官委吏乘田卽一日之職務但求職務內生出精彩莫於官爵上先討便宜

史稱曹操用兵如不欲戰故常以此取勝操非知老子之學但知用之法耳老子曰善爲士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稱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劉麟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過其友趙守家已而其參政者突至輿從赫奕不知其爲劉公也頗易之公逡巡一揖而退主人迓客入參政問揖者爲誰答曰南坦公也參政大慚沮

元末吳有陸叟富甲江左沈萬三出其門爲運籌與計一日叟歎曰老矣橫積必釀禍悉推以與萬三卜築陳湖之上爲黃以老

王翺典選外孫賴其欲得給事中祈夫人言之後選縣令大不樂夫人咎翺曰身爲冢宰不能庇一外孫也翺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賴生年少登第爲長令于分過矣如肯留心民事吾位可到何樂一給事乎

文溪曰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深淺

葛可久朱彥修皆名醫葛脈一人曰子三年疽發背不救矣朱教以日飲梨汁不致大害後果無恙葛知其故嘆曰竟出朱公下何醫爲悉取平生所論著焚之曰留之適以禍人

凡事宜從淡素食甘欖先食淡頭日漸到甘處若一時便要足意無論勢不能此後亦無餘味矣

鶯花馬首便想清華不念長安道上尚有騎驢書生月露毫端原非究竟當知瀛海洲中豈畜鬬雞學士

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韓昌黎達人至言貧者士之常登枝勿損本殷仲堪誨子名語

智者不與命鬬不與法鬬不與勢鬬以患難心居安樂以貧賤心居富貴則無往而不泰矣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則無往而不安矣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己不可太峻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深

王勃楊烱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志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也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烱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李文節燕居錄云有炎然後有凉有繁華然後有衰落誠當得意時做得冲冲淡淡清清冷冷寂寂寞寞後來亦不過冷淡寂寞止矣故曰富貴貧賤處之如一

李文節燕居錄云人處富貴已是不好消息到了倘能謙恭忠厚好行其德猶可少延乃有乘勢乘時以欺人牟利彼以爲操刀不割失利之期不知益速其禍敗耳故曰馬將駭又驚之繩將絕重鎮之此之謂也

專氣致柔發光善下直把身做至愚至賤無知無識甘于受白之垢受天下之不祥隨所遇的都是聖人都要愛敬供奉他如此自然發

譽不營榮辱不爭自然與物同春仁禮之意不被私我意氣減却也

秦昭王患楚使多健辯謀之甘茂茂曰其健者來使王弗聽其懦弱者來使則王聽之斯懦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此用拙以折其所使也宋江南徐鉉有才名致貢中朝及歸廷臣慮伴使乏才藝祖乃取殿侍中不識字者一人趣令渡江鉉恃其詞令終日與語其人輒

不答此使短以破其所恃也二事皆老子餘智亦應敵一奇彼爭姸恃才殆未諳制人之術者

李文節燕居錄云凡生計祗專認一件便勾一生受用若兼為并及營此圖彼必至兩失即有所就筭來祗與認一件者一般蓋分定也自士農工商以及他事皆然人但知此理自無妄念矣

文成公與人書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余嘗與門人言人家釀得好酒須以泥封口莫令絲毫泄漏藏之數年則其味轉佳纔泄漏便不中用亦此意也

蓮之始開也暮則復合至不能合則落矣余語張楙之曰人家富貴如蓮始開使嘗有收斂意尚可長久若一開不可復合吾懼雕落之

不遠也

國有漏網之奸野有不簡之利皆盛世事人家當隆貴時田或不稅債或不償逮其子孫一一簡察絲毫無復遺漏往往笑其祖父之拙而不知已自處於衰季之世矣

俗諺有淺水長流之說余深有味其言每見精神太用者無何而竭矣恩意太濃者無何而絕矣勢燄太熏灼者無何而滅矣受用太豐

美者無何而歇矣進趨太捷疾者無何而跲矣唐人詩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煖烘烘亦正此意

自南池入雲門步過覆釜嶺憶龍谿先生語凡登高雖千仞眼所看止脚下一步地則形神相守而不勞遵而行之倏然過嶺如平地因悟平時上高山所以氣喘足酸數十武後便

欲踞地坐者祇緣心目馳驟策尻輿以從之欲速之念爲之祟也楞嚴經云使汝流轉心目爲咎信然信然

世間事須留餘地有餘地即動轉自如飲食小節若過於醉飽使腹中無復餘地真氣不舒往往致病甚至悶絕而死者有之世人事事欲盡與愛使滿帆風一時豈不快心第憂其難爲轉身路耳

能于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凄凉能于淡處求濃則終身不落枯槁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于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

學道人宜向冷淡中作活莫鑽入暖熱處去世間冷淡處悞人少暖熱處悞人多慈先訓云世間如夢人非不知但見暖熱又且去矣自

古暖熱處誤却多少人

飽肥甘衣輕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洒脫是養心第一法

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門庭冷落無車塵馬足之嬲事務簡約無簿書酬應之煩親朋斷絕無徵逐遊燕之苦生計羞澁無求田問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爲伍欲其不工不可得巳不獨此也貧文勝富賤文勝貴冷曹之文勝于要津失路之文勝于登第不過以本領省而心計閒耳

乾坤是缺陷世界休撑便求全長安是名利戰場莫衝鋒陷陣

但帶得一箇澹字來一生歇宿有餘但守得一箇簡字定一生受用不盡

張文僥曰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邵堯夫云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覺寒則心不着矣美酒飲交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交市人不如交山翁謁朱門不如謁白屋聽街談巷語不如聞樵歌牧詠談今人失德過舉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

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塵裏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邁處世不退一步處如飛蛾投燭羝羊觸藩如何安樂

世路風波翻覆莫測細思惟有讓人爲妙讓則爭者息忿者平怨者解天下莫大之禍俱消於讓之一字中矣此聖賢大學問常人得之亦可以免禍獲福

着手騎先圖放手子房脫履虎之危機進步處便思退步長源免觸羊之禍穽

凡人有好爭訟者此不可曉小事閑氣往往爭告累年不以是非爲曲直惟以勝負爲強弱甚有牽累至死破産殆盡傷情害氣而不顧不恤者此愚人之極也昔有詩曰些少爭差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心吃打賠茶酒贏得猫兒失了牛最可念誦

見事敏捷應答如流案無留牘亦似可喜然忙中十有九錯還須以精詳沉重爲先

呂本中當官箴云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者嘗得利多退一步者嘗進一步取之廉者得之嘗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番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狄青爲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祖公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或勸去鬢間字則曰青雖貴不忘

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廟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而稽唇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歡忻

世界原自缺陷能忍耐便補得一半自古成大事立大功者何人不從忍耐中得來語云登山耐亙路踏雪耐危橋閒居耐俗漢則忍耐之樂受福寧有量哉蓋世界缺陷一忍耐便能退步耳

清淡爭先的經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艷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

欹器一滿即傾常慮虧從盈處伏謙卦六爻皆吉須知益自損中來

陳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

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謂所紬。後丁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後謂敗。公乃見召用。

康節嘗誦希夷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

好勝必愚。智者必不爭。好辯必暗。明者必不言。好諛必貪。廉者必不苟。好怪必僻。通者必不異。

王秀之爲晉平。朞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畱。時

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

抑情以止慢踈會以增敬然後故舊可保

醉以混俗醒以行獨醒易于醉醉非深于易者不能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康節善醉也夫

清名清福造物所吝如何消受惟橫逆毁謗庶可解之獨恐不來來則當以歡喜心領

內典曰聞是非之交攻聽不如聾見傾奪之相圖智不如愚

中黄先生云明不燭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

每作一官卽以一官爲止庶無越思

古詩云此身不欲全强徤全徤多生人我心又

云僻居入事少多病道心生是知體中微苦

未可心情不足

昨非菴日纂三集解紛卷之十五

閩中　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鄉有父子相訴者陽明先生聽之未終辭而感哭俱去柴鳴治問何言而致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先生曰舜自以爲不孝所以能孝瞽瞍自以爲慈所以不能慈

辛元龍尉京邑時万俟卨之孫與岳武穆家爭

田歲久不决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省覩即判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謝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乎田歸於岳卷畀於火合邑稱快

西門豹沈巫於河不若宋均下令爲妖祠娶婦者皆娶巫家不沈巫而自息也孫子秀火水仙太保之廬碎其像沈其人不若程伯淳令石佛放光明年當取其首以覩不火廬而自止也凡姦詐害民者害不及身故以爲利若移其害於彼彼將自捄不暇而能害人以自利乎善治邪者使邪自若

高宗好養鵓鴿躬自收放有士人題曰鵓鴿飛騰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雁沙漠能傳二帝書帝聞之召補官

唐德宗幸梁中書齊映從駕至清涼川見旌旗蔽野　上心駭乃梁帥嚴震具軍容迎謁

上喜令震登騎作朕主人映叱震與至尊導馬帝後責映以不詣事映曰山南士庶但知有震不知有陛下今使蜀地知天子尊耳

上歎賞

由禮門知秀才值造冊躬自核實民有議均里甲槩及士夫者公曰仕民有等爾子孫後豈無登仕者乎優仕于今彼以爲恩于爾後此不均之均也及編審畢民帖然稱平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急之事愈宜緩處至大之事愈宜平處疑難之際愈宜無意

憬然録曰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惟先定己之心心定自有區處

復所曰凡人正當議論人時一團盛氣若遽阻他反不投機更伸其辨是增人之過亦己之過也且自繇他待他氣平方緩與說更於無

人處私自化之尚可使改

王安國安石弟以茂才入對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于内兄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卽應曰幸相公遠佞人

何文淵守濕州有兄弟惑婦言而爭訟者何判云秖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悔服

凡善捄人者必先解其怒而示以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自行若人怒彼不是我却以爲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也漢田蚡繫灌夫罪至族竇英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蚡因盛毀夫所爲灌夫不免宣帝怒蓋寬饒怨謗鄭昌上書謂寬饒進能憂國退能死義特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帝怒不聽寬饒自刎北闕下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

書救之謂東坡爲天下奇才令其子恕齋至登聞鼓院恕徘徊不敢投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謂深得張恕力凡此皆不善抹人者也翟璜面折魏文矦非仁君以得中山不封弟而封子也文矦怒任座謂君仁則臣直以是知矦爲仁君也文矦乃復名翟璜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下獄李勃張仲方倫等申抹皆不聽李逢吉獨從容言曰崔發果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子下獄積憂成疾陛下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　上愍然曰諫官但言發寃從未有言其不恭并及其老母者如卿言朕何爲不赦之凡此皆善抹人者也善哉吳曾之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易入怒則執轉甚觀上數事具驗之矣

齊晏嬰短少使楚楚故爲小門延嬰嬰不入曰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何使子也對曰齊擇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頃之王命縛一人來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于江南至江北爲枳枝葉相似其實味甘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解爲盜入楚則爲盜其實不同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盛景爲縣令有盜數百夜刼庫景潛登庭樹賫硃墨二莛俟盜出入濡筆灑其衣明旦閉城門窖命邏者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張蕘年爲汝南太守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于郡庭蕘年愴然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

咸敦敬讓

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輒一月寒食歲多死者舉到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解而俗易

馮道根守鍾離山魏中山王英率衆攻城梁命韋叡救之進頓邵陽洲塹洲爲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圍遂解

張彀判同州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根以雕鴈羽爲之價翔踊不可得彀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彀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任其咎一日之閒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張愷知江陵時大軍征交趾所過州縣無不遭

譏者道江陵愷以髀肉餉軍一軍咸喜總帥奇之欲試愷倉卒曰晡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命木工以方漆桌鋸半腳即其中坐鐵鍋燃火又取火燎數千愷遍收民家葦簾應之又取馬槽千餘愷使針工并各婦人以綿布縫成槽綴槽口以繩用木椿張其四角餉馬良便卷收前路足用總帥嘆曰眞用世奇才

許將閩縣人舉進士第一歐陽脩讀其文曰王

沂公流也章惇蔡卞罪元祐諸人欲舉漢唐故事大行誅殛將諫曰本朝治道遠過漢唐者未嘗殺戮大臣也惇卞又欲發司馬光墓將諫曰恐非盛德事哲宗嘉納之所謂談言微中者也

唐大將田希鑒附朱泚泚敗李晟以節度使巡涇州希鑒郊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甚歡希鑒不復疑晟伏甲兵而宴宴畢引諸將下

堂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三十餘人數其罪殺之顧希鑒曰田郎不得無過并立斬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駡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廞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餘是得免二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劾之李愬進兵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仁宗靈駕到永昭塋且有日忽傳皇堂棟損有司憂駭韓魏公至諸使見公鈎公旨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違塋期後所費此責猶可當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覆臣下何以當責一坐歎息服其臨變處事不苟旣到皇堂棟迺不損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

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迺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患壻貧告停婚者繼宗責富民輸二百金聽別擇壻既語之曰我以此付爾壻立家爾女得所矣令即日成婚

五代徐知誥兼中書令副都統徐知詢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詼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死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輒數起火居民憂恐

有巫煬媪因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適如其言民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乃斬媪于市自此火息

李文祥有才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爲同年進士安欲引爲己附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功

施佐與弟佑俱致仕歸家以田產積隙親友分解不能同邑嚴鳳素以孝友著一日佑告以爭產事鳳顰蹙曰吾兄苦懦令得如爾兄强毅盡奪田吾復何憂因揮淚不已佑乃憮然感悟遂拉鳳詣兄宅且拜且泣佐亦垂涕遂各以田相讓友愛終身二姓至今蕃衍

安守忠知易州治尙簡靜嘗與僚佐宴飲有軍校謀變闖者倉卒入白守忠言咲自如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爾擒之可也人服其量

丙吉知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鄰女一宿而死後產一男至長其女曰吾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爭財數年不決丙吉云嘗聞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秋暮取同歲兒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果無影遂直其事

韓延壽守左馮翊民有昆弟相訟者韓嘆曰風化大傷咎在馮翊因稱疾不視事閉閤思過訟者深自悔謝郡中翕然化之

楊雲才多心計每有繕修畧以意指授之人不知所爲及成始服其精妙爲荊州同知日當郡城改拓時錢穀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謀諸守令欲稍益故額雲才進曰某有別畫不須費一錢也次月馳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之而出已所製模付之曰第如式爲之諸工視

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於中陰溢二分許積之得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

汪應軫當　武宗南巡抗疏直諫廷杖幾斃出守泗州泗州民惰弗知農桑軫首勸耕出帑金買桑敎之藝募桑婦敎之蠶鄰卒馳報　武宗駕且至他邑徬徨匃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曰吾與民素相信即駕果至旦夕可集今　駕來未有期而科派四出縱吏胥爲奸耳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縛炬榆柳間以一夫掌十炬比　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中使絡繹恣索無厭軫計中人陰懦可懾以威乃牽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爲軫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　武宗至南都令泗州進歌女數十人蓋中使啣軫而以是難之

也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敕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於王化有裨詔且停止

明鎬知并州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聞皆走散

楊璡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璡選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躍入江中潛遁去璡徐至紿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遞相凌辱每尋干戈毗患之

後因諸酋長以金遺毗置坐側對之慟哭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來欲殺吾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于人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適爲汝主之耳不然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泣而聽命

文聘守江夏孫權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未及補治聘聞權至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委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不有密謀必有外救遂不攻而去

桓謙入寇荆州刺史劉道規破斬之初謙至枝

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內應至是簡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慶域守華陽後魏軍攻圍南鄭時乏粮人情恟懼州有空倉數十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李廣守上郡匈奴大入廣從百騎匈奴有騎數千陳山上百騎欲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走則彼追射我立盡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止又令皆下馬觧鞍騎曰虜多且近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觧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各引去不敢擊

霍王元軌爲定州刺史突厥入寇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

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已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

軾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强入其家衆畏罪驚散民訴于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軾徐使人招出戮之

杜紘知鄆州獄繫囚二百人紘至旬日處決立盡嘗有揭幟城隅者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震懼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遂誅之

劉珙知潭州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今屬州縣具

數千人食盡果散去存者無幾遣兵一戰敗之誅其首惡餘隸軍籍

趙尚寬知河中府神勇卒苦大較貪虐刻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大較分士卒隸他營

劉几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劇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

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魏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軍糧運絕引退閒時忙做忙時閒做

道根之誚乎

屏之屏在南粤時江陵欲丈量有司以猺徭田不可問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于朝江陵厲聲曰只管丈屏悟其意揖而出衆尚囁嚅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問云何曰君相方欲以法度齊天下肯明言田不可丈耶伸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

副元帥居蒲子驕以節鉞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嗜惡者竄名伍中白晝頡頏於市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瓮盎於道甚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恬不爲意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曰公以某爲都虞候某能爲公已之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驕士入市取酒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

植示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觧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然秀實因曉之曰尚書負若耶副元帥負若耶柰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暴亂天子邊罪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竄名籍中殺害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載拜曰公幸教隨叱左右觧甲秀實曰吾未晡食請爲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卧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

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即

變生卽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渡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竚立以俟公孫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較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

高定子知夾江縣時鄰邑有爭田者十餘年不决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嘉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

温造爲京兆尹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團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爲患造請以單騎徃至其界梁人見造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詔敕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温亦不誡之他日毬塲中設樂三軍並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

堦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數巡鼓噪一聲兩頭齊力稱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圃者茄初熟鄰人竊而鬻於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茄於庭笑謂鄰人曰汝眞盜矣果爲汝茄肯於初熟時併摘其小者耶遂伏罪

王潛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水浣衣有乘馬行人換其新靴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刼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薛簡肅公奎帥蜀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

皆洶洶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奎顧主吏藏之署不取視民乃止

張希崇守邠州郭氏有義子自孩提撫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不能定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假稱義子辜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生涯并付親子訟黨依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張鷟在河陽有客失驢因捕急盜乃夜放驢而藏其鞍鷟令客勿秣驢夜縱之驢尋向所餵處遂捕其家得鞍人服其智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寶物兩盒值金百鎰尋爲盜所得天后大怒長史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

吏卒曰一日不擒獲先死吏卒計無所出遇湖州別駕蘓無名相與請之至縣卒白尉曰得盜物者來矣尉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吾歷官擒姦摘伏有名此輩請爲解阨耳尉白長史無名請見后對玉階乃言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爲陛下取之亦不出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衣縗經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而哭不哀既徹奠即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天后問無名卿何術而知此盜對曰臣非有

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卽此賊出塟之時臣見卽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卽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追促府縣擒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悅賜金帛加秩二等

劉皓初爲林城令決事嚴明會鞫劫盜獄吏令盜僞通買物者十餘人乞追證意欲乘時規利皓佯爲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違限重斷及期如數勾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皓命屏鞫獄吏別以他吏引賊至庭下認之皆無識者皓曰爾能通姓名而有不識者乎賊愕然實告命盡釋之吏置重法一境欽畏不敢欺皓謂諸吏曰我河北村秀才深知民間利病

爾宜屏縮以候來者

嘉靖間倭寇大作張經巡方至嘉禾賊自武塘將逼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載以二小舟授數健兒賚冠服文牒若犒兵者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信爲犒兵也呼類歡飲俱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會兩縣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去

唐宣宗懲閹宦之横令狐綯密奏云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塡自然無遺類矣此法可行之爲僧道者尤可行之於汰兵

閩人顏立初簿江都既擢知崇德縣時事孔殷過軍譁然徼功必欲挾邑宰代申希賞事出倉卒乃于各人券曆中批云破賊有勞乞行推賞以縣印倒用之洎考功行下詰問則申

以乞驗印文正用者是廟堂奇之

南唐烈祖殂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學士李夷鄴曰此必奸人所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僚裂之事遂寢

宋神宗以北虜將入寇亟取民車爲戰具民大驚擾存中入侍神宗顧曰卿知籍車事乎曰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多馬取勝惟車可以當之曰敵之來民父子不保何暇恤車始籍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存中曰車戰之利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車輜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難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神宗喜曰無人如此語遂免籍民車執

政問存中曰君何術而立談罷此事存中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其敢以爲非耶

人主宮闈中少有偏聽臣子不可過爲排擊如漢高祖欲易太子張子房惟安太子已耳不能使帝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惟止慎夫人不與后並坐已耳不能使帝必去慎夫人也蓋内闈燕私人臣自有不敢訟言者使果能令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

陳忠肅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奸人圖蓋己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勢等家族及妄言携劒入内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副時宰錄

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巫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繇有此迹不可泯也

王文正公與人寡言笑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郡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韓魏公與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

眞宗不豫李文定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過問之王所需也文定取案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即上馬去

金兀朮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

伏其歸路金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金
果敗

統制鄜瓊率諸軍縛廬州節制呂祉歸劉豫張
魏公浚方宴僚佐報至公色不變徐曰此有
說樂飲至夜分遽爲蠟丸遣死士持遺瓊言
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
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元豐閒劉舜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吏
密以聞舜卿置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
數日虜牒送牒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
亾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
沮盜者亦得罪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索朱紅桌三
百隻限即日從善于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
隻糊以淸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
幸聚景園囘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

合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

苗劉之亂張魏公浚在秀州議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不荅攝衣躍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

陝右錢舊以鐵有議更銅者會所鑄子不踰母謂亾利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錢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塩直者伊川曰價平則塩易洩

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

余友徐伯鷹仕宦三十年家業不逾中人宗中兩紳爭尺寸地至治兵相攻伯鷹出橐中貲人與百五十金爭乃罷此與古人毀璧止鬬何異但難爲受者耳罷官歸詩酒自娛嘗夢中得句曰風清鳥定梟鳴枕夜靜僧歸月滿牀境甚幽殆有所自也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語之曰天下事未有是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己一個不是卽吾之氣平但說自己一個不是卽人之氣亦平矣

唐時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凡鄉里有鬬訟漸詣門高聲誦一卷多爲慚謝

秦王以連環遺君王后求解君王后對使擊碎之云已解竟齊神武令文宣治亂絲文宣抽

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悅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嘗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

曹瑋善行兵嘗在邊番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饋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下某食即某隊發比至本飲則捷報至矣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張詠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後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兩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真宗至澶州賊猶未退寇準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擒賊矣　上因御澶之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

氣百倍

宋明肅太后欲以衰冕謁太廟諫疏交上俱不聽薛奎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獨於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韓億知洋州有大校李甲財豪鄉里誣兄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爲巳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嫂姪訴于州甲行賂嫂姪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公至叉出訴公察其冤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狄青之征智高也自過桂林即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既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爲嘗及頓軍崑崙關下翌日將度關晨起諸將立甚久而

青尚未坐治至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周覘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關矣

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廷傳言有光怪將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艸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 上從之

英宗遇貂璫少恩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雖大臣亦惑之韓琦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簾前亦屢以此為斷人情知公不搖妄傳者遂息慈壽一日遣密札與公有為孀婦作主之語仍勑中貴候報公但曰領旨

韓魏公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識官家

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何不先禀孩兒未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未具公曰此小事朝廷願旨即辦不數日素仗成　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即還政

治平中夏國泥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何事時太常少卿祝諮館伴旣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琦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輙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夏人竦服

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上言乞廢陜西鐵錢朝廷雖未從其鄉人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是

愈使惑擾也乃名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買之曰納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溫公呂諫議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未施行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公已僉書矣參政趙槩難之問歐公曰何知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塡之差使臣卽日押行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

劉敞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都河公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中京何不道彼蓋虜人欲迂其路以地險遠誇使者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

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駮也言其形狀聲音虜人益歎服

金人新和徽宗命衛膚敏爲生辰使公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虜未遣使而吾反先之萬一不至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脫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 上然之金人果不來公置幣而返

鄠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程明道至其人不安輒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能言後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

則自令帥府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若擢而用之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田叔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叔償之叔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

李崇都督江西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鄰証郡縣不能決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矣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款引

睟非菴日纂三集悔過卷之十六

閩中睟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徐庶少時任俠擊劒幾死人手折節學問遂與臥龍齊名胡安國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先有小木數百段盡取刻爲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爲世大儒張仲舉少好蹴踘走馬作音樂父兄以爲憂一旦翻然易業卒以詩文名海內故知學問文章

俱當善變氣質如此

蔡虛齋曰禍莫大於縱己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壇經云當見自己過與道即相當又云若眞修行人不見世間過與吾言之旨甚合

宋仁宗時一夜三更有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著背子不開門但於門縫中問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開門納中使仁宗嘉而悔之元順帝后弘吉剌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再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噫若兩君者可謂抑情以就善者矣

洪武初朝臣上疏有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衍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疏曰此不敬此

詆謗罪當誅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　太祖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問意者駡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濂言幾不誤罪言者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既還怏怏不平嘗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慚色自是無復躁進意

果老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材因問溫公如何張曰大賢也果曰然則相公在臺諫時如何論他張曰公便不會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做官故如此

庾褒父在嘗戒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責三十胸土

行儉每飲酒量有餘而限巳竭或問故曰少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詩曰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温克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長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江州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二弟尚幼而父母死焉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於外流離不振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各悲凉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惶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教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

破鑛良金懼夾雜鉛銅減色藏山美玉慮裹包玞石埋光得逢烈火精鋒方信賢師益友

追思往事自謂無失者過不改而舍不進也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無了如猩嗜酒

鞭血方休

節使李端愿參達觀禪師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師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大尉就有中尋無手撈水月堪笑眼前見地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大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過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爲自謂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爲官乎曰編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

許眞君少時好畋獵一日射中一鹿鹿母爲舐瘡痕良久不活鹿母亦死眞君剖其腹視之腸寸寸斷眞君大恨悔過折弓矢入山修道後證仙品

三國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賢薦爲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

又公論之人前或以告岱岱數日是我所以責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何緣聞過

李德裕貴盛時賓客不敢忤惟杜顗數諫正之及被讁李歎曰門下愛我皆如杜我豈有今日

陶柟林云卒然逢人怒罵之時一生病痛有父兄所不及誡師友所不及規者都被和盤托出此際正須返觀速改不可艸艸聽過

吳懷野先生萬曆庚辰捷禮闈不待廷試而歸閣太尊月川公來訪云公既進一步須不改舊時光景方好懷野謹受命次日答拜舊規戴忠靖冠服錦繡閣一見曰此何衣出何典懷野隨易儒衣儒冠閣公責善吳公服善俱有古人風

王洪軌爲晉陽太守多昧贓賄爲州所按大懼

棄郡奔建業後爲青冀二州刺史悔前所爲更勵清節州人呼爲虜父使君言之感落淚

季本爲建寧府推官遇事敏決庭無留獄嘗斷重獄事已麗辟爰書俱就後覺其誤大悔之比擢去悉爲記述諸司令後斷者得據記以解其訟過之勇如此

宋申顏自謂不可一日不見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過 日不見則不聞過矣俱

貧僅有一衣相更而服

崔瞻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交槩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人之處世能嘗悔往事之非前言之失往歲之未有知識則其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宋呂文穆公微時極貧故有渴睡漢之誚比貴

盛喜食雞舌湯每朝必用一夕遊花園遙見墻角一高阜以爲山也問左右誰爲之對曰此相公所殺雞毛耳公訝曰吾食雞幾何乃有此對曰雞一舌耳相公一湯用幾百食湯凡幾時公默然省悔遂不復用

宋蔡齊喜酒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時太夫人已年高頗憂之賈存道爲詩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呂祖謙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册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人到諸事沉溺時能廻光一炤此一炤是起死廻生之靈丹千生萬刼不致墮落者全靠此

昨非菴日纂三集方便卷之十七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君子不迫人于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扼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趙葵嘗避暑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珠欄遶簇簇遊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徹蓬萊島身眠七尺白蝦鬚頭枕一枚紅瑪瑙

六何巳戌癸遂睡去有侍婢續云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

開元間安西都護趙含章坐貨賄多金帛以賂朝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覺有司以聞玄宗加黜責宋璟一無所受乃進救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赦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翌日玄宗聞之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illegible]人而已公曰[illegible]

章爾偶不及臣非不受也玄宗深嘉之

諦觀己之情理有順有不順而欲人之情理皆順者非也又觀人之體候有和有不和而欲己之體候皆和者亦非也又熖對治是方便法

景雲元年許文貞公蘇環薨制起復其子頲為工部侍郎頲固辭睿宗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

恐其隕絕虜宗乃聽其終制

胡文恭公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較費錢數千萬未竟滕公罷去羣小謗滕公用錢不明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侯有不臧奚不蚤告陰拱以觀侯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人慚爲公書長樂陳希穎爲泉州戶曹有稅官弗廉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義責之與其或悛已而有他僚後稅官秩滿將行廳吏持貪墨狀于郡曰行篋各有字號其號篋皆金也郡將以其事付戶曹俾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寄曉稅官曰事無當自白不則蚤爲之所稅官廼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旣

行戶曹與吏候于關外俾指示其有金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示則皆衣衾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爲長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色也

周宣帝昏暴京兆丞樂運輿櫬詣朝堂諫帝大怒將戮之元巖請見帝曰樂運知必死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因獲免

[illegible]曰侯人要筭人受得着意凌人要筭人經得

林靈素永嘉人以方術得幸徽宗賜號金門羽客一日待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素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列宿臣敢不稽首

羅近谿每見人有過輒提起惟不得三字在口謂吾儕日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于有過而此輩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

或未聞善言或未見善行其有過也如何怪
得他

郭林宗好獎借士類有茅容避雨危坐勸令就
學孟敏破甑不顧泰以爲有分決亦勸令學
俱成名儒拔申蟠于漆工識庾乘于門卒屠
沽士伍因泰獎進而成名者甚衆故卒免黨
錮號曰有道

謝奕爲桓溫司馬溫尚南康公主經年不入其
室奕嘗以酒逼溫溫逃入主所奕遂升廳事
引一直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何怪
也主謂溫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繇得見

五代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
帶取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將殺取之夜
卒踰垣隱木閒見夫婦相待如賓歎曰吾公
欲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之
使速以帶獻遂踰垣去

鍾離意堂邑令邑人房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死廣痛泣不食意憐之乃聽廣歸殯丞掾皆爭不可意曰罪自我歸廣歛母畢果還獄意密以狀聞廣得減死

李師中知洛川民負茶稅追繫者甚衆師中寬之令鄉置一櫃籍其名許日輸一錢歲終逋者盡足

許棠久困名場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乃戴潛遣一价郵其家矣

祖宗時荊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眞揚下卸即載鹽歸交納有剩數官以時值售之舟人皆私附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爲家一有鑄漏則隨補葺之爲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倖

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柁師有少販鬻公不必究問非洞見民隱何以及此

韓魏公判大名有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法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半年後取前案行遣二倅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厚乞恕前罪如何琦乃問二倅曰知某封案意乎此人新娶當時若便斷遣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所以封起案卷耳二倅起揖公曰公恕至此天不獨厚公後世亦貴顯無極矣

杜衍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自言歷官所至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不暇惰不愼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有文章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悉得其用

何承天爲劉毅參軍毅嘗出行而縣吏陳滿射

鳥箭誤中直師雖不傷法應棄市承天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馬也夫且不以乘輿之重加人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初非有心中人律過誤傷人猶三減刑況不傷乎應薄罰毅可其議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入公帽左右欲執之瑤曰兒幼弗怖也有婦瀉水樓窓誤濺公衣縛其夫至瑤叱左右去之或謂公太褻瑤曰吾非好名并此婦亦誤耳況其夫何辜

程琳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根治諸縫人已誣服送府具獄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言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烓竈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爲寬其獄無死者

羅研爲郡功曹事刺史蕭藻頗有才辨嘗詣闕

訟蕭藻及藻再爲刺史州人爲之懽研舉止自若藻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荀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

高豊爲鄭縣獄吏刺史嘗行部以鄭縣僻劾鄭長將囚徒就所在錄見豊得文書閉獄下鑰不肯遣豊請曰使君秉法馬驄御理究不遺遠邇此古聽斷阡陌流愛其棠者也今適召囚徒欲省更繫毋論疏脫尤哀瘦損且普天王土率土王臣鄭獄非漢地乎囚徒終不出縣特望朱軒廻輪孟遂到鄭

王丞相爲楊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羅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唐王珪入燕見有美人侍帝側帝指曰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是耶非耶帝曰殺人取其妻何問厥是非也對曰今陛下知廬江之亡而其姬尚在何也帝賞其言遂出之

商瞿字子木同門有梁鱣者年三十未舉子欲出其妻瞿曰子未也吾齒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娶父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吾恐子自晩生且未必妻過也居二年而梁有子

趙忠簡死珠崖將葬常山縣郡將張傑希檜旨

陽儆常山尉翁蒙之護其喪陰令搜平日往來書疏欲敗趙以媚檜蒙之度傑意不可解或吏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翼日乃佯爲捕搜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乃誣蒙之他罪徙其官趙氏竟得無他

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使責所逋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頌而民償債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強至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夕火主守者法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至爲上聞仁宗悟曰眞宗山陵火起油

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

范純仁尹洛多惠政後爲執政其子自許展省河南少憩村店有翁從家出注視其子曰明公容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具冠帶出拜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平生粗知守分偶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召某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丞相曰爾當自新免罰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鬪爭者

張酺爲河南尹數以法正諸竇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言憲受顧命之托懐伊呂之忠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勑賓客未嘗犯法王政有三宥之義宜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瓌獨得全

王曾繼陳堯咨知大名府署毀圮者卽舊葺之無所改作什器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帥陳復爲代覩而歎曰王公宜爲相我弗及也

王佐守平江長于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鄭安國酒守問之對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灰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牀脚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豈而家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也皆杖脊遣之聞者一快

楊翼必居里有郡佐峻行敲朴公貸其榎楚曰家有悍奴請治之與民分痛

林一鶚知鎭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之非惟曰必如是乃是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羣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

嘗有故人子謂之浼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陳忠肅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己不能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富鄭公欲誅晁仲約范文正公密告富公曰祖宗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吾與公在此同心者有幾雖上意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吾輩亦未敢保時富公不謂然後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遶牀

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余見近日有請亟誅大
臣者蓋未觀范公傳耳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
故行動必先聲咳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無
簾窺壁聽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
及也

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
豐顯則談其致福之繇見人若難則原其所
處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若忌成樂敗何與
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秘書監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會權倖請加詔杖
俄皎死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帝問法當如
何嘉貞復援皎例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
夫以其近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
皎官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殺即殺應
流即流不宜廷辱以卒伍待況律有八議勛

貴在焉皎事既不可追仙先豈容復溢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皆可杖但恐吾等行將及之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慙色

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長存此心恕尤自寡

江右萬拙菴謹厚好行德一生怕見官府嘗語人曰我輩一日須行十件方便事事不在大當路一磚一石礙人行去之可也村人失牛家牛相似村人悮牽去之僕奪以歸公知爲已牛佯曰我牛汝不蚤收失在山中何妄牽人牛也還之尋縣捕獲牛惶恐不敢詣公縱之歸曰我向說失在山中今下來矣竟不言故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常逮 覃恩受封冠帶謝 恩拜祖先

畢卽珍藏之仍舊衣帽鄉人訝曰今受榮封巾服何妨曰此我鏡中面目我安我山農之分勿復相苦世俗子爲官稱其父爲老老爹每呼之不應曰我自萬拙菴不敢當老爹者不應此部奉　命恤刑湖南乘便歸省有衙陽囚欲脫罪家屬攜重貲乘起行投轎中視之千金也縶其人發黃梅縣金貯庫中公駭相謂曰其人本爲滅罪今罹此不滋重耶盍釋之此部唯唯釋其人還金而去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痴迷處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德

凡作事第一念爲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人籌算若彼此兩利或利於己利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利己十九損人十一卽須躊躕若人已利害正半便宜輟足況利全在己害全在人

者乎至於損己利人尢上上人事願同志共圖之

唐一菴與衆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否衆曰無一菴曰夜寒吾輩飲酒甚樂從者尚未有寢宿處焉得不與料理昔官人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溫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者於門外頃凡曰[illegible]時令却甚正處富貴而能念人饑寒勞苦者蓋鮮一菴先生眞可法也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奸贓事覺下獄時郊禮將近太宗怒其貪墨諭有執政俾郊赦不宥趙普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休神明吉何人足改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萊公因生日爲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怒以示王旦旦覽狀笑曰準許多年紀尚騃耶

因請錄付準使自知過準惶恐待罪
韓琦知鄆州京東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折除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令至今用之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昨非菴日纂三集徑地卷之十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葬者藏也。人子於其親之歸藏。乃假爲身家謀。爲後嗣計。一求風水。再求年月。各執房分而阻於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年命。而撓於支干龜筮之生尅。生者禍福未可知。死者暴露堪置念乎

王安禮。宋仁宗時。知開封府。帝數失皇太子。太

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

塟有五患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舍五者之外若斤斤然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以奉親爲後圖而以利後爲急着豈孝子之用心

語云擇地不如擇心又云可遇而不可求地之吉凶皆繇人之造作倘吾心有主則天意已在百千年造化從茲定矣

何喬新初爲南京禮部主事歸塟父卜地不得吉有欲粥其塟地者衆謂此吉壤新曰暴人父而塟吾父吾不忍爲

朱文公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

石碑于其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強佔爲訟二家爭執于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其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真也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一意斷還之後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閒步往覿問其居民則備言其埋石誑告罔上事文公懊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

理視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瓦屋皆響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尸棺多不見矣

塟親者溺信風水至侵古他山伐人塜棄人祖父母骸骨怨連訟結抵死求勝至於傾家敗業而地終不可得福應尚遠禍應至近何其愚一至此

僞唐有師郭璞術者卜地寶葢下或竊之以塟

其人在家忽耳聞金鼓聲驚曰此必盜吾壙往視之已無及後葬者歲發疫癘忽大雷雨見黑龍繇墓中湧水而出遂成溪

劉文定公曰地惟繇於人之術則通其術者得吉憯其術者得凶是地何足爲后祇而能母萬類耶天惟聽於地之所役則葬吉者不復因其惡而降殃葬凶者不復因其善而降祥是天何足爲上帝而能父羣倫耶余嘗曰權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諸天故諺有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地理所無也故諺又曰主者福壽良師輻輳主者當衰盲師投懷何莫非天也

宋王欽若嘗代眞宗郊祀回上問卿家何積累乃有今日對曰術者言臣祖墳佳上令圖以進訣曰通濟橋下水朝流世代出公侯睦宦

橋下水來衝分土作三公上乃舉筆引水出墳前水何不從此去明年水決遂罷相地繇乎人何嘗有一定也

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于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形戮而子孫卒以衰絕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遵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

孫鍾富春人也幼失父事母至孝遭歲歉以種瓜爲業瓜熟嘗以款行者家事福德神甚虔瓜熟未獻神不以設也忽有三少年詣鍾乞

瓜鍾曰吾未獻神子姑坐即起入獻神引少年入設瓜及飯飯訖三人謂曰我蒙君厚恩今示子葬地葬之子孫世世貴不可言遂令鍾下山百步許勿返顧見我去即葬地也鍾去不六十餘步便返顧見三人並爲白鶴飛去鍾記之遂於此葬母其地在縣城東塚上嘗有五色雲氣屬天鍾後生堅母孕堅夢腸出繞吳閶門以告鄰母曰安知非吉祥堅後生權權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晧皆王於吳固以其能賑濟窮乏亦以其能敬事神明故卒成霸王之業如此

趙端肅公自姚徙居鄞城亦頗經營風水一日語人曰吾昨念之富貴之家能致地師千里之外有佳山水處又能出重資以購之其人不可又能以勢力強之得善地已又將富貴得富貴已又將得善地如環之無端千百世

不絕皆人與地爲政於是以手指天曰此老將安所事事耶於是一笑而罷

吾不敢謂風水必無徵也就令禍福之報如影隨形而基福之地祖宗多以無心得之及已富貴於是不惜千金之費以買一穴或爭訟累年始獲營葬而旣葬之後子孫往往漸歸淪替則風水之可遇而不可求亦已明矣然則子何不循天理以需地理之自應以心地以俟陰地之自來而營營焉勞苦其心力爲也

鄧文潔公一生隱德至行事事非人所幾其太夫人喪買山卜葬輀車已發矣賣主復小有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魄令人情未調卽親靈未妥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悔謝然後營兆焉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

行數百里間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爲事不知自巳一個元吉主人却不料理慈湖先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古人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是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辰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雲門湛師喜言風水余謂之曰師言風水謂得之可福蔭子孫耶吾所以求風水異是但繕治此心使生生必當享富貴之福有好風水處卽往生其家現成受用何似世人營營費心力以爲後世不知何人地耶師爲一笑

范平仲云山川英靈之蘊冲和之粹必有神物爲之護持乃宰物者秘之以待善人也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故吉土之遇每在夫貧賤之初卤土之藏輒卜於富貴之後若使神功果可奪天命果可改則古今宇宙在一家而造化之機息矣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即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爲草舍或即此稍遠另卜穴或遁去此處另卜地無不可蓋論已塟與未塟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故寧須我費事無遽擾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得眞穴不更有佳地襲穴以塟毋乃不吉乎若營域左近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礙至有鄰人塟有鄰鬼其理一耳

昨非菴日纂三集韜顏卷之十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梁陶弘景隱居華陽絕意仕宦高祖往見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後武帝屢聘不出

高叔嗣答袁永之云僕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

田家大洽肥羜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簑笠在戸桔槹空懸濁酒相命擊缶長歌茲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所與也

沈鳳峰日夜來月色清絕一碧無翳小園諸品影落清溪掩映如畫諸弟對影團坐談諧雜俗醒後相笑樂劇飲無筭命童子以吳音調鶴南飛聲入雲杪因念二十年誤落塵網奔走折腰豈知有四時之景今幸得歸蒼松白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晚

風翻貝葉絕勝北闕除書水滴蓮花何似華清宮漏一室經行賢于九衢奔走六時禮佛清于五夜朝天鳴琴流水疑舫艫之來聽散帙當軒喜竹篠之交翳瞑目跏趺落花飄而滿几寘心入定聽鼠出而行堦娟娟月露下簷蔔而生香嫋嫋山風入松篁而成韻掃有掃無郎掃字而亦掃忘形忘物并忘字而亦忘

斯能所之雙冥會靈心于絶代

鄧旦博極群書絶意進取日以詩酒自適士夫競迎致之不屑往卜築東郭之石巖扁一小齋曰尚友郡檄下同儕趣行旦曰勿復敗吾佳思

崔唐臣閩人與蘓子容吕晉叔善二君登第唐臣遂罷舉一日艤棹河次二君偶見之問以别後事曰初僩槖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以其半居貨往來江湖南貿易自給愈于應舉覓官時也次早二君自署中還見崔留刺亟訪之則莫可蹤跡矣視其刺末一絶云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魚舟玩歲華案有黃庭樽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余一日無山水友朋便覺靈心不活每當閩坐閭井俗務糾纏便憤欲死抑欝之久一泛輕舟望見遠山新翠便躍躍欲舞見一快友把

酒論文便忘身世天地大矣何處不可容余一人嘯傲山水友朋之間以自適志哉

富貴之士不能放意于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怪奇烟雲竹石詩酒風月惟遺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資賢人而舒其憂鬱之思也

南安翁南安人陳元忠嘗赴省試過南安日暮宿野人家主翁麻衣草屨而舉止譚笑頗類士人遲明別去元忠以事留泉城見翁倉皇而走元忠詰之曰長男爲關吏所拘業已送郡翁率次兒詣庭下代杖兒就翁耳語翁叱之郡吏疑而問對曰大人累典州郡翁曰兒言妄耳守詢誥勅在否兒曰向作一束置甕中埋之山下守立遣吏發取果得之卽延翁上坐釋其子次日造訪室已虛矣

韓熙載濰人官中書令多蓄妓妾以歌舞自娛

謂僧德明曰吾爲此欲避入相耳僧問故曰中原擾亂一旦真主出棄甲不暇吾可作千古笑端生平高簡自亢江左稱韓夫子嚴續嘗請熈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麗鬟爲潤筆文成但叙譜裔品秩略不道續事業三乞韓改竄直以向所贈及姬悉還之

禰鵡勃鷄文字最能賈禍陳驢林鶴丘壑大可藏身

我枕曲肱過眼浮雲一片答開俗口洗心清磬三聲

垂楊小橋紙窓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客來則尋嘗茶具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馬蹄爲何物

吾輩今日只宜讀書靜炤明理觀時若朝家事既非吾所能爲便不可發口譬幽閨刺繡而齒及婚姻以後如何理錢穀如何課臧獲里

之嬪竊睨其春心動矣每見文壇聚首輒或談兵談餉談將略談時事得失毋論書生遙度語屬瞽揣即言而有當不知賈長沙未遇漢文肯向鄉里兒作痛哭流涕語否且處此疑忌之時名法漸嚴當事者憐才念少防亂意多經濟之奇談即可指爲處士之橫議吾深懼其後矣

楚江有漁者得魚換酒輒自放歌不言姓氏江陵守崔鉉問曰君隱者之漁耶對曰姜子牙嚴子陵世皆以爲隱者殊不知釣其名耳

汜騰幷州人屬天下兵亂解官歸郡守造之杜門不見嘗曰生逢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悉散家貲贍其族灌園讀書澹泊自適刺史張閎徵爲府司馬謝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陶峴崐山人雅好游覽治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日與孟雲卿輩幽探山水必窮

其勝諸貴人慕而招之不屑往也自號麋鹿野人

一杜預刻石爲碑自記勲績一沉漢水之中一置萬山之上曰後世不有高峰爲谷深谷爲陵之事乎白居易哀集所爲詩稿寄之佛藏一在廬山東林寺一在東都聖善寺一在蘇州南禪院各有記以一公勲業文章何患無名猶自標榜若此噫其甚矣

後魏賈景興栖遲不仕拊膝曰吾不負汝不以拜榮顯故也

程頤嘗遊成都見治篾箍箭者挾册就視之則易也篾者問曰若嘗了此乎因論未濟頤兄弟爽然後謂袁滋曰易學在蜀滋入成都見賣醬薛翁者與語大有得蓋篾叟醬翁皆隱君子也

呂希哲退居宿州眞揚間十餘年靜坐一室日

讀易一爻家事一切置之不問不以毫髮事托州縣其詩曰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字擾公私李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日惟憑一几焚香玩易所居扁曰學易處其于死生禍福之說尤爲洞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野僧不緣嬾出忘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

一花一竹一爐一几詩編經卷以送殘日交遊止于田父談話止于烟霞生涯止于蒔蓺朝市升沉事絶不到門即到門輒有松風吹之使去

面面溪山繚繞村村烟樹朦朧身在淵明記裡家居摩詰圖中

無以樂饑深山之薇孰禁我採無以禦寒南簷之日孰禁我曝夜行無燭遙空之月孰禁我矣晝寢無簟幽林之磴孰禁我眠炎蒸無翣

虛谷之風。孰禁我乘。饔餐無魚。長江之釣。孰禁我下。喬松修竹。撫瑤琴也。懸壁飛泉。下玉溜也。小桃間柳。列錦屏也。嫩草護苔。設重茵也。淡雲遠樹。開畫圖也。鳴鶴翔鸞。呈歌舞也。落花流水。煥文章也。怪石。吾玩器也。古洞。吾離宮也。淵毛。吾珍羞也。鹿豕。吾童僕也。好鳥相呼。吾朋友也。烟巒拱揖。吾賓主也。

宋朱希真。居嘉禾。陸放翁。嘗與朋儕詣之。聞笛聲自烟波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皆希真平日所留意者。檐間有珍禽。皆目所未覩。室中籃缶。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臥吹銅笛過伊川。可想其風致也。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䕃于叢著

金精養于秋菊棗酸梨酢桃榹李薁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論聲之韻者曰溪聲澗聲竹聲松聲山禽聲幽壑聲芭蕉雨聲落花聲落葉聲皆天地之清籟詩腸之鼓吹也然銷魂之聽當以賣花聲爲第一

一片秋山能療病客十聲春鳥偏喚愁人

闢地數畝築室數楹插槿作籬編茅爲亭以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諸所有畜山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床著亭下挾書硯以伴孤寂携琴奕以遲良友凌晨杖策薄暮言旋此亦樂境

烏紗帽挾紅袖登山前人自多風致

入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渡渡畢即抽之人問故笑曰士舟淺小恐不勝富貴人來踏耳

何以消天上之清風朗月酒盞詩筒何以謝人世之覆雨翻雲閉門高枕

徑松籬儘堪娛目何非一段清閒園亭池榭僅可容身便是半生受用

皂囊白簡被人描盡半生黃帽青鞋任我逍遙一世

茅屋三間木榻一枕燒清香啜苦茗讀數行書懶倦便高臥松梧之下或科頭行吟日常以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書代益友以著述代功業此亦樂事

遇名勝地最不可當面錯過若待日後來遊便不可必

紙帳梅花休驚他三春清夢筆床茶竈可了我半日浮生

夜者晝之餘雨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當此三餘人事稍與疎濶吾可一意學問何也良宵

燕坐篝燈煮茗萬籟俱寂疎鐘時聞當此情景對簡編而忘疲撤衾枕而不御一樂也至如風雨蔽途掩關却掃絕人往還圖史滿前隨興抽簡潺湲在耳簷花拂硯如此幽寂二樂也又若空林歲晏微霰密雲枯條振風寒禽號野一室擁爐茗香酒熟陳編諷誦宛對良友顧此景象三樂也

因花索句勝他牘奏三千爲隺謀糧贏却田耕二頃

入山採藥臨水羨魚綠樹陰中鳥道掃石彈琴捲簾看鶴白雲深處人家

曉間紙窓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橫取蒲團靜坐覺得又是境界

或夕陽籬落或明月簾櫳或雨夜聯榻或竹下傳觴或青山當戶或白雲過庭于斯時也把臂捉膝相知幾人詼語雄談快心千古

袁中郎曰其近來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非獨人事田宅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衣食僅充餘則施之是謂損事要法葢有一分餘則有一分興作圖度小餘則造房治屋大餘則爲子孫計無所不至宅則欲栖欲楠田則欲膏欲沃又或謀之不可知之梏骨以幸其長且久此無他資有餘而心爲之驅使顛倒也宗少文云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如以爲矯談今乃信之但看長安街夜半時古廟冷鋪中乞兒丐僧鼾鼾如雷吼而白髭老人擁綿下幃求一合眼而不可得則宗少文之言驗矣

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人能行樂即今便好快活身上無病心上無事春鳥是笙歌春花是粉黛閑得一刻即爲一刻之樂何必情欲乃爲樂事

白香山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林臺榭舟車具體而微先生安焉性嗜酒躭琴淫詩往往乘興肩輿適野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暇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發醅又飲數杯兀然自醉自號醉吟先生云

宋向子忞隱於衡之伊山乃晉桓伊書堂故基結茅爲堂置書其中茂竹幽蘭蔭鬱前後春葩秋馥以時自獻猿啼近嶂鷗馴曲沼馬堁車喧杳然雲水之外胡寅韓璜自天柱峰南襆被枝笻歲一再往焉或商較文義或把觴賦詩逍遙徜徉興盡而後別

舊詩書是吾家有緣物新見解是吾心最樂事高朋來座是吾破愁城之兵綠竹橫窗是吾

入詩囊之料以此永日不知烏兎升沉以此怡年一任燕鴻來往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疎松修竹路屈委蛇恠石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閑日過從坐臥談笑隨意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於斯極矣

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倚南山之朝雲擥北堂之眀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時之令奉以周旋晨荷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谷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

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䘹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爲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

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冥果卷之二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陰德須如耳鳴甫作時蚤有功曹記錄隱惡種成心病臨報日自然寃對現形

身無病心無憂凡居順境皆從前世脩來衣有布食有蔬蚤種善因莫向今生蹉過

張八公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佛產分二子每歲禾穀索銅錢六十文一把其歲歉鄉價

八十。其子亦增之。八公坐於門看羅者出。問其價曰。畧增些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第。黃溪馮公爲人本分。亦好施。人以某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鄉人謠曰。張八佛。子孫亨。其佛馮大呆。子孫亨其呆。

王眞人曰。償血債負。必然有報。豈止此事。乃至大小喜怒。毀謗打駡。是非見面相嫌。皆是前因所結舊冤現世要還。須當歡喜承受。不敢辨証。承當忍耐。便是還訖。但有爭競。便歸抵債不還。積累更深。冤冤重結。永無了期。

福建延平杜氏。兄弟三人輪膳一母。三人出耕三婦輒詬恃相勝。致姑飯粥不給。每欲自盡忽一日白晝中轟雷一聲。秖覺電光紅紫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觀者如堵。

前世殺害多今報夭折苦方矜面如花巳見身歸土哭倒白頭親怨損朱脣婦因果鏡中形毫髮無差悮

陳楝塘先生云市賈黃臻爲人質直謹愿好舍濟人見惡人輙搖手縮頸避之僅一幼子攜之以隨嘉靖戊子徳清高塢石馬諸山水驟溢余時卧病在家水出几榻上幾殆亟乘槎登業師張先生樓得免須臾一人乘舟過樓下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死矣先生歎息余獨弗信曰斯人萬無父子俱死理先生曰迂哉子也顔夭跖壽可信天道哉余曰論理之嘗父子決存其一須臾又一報曰臻尚在其子死矣余曰是或有之須臾又一報曰臻死矣其子在余曰是或有之詰旦臻攜其子來自言抱竹漂三十里値一大樹根遂捫樹上其子騎一梁木出沒凶濤中逢舟人援之父子

得俱免誰謂天道人心相遠哉

金陵賈客歸自湘東有老翁附舟賈瞯翁多金邀之同爨而翁亦寄心焉行至江中賈與家僮謀翁墮水取其金歸是年生子及長悖逆不孝蕩敗家業里中有降紫姑仙者賈客叩之仙降筆曰六月六日南風惡楊子江中一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黃金不是君囊槖賈客悚然魄奪

嘉靖初有淮民陸氏奸而橫侵其隣鄭氏產盡撤鄭居以爲巳室惟存嘉木一本晚歲得子而喑一日遊于庭忽指樹言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巳而復喑百方誘之終不出聲及長荒淫放蕩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謂鄭氏後身云

亾秦者胡誰曉宛家即我後簡點天子那知漏網在眼前功力總難勝天長久無逾積善

稱貸負心便結鞭犁種子姪邪起念已成毛角
胚胎
偶爾思傷人害物銅頭鐵額已自後隨翻然欲
作善行慈芝炬蓮旛輒爲前導

朱承逸居霅之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數倍督索無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爲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惶懼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登榜第二人次孫肱亦登第遂

為吳輿望族

劉留臺少極貧專事趨謁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市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內終夕不去翌日有人號泣而來自言為商八年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與同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金不見劉舉還焉及歸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劉荅曰吾平生財分[illegible]

合如此若襲他人之物以為巳有必有禍災况商人辛勤所積忍令一旦失去耶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汝生平安分不貪將有大顯并及汝後嗣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子孫在仕途者二十三人

崔公度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岸公疑之遣人覘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于

舟尾得皂襪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僱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舟主殺僱舟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

蔣給事性中因公差泊舟江滸有一官舡繼至相竝即過船共奕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圓桶官呼隸人縛之此女甫到家即聞岸上哭聲蔣謂是此女畏責而哭不知已死矣再三勸解尋命釋之俄而此女復甦臨別語給事曰明日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見一舟凌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江湖劉節度公遂不敢解維是日開舡者皆覆溺蓋公之素行通於神明故此神來告之耳

警世語云堪嘆人心毒似蛇誰知天眼轉如車去年竊取東鄰物今日還歸北舍家不義錢財湯潑雪儻來田地水推沙若將狡猾爲生

計恰似朝開暮落花

歷城尹氏家貧賣糕爲生一日息柳陰客有唱糕者會大暑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乃馳馬去之遺囊焉尹氏舉之弗勝知其金也密徙而覆之瞑不見人乃以錫缶裝金坎土埋之植柳爲記客故山西大賈也行賈以萬計乃以稍稍折閱收其餘僅五百金圖返其家失之不敢復見父母妻子遂流丐於越數年柳且拱矣客復過故處尹氏亦仍賣糕客據地而慟尹氏詢之客語以故尹氏詢所遺金數與前數合謂客曰無慟起柳而探之得金焉客復慟據地請曰奈何有是惟公取之與我餘可耳尹氏不可中分之亦不可曰我誠貧也豈其不全授之而寡取之而中分之乎客不能強乃稽首申謝而去尹氏夜夢神謂之曰汝之陰德厚矣當貽汝以貴子彌月而生

子晏舉進士爲吏部侍郎

力心爲善何須努力看經意欲損人空誦如來

十藏

南京聚寶門軍人何姓者有一富商爲訐訟欲移城北念金多恐有御人于國者因買蘆數萬束束置銀兩錠故募以行其募人不知念此蘆耳與其負重以行孰若棄而更置何置得一束折之則元寳藏焉私念此必有故將一一行人蘆盡置之少頃見一商徘徊道路鬱鬱如有所失因詰其故商語之何曰弗慮我已盡得之矣商喜出望外願以半贈何曰若貪公財何爲告公財自有命貧乃人之常耳商感激不已因捐半脩刹爲何祈福何後二子二孫俱登第冠蓋綿綿不絶

南渡之後有張居士者父令賫錢鬻物經行林莽見有人自縊者急扶而下及甦詰之則爲

官道所迫耳遂以所賚錢贈之其人拜泣去

張少憩於磐石俄有操瓢者問云將無渇否即傾瓢內漿使飲之曰不惟止渇稍有益也居士徒手而歸覺異香遍體精爽非常自此絕粒能賦詩隱居麻姑山獲仙焉

蘇有賣油人祝倖者窶不知書性仁孝當食時必待父食然後食如予歸晚其父亦必待之雖處貧境而父子歡然後值寇亂挈家避之他舟皆行惟祝舟膠不可動倉皇殊甚至明始獲去昨之先行者皆遇寇賊滅矣

李公謙值歲荒出穀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即對衆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乃竭家資煑粥活人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陰功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王海日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富翁家翁婢妾衆而無子一日遣妾就王借種王峻詞却之妾曰此主人意出片紙書云欲求人間子王郎援筆書其傍曰恐驚天上人終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詰之對曰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久乃得達問狀元爲誰道士曰不敢言但馬前有一聯云欲求人間子恐驚天上人主人怒王薄德故洩前言未幾王果狀元及第位至大宗伯後其子陽明先生封新建伯又受封如其爵

程彥賓爲羅城使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公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病便好後官至觀察使

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仕

李之純爲成都路轉運使專以掩骼埋胔爲念吏人徐熙專爲宣力計其所藏無慮萬計一日金華街王生死復甦云見冥官曰爾以誤追今當還人間陰司事雖禁泄露然爲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葬枯骨有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及第汝宜傳與世間後皆如其言

文遂慧姓張棄家祝髮師令掌厠盥盆忽有市解者沃於盆文偶擊之仆地死文懼奔西華寺久之爲長老忽曰三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衆問故曰日午自知之一卒持弓至法堂瞠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候巳久卒曰一見即欲殺害不知何讐文告以故卒悟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刼刼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視之立逝

矣文即索筆書偈而化

四明陳桱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事曰臣胤自立而還方屬筆雷忽震其几子桱色不變因厲聲曰老天若擊折桱之臂亦不改矣後晝寢夢人召至一所門闕壯麗如王者居門者奔告云陳先生來矣殿上傳呼升階中坐者冕旒黃袍降坐趨曰朕何負卿乃比朕篡耶桱知其宋祖也謝曰臣觸陛下罪應死然史貴直筆陛下雖殺我不可易也王者俛首桱下階因驚覺

袁盎報十世之讐不知雖經萬劫而必報師子債殺命之債不知雖逋小債而必償前芽各認根苗點滴不差詹濡

佛前不但行穢即放言亦自減算僻地不但救人即起念常有天知

陸平泉初姓林會試時王華爲松守夢城隍庭

下皆保林善人問之名樹聲明日召林外父問曰汝壻平日何爲李曰只是不苟是科平泉會試第一

嚴光之子恭賈絲揚舟次江滸市龜五十放之一日家居見披黑衣者五十人送緡錢五千曰君之子楊州所附及恭回語之實未嘗有乃悟贖龜之故遂捨宅爲寺以田爲湖

衛仲達爲館職病夢入冥府立庭下俄命有四人坐其上西向少年者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薄書出盈庭卽有一秤横前兩首皆有柈吏舉薄置東柈重壓至地地爲動四人皆失色復謂吏曰更與檢善看指金字牌忽西北偶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卷

僅如箸大吏持下置西柈柈亦壓地而東柈高聳大風欻捲無存焉四人起相賀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眞犯衛謝曰敢問善狀何事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進諫此乃奏稿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濟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遂遣導歸

楊仲希新津人微時客成都某氏主人少婦出而調客仲希正色拒之其妻是夕夢一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不欺暗室神明知之當魁多士次年果擢第一

世人眼光短見善惡急於得報若一時未驗便謂因果無徵不知報之遲速不出四五十年此數十年在無窮中直一瞬耳此老無急性有記性人但辦一片忍耐心長遠心打大算

盤歸除到底久久定不錯也

王文肅錫爵以子緱山衙病祈夢于墳夢中忠肅語之曰公記斬一单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公惘然蓋巡道執海商爲盜衆粦之請一名帖往解而終不應二十七皆拷掠死嗟乎矜名節人忮忍遂至於此冥冥中盖有識之者矣

奚百三本一贅者一日見一道者詰一鋪家乞一文錢舖家睚眦不與百三嫉之乃自探腰間一錢與之是夕卽夢道者與之去贅及覺頤贅果落

江陰張畏碞有聲藝林甲午應南畿鄉試寓寺中揭榜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眯目有道者從旁微哂曰相公文必不佳張大怒叱言汝烏知之道者曰作文貴心氣和平聽公怒罵心氣如此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就而請教道

者曰中不中有命然須自家做
張曰命若不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
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加意謙
讓以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安
得錢來行善事積陰德乎道者曰善事陰功
皆繇心造甞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
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
繇此感悟折節自持舊處一館有服役童子
甚悍時加責詈後三年在館氣亦不呵其面
丁酉夢至一室啓櫃得試錄一冊中多闕行
傍人曰科第三年一考較內所闕皆原該中
式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三
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珍重自愛是科果
中壹百伍名正傍人所指也

馮琢吾侍郎之父爲邑庠生隆冬蚤起赴學路
逢一人倒臥雪中　盧矣

衣之且扶歸救甦夢所　告之

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及生琢吾遂名琦

幸臣司馬申好陷害正人一日晝寢於尚書省忽有一聚惡鳥飛集其身啄其口脂血流被席而死

尚書姚思仁病患熱五日不蘇魂忽離體遊于野見城郭車馬人物一如人世惟陰黯無日光至一宮闕前多罪人桎梏忽聞階下大聲稱寃曰昔爲仁杖死者來索命仁曰吾奉天代狩所執者法吾昔杖汝時曾受賄否曰無之曾受囑否曰無之曾挾喜怒否曰無之仁曰三者皆無則汝死于法非死于我也因至殿中與冥王相對而立曰幽明一理仁奉執法死于法者今來索命大王今日囚前或砍或剮　吾與

爲大王索

試爲我較勘善惡王命持簿來仁名下惡卽一念之動者皆書仁曰此未嘗爲何善王曰未爲名爲過已爲卽爲罪不可解矣及閱善簿其大者如題山左之水災收河南之開礦奏疏一一具錄至己亥歲畿南大荒仁上疏請米三十萬賑濟列爲大善仁曰仁僅具名疏稿乃賀燦然之筆也

形之而

大不善而得禍甚酷天分

嘗毫釐爽也

崔浩不信佛法嘗曰何爲事此胡神說魏主誅天下沙門一時長安沙門并塔廟無復一二遺浩妻郭氏敬好釋典時嘗誦讀浩怒取焚之捐灰厠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南

另書五

臘月三十日到來恩愛也使不着勢力也使不着財寶也使不着性氣也使不着官職也使不着富貴也使不着眼光落地時惟有平昔造善造惡兩路境界一一現前